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决策出兵

第十七册

e-BOOK  
网络资源·学校版

## 难忘的故事

## 决策出兵

1950年10月1日，北京城像一片欢乐的海洋，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欢聚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在纪念大会上，七彩汽球在空中飘荡，和平鸽飞向蔚蓝的天空。全国人民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更更新姿态投入到和平建设之中。

就在这喜庆的时刻，中南海颐年堂里却气氛严肃。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中在这里，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面临的局势及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问题。

近几个月来，朝鲜战局一直牵动着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心，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发展。对美国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一直以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姿态，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当朝鲜内战的枪声震动了美国，美国公然破坏东方和平，干涉朝鲜内政，6月26日美国空军和海军侵入朝鲜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严正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同日，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侵入朝鲜后，中国政府强烈抗议和谴责美国侵略朝鲜的行径。8月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等，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完全支持苏联代表马立克代表苏联政府于8月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所提出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全部提案。”“在朝鲜应停止军事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否则即不可能合理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措施，迅速制止美军违反国际法与人类道德常规的暴行。”9月15日，美军在仁川实施了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并一再扩大朝鲜战争。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为了挽救祖国的危机，参加过历次中国革命战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籍官兵已经归国”。并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将永远站在朝鲜人民方面，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阴谋。27日，当美军逼进“三八线”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明确表示，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不会袖手旁观。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之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的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然而，美国把中国政府的警告视为“恫吓威胁的宣传”。继续进行军事冒险，准备大举越过“三八线”。使朝鲜战局对朝鲜人民军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严重局势下，朝鲜劳动党中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向中国发出请求，要求中国尽快派集结在鸭绿江边的东北边防军迅速过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反击敌人，扭转朝鲜危急局势。

面对友好党和邻邦的求助，中国党的领袖们寝食难安。新中国的领导人

们遇到了最难抉择的问题。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在无数危机艰险时刻，总是泰然自若，以超人的智慧，力挽狂澜，他那战略家的胸怀和魄力，作出了一个个气势磅礴的伟大决策，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波澜壮阔的宏伟诗篇。然而，在出兵朝鲜问题上，他和共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共中央领袖群星们却感到是需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邓华曾谈到彭总对他讲过中共中央当时对出兵两种意见：“一是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其理由是：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国内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军队的训练和装备尚不充分；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等。总之，一切准备不够。”这种意见对当时中国来说确实是客观的。“另一种看法就是主张和积极出兵援助朝鲜，因为我们准备不够，敌人的准备也是不够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准备不够，后一种看法就是我们党中央的看法。彭总还说：三、五年以后再打，让我们松一口气，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三、五年以后还是要打的。短短三、五年，我陆军和空军的装备不可能特别改善，海军更谈不上。而敌人则可能武装更多的部队。那时打起来就更不容易，困难更大。所以，迟打不如早打为好。”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们，摆了出兵援助朝鲜的利与弊，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他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意见：“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在中共中央领导身上再一次充分体现，经过反复讨论，中共中央认为：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胆略和英雄气概。

中共中央作出了出兵决策后，又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对出兵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估计了中国面临的军事政治斗争形势：中央认为，既然决定出兵援助朝鲜，就要尽一切努力挽救朝鲜战争的局势，打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出兵援助朝鲜后，作战对象主要是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这样中国就直接和美国进行了军事较量，必须准备中美之间进入战争状态，准备应付美国对中国使用武力。防范美国海军进攻中国的沿海地区，防范美国空军轰炸中国的城市和工业基地及军事目标。中共中央认为，军事斗争形势的主动与被动取决于朝鲜战场上的作战形势。战场上取得了主动，就会出现迫使美国同中国和朝鲜谈判的可能。中国出兵的目的，是为了反对美国对亚洲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政策，有效地维护东方的和平。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命令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第2师、第8师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国政府决定组织志愿军抗美援朝后，集结在东北地区的东北边防军开始了紧张秘密的出兵准备。然而，这次出兵朝鲜，作战对象是当代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及仆从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进入和平建设，空军和海军刚刚组建，装备较落后，数量非常少，在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战争并赢得战争的胜利，困难相当大。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朝

鲜问题上，一直与中国一起同美国的侵略政策进行斗争。为此，中国政府决定求得苏联的援助。

10月8日，周恩来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下了飞机后，周恩来得知斯大林此时正在黑海之滨克里米亚半岛上休假，周恩来不顾旅途疲劳，翌日上午便在苏联元帅布尔加宁陪同下乘专机飞往克里米亚。

在风景秀丽的黑海之滨，斯大林的一座别墅里，周恩来向斯大林通报了新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并向斯大林谈到：新中国刚刚建立，工业生产还在恢复之中，战争的创伤还没来得及医治，财力不足，希望苏联能在武器弹药、运输工具等方面给予援助，特别请求苏联出动空军进驻中国东北及北京、天津、上海等沿海大城市。总之，苏联只在武器装备上出些力量，在朝鲜的作战兵力由中国负责。

周恩来同斯大林的会谈十分顺利，斯大林答应周恩来，可以先装备中国十几个师，并同意派空军的要求。

周恩来怀着出访成功的喜悦，第二天便乘机返回莫斯科。不料，周恩来刚把这一消息报告给北京，便接到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电话。莫说：“现在，我们又不赞成你们出兵了，也不准备为你们提供装备了。”

周恩来听到此言，十分生气，当即便发了脾气，说道：“刚刚决定的事情，没过几个小时，你们就变卦。”

这时，中国十几万大军正整装待发。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立即将已回到东北的高岗和彭德怀急速召回北京，重商出兵问题。中共中央的领导们，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再次表现了战争年代那种知难而进不畏艰险的风格和坚定的立场及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决定没有苏联的援助也坚决出兵援助友好邻邦。13日，毛泽东主席在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毛泽东与高岗彭德怀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斯大林临时变卦，他有他的考虑。他认为，中国的军队虽然在国内战争中胜利了，但装备那样的落后，能不能打败美军，他心里没有底。一旦苏联出动了空军，必然会在中朝边境或中国沿海地区同美国空军进入交战。这样，就将苏联卷进了朝鲜战争之中，苏美交战，斯大林担心苏美之间的军事冲突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位在领导苏联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战争中勇敢坚毅的军事家，在朝鲜问题上却产生了犹豫。

周恩来接电后，马上向斯大林再次通报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斯大林听到了这个消息，深受感动，他从心眼里敬佩中国共产党，激动地说：“还是中国同志好啊！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后来，斯大林再次改变主意，决定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援助，这时，中国志愿军已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 彭总挂帅

1950年10月4日下午4时，一架专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几辆小汽车立即开到飞机旁，彭德怀步下舷梯。前来迎接的人向前迎接这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对彭德怀说：“毛主席向我交待，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

“不是说不能耽搁吗？直接去中南海。”彭德怀向前来迎接的人说。

汽车从机场直接开到了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迎出来热情地同彭老总握手，并解释说：“会议已在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彭德怀随周恩来总理步入颐年堂会议厅，中央领导同志们亲切地同彭老总打招呼，毛泽东说道：“你来得正好，美军已开始越过‘三八线’了，现在讨论出兵朝鲜问题，请你准备谈谈你的看法。”

彭德怀坐定，静听着会议上的发言。彭德怀是位卓越的军事家，指挥过无数次重大战役，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每当重大事件关头，总是有着独到的和深刻的见解。然而现在的他，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满脑子装的是大西北经济建设的蓝图。他已把西北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建设大西北的工作。他赴北京前，正同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们研究3年建设计划的落实问题。中央召他进京，情况来的突然，他没来得及向西北局其他领导交待工作，便匆匆上了飞机。

听了其他领导同志们的发言，彭德怀了解了关于会议中的情况，大家对出兵利与弊的深刻分析，使他陷入沉思。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北京饭店，躺在床上，一夜的疲劳，也没使他能够入睡，同志们的发言，句句在他脑子里回荡。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他反复琢磨着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觉得主席考虑的不仅是同情一个受侵略的国家，而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大问题，是刚刚走上国际政治斗争舞台的新中国，打破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封锁遏制中国的阴谋，提高新中国的国际政治威望的一场伟大斗争。

第二天上午9时，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去中南海。邓小平说：“毛泽东要我来接你，他想听听你的意见。”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坐定后，毛泽东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谈到了正题。

“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您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将他一夜没睡思考成熟的想法汇报给了毛泽东：“昨天我几乎没有睡成觉，反复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央出兵朝鲜的决策是英明的，很有战略眼光，我本人坚决拥护这个决策。”

他望着毛泽东继续说：“现在看来，朝鲜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沿阵地，为了打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威风，我们也应该出兵，如果看朝鲜遭受侵略而不出兵救援，怎么能显示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呢？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较量一番，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接着他摆了出兵的利弊条件，满怀信心地说：“新中国的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动员全国人民起来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还可以求得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正义之师尽管用的是劣势装备，也同样可以打败装备精良的不义之师，我们进行的这十几年战争，不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吗？”

毛泽东越听越高兴，彭老总的话，完全符合他的意思，没想到彭老总刚到北京，进入情况时间不长，谈得这样深刻，完全和他想到一起了。他从战

略的高度，分析地说：朝鲜局势越来越严重，金日成已来电要求我们尽快出兵援助他们。美帝国主义不仅要占领全朝鲜，而是要来对付我们，这就是他们借口出兵朝鲜的真正用意。让敌人逼到鸭绿江边再出兵，那时就被动了。现在不是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越早越有利。

接着毛泽东看着彭德怀，说到：“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

“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彭德怀随口说到。

说起让林彪挂帅出征，原来确是如此的打算。毛泽东在决策是否出兵朝鲜过程中，一直考虑让谁挂帅的问题。因为这次出国作战，不同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必须选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具有较强独立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敢于临机决断的统帅。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军事政治领导人物，现在也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他们的才能。毛泽东原先考虑让善于组织重大战役并指挥过淮海战役的粟裕担当此任。但担任着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正在青岛养病。毛泽东也考虑到了林彪。他挂帅出征实际上比较合适，一是现在集结在东北的东北边防军，基本上是原林彪领导的东北野战军的部队，部队上下关系比较熟悉，林彪对各部队的特点比较了解。一生征战的毛泽东非常清楚这一点是打仗取得胜利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上下指挥员心理上容易沟通，就能深刻理解上级的意图，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实现上级意图、站在全局考虑问题，更有效地完成作战任务。二是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在东北指挥作战，朝鲜北部和东北地区的地形大体相似，东北又是朝鲜的大后方。另外从军事上看，林彪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从各方面衡量，林彪挂帅出征比较合适。

然而，林彪打心眼里不赞成出兵，他强调美国是最强的工业国家，军队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强大的空海军，林彪担心我军在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下出兵朝鲜作战，无疑是冒险，此次出兵凶多吉少。特别是毛泽东找他谈话表示了让他挂帅的意图后，他更是十分紧张，便向毛泽东推脱说，他身体有病。他更考虑，一旦失利，对他来说，一生能征惯战的声誉便受到影响。面对林彪的百般推脱，毛泽东只得考虑另选他人。

毛泽东见彭德怀谈到林彪，便对彭德怀谈了林彪的情况。然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想让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

彭德怀沉默片刻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听到此，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毛泽东要彭德怀摆一摆出兵的理由，实际上进一步通过彭德怀来作其他人的工作，形成更加一致的意见。毛泽东打心眼里感激和佩服这位彭大将军，在他们共同革命战斗的生涯中，每次重大决策和转折关头，他们总是取得一致的意见。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彭德怀赞同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道路，并毅然将他领导的平江起义的革命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在中央苏区斗争艰苦岁月里，在毛泽东受到排挤时刻，他拥护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在革命危机关头，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反对左倾的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并斩关夺隘，率领红军在敌人重围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毛泽东亲笔写了一首诗，赞扬他英勇无畏的风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又受命担任了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参加指挥了东征和西征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副

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作战，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令日寇丧胆，打破了国民党政府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解放战争时期，在敌人进攻延安的时刻，他巧设伏兵，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作战的胜利，粉碎了敌军消灭中央领导机关的企图；在战略反攻开始后，他指挥西北野战军，为解放西北五省，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又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在人民解放军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受到全军将士的爱戴和崇敬。所以当10月2日中央常委会讨论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一提出彭老总可当此任，朱德总司令便脱口而出立即表示赞成，他含意深刻地说：“还是老彭靠得住噢！”其他常委们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出征。彭老总这次在友邻遭到劫难、国家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的时刻，他又挺身而出。怎不叫人敬佩和感动？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彭德怀10月4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彭德怀在会上的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

彭德怀受命后，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准备之中。他向毛泽东建议：对于志愿军出国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德怀临危受命，没来得及回到西北局交待工作，更没来得及同家人告别，便立即投入到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之中。10月9日，彭总飞到沈阳，召开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决定。宣布各军应在10天之内做好一切出国作战准备。

10月19日晚，彭德怀司令员率领志愿军部队，秘密渡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指挥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 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

1950年10月19日晚，乌云笼罩着辽东大地，瑟瑟的冷风夹裹着雨雪，将地球北纬40度线以北地区带入了秋末冬初的季节。在中朝边境鸭绿江安东、长甸河口、辑安渡口上，一辆辆插着树枝伪装牵、引着大炮的汽车，一队队身上穿着没有任何标志军服的队伍正在紧张有序地渡江。听不到战马的嘶鸣，看不见明亮的车灯，更没有大军出征沸腾的热烈欢送场面，只有滔滔的江水声和在江面上风雨中跳动着的点点微光。一夜间，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大江，消匿在朝鲜北部的深山老林中。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这两位军事家的精心安排。在出兵前，毛泽东和彭德怀认为，一旦美军侦察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鸭绿江大桥就会成为美军轰炸的重点目标，江桥一旦被炸，志愿军过江速度将受到限制，使志愿军陷于被动，也不易达成战役的突然性。于是，彭总在勘察鸭绿江大桥后，果断决定将先渡江两个军、两个师的计划，改为全部集结江南待命。这一改



变使志愿军在战争打响后既可在兵力上处于优势，立于主动。

美军虽有当代最现代化的侦察手段，侦察机不断对中朝边境进行侦察，但志愿军神秘的行动，美军没有丝毫的察觉。此时，美军和李伪军正处进攻锐势，突破了朝鲜人民军的道道防线，骄纵地北进，按照麦克阿瑟给杜鲁门总统许下的狂言：要在感恩节前将朝鲜人民军消灭。麦克阿瑟向部队发布命令，取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在与中国和苏联接壤的地区禁止使用非朝鲜部队的规定，命令“联合国军”“全速和全力向北推进”，在感恩节前全部占领朝鲜，结束战争。但他哪里知道，正在他得意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十几万大军，正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中，多路向南急进。

10月25日凌晨2时，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正在值班的参谋长解方急忙抓起电话问：“什么事？”

只听对方急匆匆地说：“报告首长，我是118师，我们的正面发现了敌人！”

“怎么可能！”解方参谋长不敢相信志愿军如此之快，就与敌人相遇，赶紧问道：“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没搞错，确实是敌人，说外国语，听不懂。”

“你们的位置在哪里？”

“在北镇至温井的公路上，刚刚离开北镇不远。”

“敌人有多少？”

“不清楚。”

“是美国鬼子还是伪军？”

“不清楚。”

对敌情不十分清楚，还无法下具体的行动决心。解方参谋长便命令118师继续监视敌人，不要暴露自己，随时向司令部报告情况。然后，他迅速叫醒了洪学智副司令员，他们两人的眼睛同时盯着桌子上那部电话机。等待着新的情况。

不一会，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打来电话的是师长邓岳。洪学智司令员拿起电话筒说：“我是洪学智，你们前面的敌人到底是美国鬼子还是伪军？”

邓岳答：“看起来不像是美国鬼子，像是伪军，我们的侦察人员已经听到他们说话了，都是讲朝鲜话，可能是伪第6师的。”

“是伪军就再往里多放一放，等敌人钻进口袋坚决歼灭。”洪学智果断的命令道。

鉴于情况来的突然，洪学智根据当面敌情，进行了紧急周密的布署：令已进至云山以北的第40军第120师立即以1个团的兵力占领云山东北的间洞、朝阳洞、玉女峰一线。

25日上午7时，伪1师之先头部队在1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引导下，沿云山至温井的公路北犯。从这股敌人开进的阵势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北进中一直没遭到过任何有力的抵抗。公路上扬起滚滚烟尘，敌人进入了360团的伏击圈，360团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敌人突遭打击，以为是向北撤退的朝鲜人民军在组织阻击，毫不怯战，猖狂地组织反扑，志愿军360团勇猛狙击敌人，双方展开了激战。

与此同时，李伪军第6师第2团先头1个营和1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地区向北镇进犯。志愿军第118师354团和353团早已在丰中洞、两水洞之间设下了埋伏圈。

10时20分，南朝鲜军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向前急进，敌人的车队进入伏击圈了，志愿军战士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汽车上敌人头上的钢盔，敌人仍犹如无人之境，在车上嘻笑着。

突然，两侧高地上枪炮一起开火，汽车的马达声顿时被枪炮声盖住了，敌人纷纷跳下车来，有的原地爬下，向山上射击，有的往路侧的小山包上跑，企图占领有利地形。志愿军一个班的战士们见此情况，立即向这个小山包冲去。敌人刚爬到半腰，志愿军战士已占领了山包顶部，一阵手榴弹，把敌人打的连滚带爬，有的被炸飞上了天。这时，志愿军向敌人发起了冲击，公路上，山坡上，河滩里，志愿军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逼向敌人，敌人吓得乱作一团，这时他们已知道面前不是朝鲜人民军，而是中国军队。一个个屁滚尿流，喊爹叫娘，四处乱窜。一个伪军倒很乖，他在汽车上钻进鸭绒睡袋里，躺在里面装死。一名志愿军战士冲上汽车后，一拉睡袋，那家伙吓得连忙双手抱头，哇哇直叫。

经过激烈战斗，进入伏击圈的南朝鲜军大部被歼，公路边的树林中集合了几百名狼狈不堪的俘虏。他们再也不像刚才那样神气了，他们说，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到达鸭绿江边，没想到在这里就当了俘虏。

中国人民志愿军来了，敌人的计划破灭了。

抗美援朝战争，从此拉开了序幕。

### 毛岸英血洒大榆洞

1950年10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当时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的毛岸英，立即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党组织考虑，毛泽东虽有3个儿子，但由于受国民党迫害，三儿子岸龙一直下落不明；二儿子岸青身患疾病；只有长子岸英身体好，人很聪明，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上也好照应。但是，毛岸英决心已定，直接请求父亲批准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毛泽东见儿子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要求上前线，非常高兴。于是，毛泽东便把岸英介绍给彭德怀，请他批准让自己的儿子去履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义务，经受战火的考验。

离京前夕，毛岸英匆匆同新婚不久的妻子告别。10月8日，毛岸英随彭德怀到达沈阳，在彭总身边任俄语翻译，后担任机要秘书。在彭总组织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时，毛岸英担任了党小组长，他积极工作，认真负责。毛岸英平易近人，谦虚好学，聪明能干，他身边的同志并不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儿子，他也从没有向人透露过自己的身份，与同志的关系十分融洽。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与第13兵团部合并为志愿军总部，毛岸英被分配在志愿军总部工作。他积极要求到第一线参加战斗，因志愿军总部需要俄语翻译，未得到批准。对高级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毛岸英不熟悉，但他积极钻研，边学边干。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首长于11月13日召开了作战会议，毛岸英参加会议作记录。在彭总讲话后，岸英也在会上讲了几句，此事当时没引起注意，会后处长找他谈心，批评他在这样的会议上不应随便讲话。他虚心接受了处长的批评。

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25

日，志愿军司令部忙于组织指挥战役反击。同志们在拂晓前全部转移到防空地域工作。当日上午，毛岸英因事在大榆洞作战指挥室，还没来得及转移。

大约 11 点钟左右，美国空军轰炸机群突然飞临大榆洞上空，狂轰滥炸，敌人投下了大量凝固汽油弹。

“咣！咣！咣……”随着一连串爆炸声，作战室的木板房在烈火中燃烧，倒塌，眨眼间一片火海。

当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作战室跑去时，木板房消失了，剩下一堆灰烬。人们在灰烬中扒出两具遗体，他们是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望着烈士们被烧焦的遗体，战友们无比悲愤，彭总脸色苍白，木然无声。

这天，司令部机关几乎没人吃午饭。参谋长解方请示彭总：“这件事要不要向毛主席报告？”

彭总沉吟半晌说：“岸英同志为国捐躯光荣，我想迟早都是要报的，迟报不如早报，今天就上报。”

当天下午，彭总起草了一份电报，上面写道：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我们今日 7 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 3 个参谋在房子内。11 时敌机 4 架经过时，他们 4 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 4 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有敌机 4 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 2 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时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志司 25 日 16 时。”

周恩来总理看完电报后，在电报上签署：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

12 月 24 日，志愿军胜利结束了第二次战役，收复平壤，迫敌退守“三八线”，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巨大的胜利给毛泽东主席带来了喜悦。周恩来乘此机会，将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泽东主席，并附一封信给毛泽东并江青，信中说，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电送阅……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立纪念志愿军烈士墓碑。

不久，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又顺便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经过。

彭德怀深感内疚地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的，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强压住巨大的悲痛，宽慰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现在美国已使用在朝鲜战场上的各型飞机约 1000 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毛泽东如此豁达大度，使彭德怀如释重负。

毛岸英的牺牲，使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好几天，沉默不语，神情黯然，但又不愿让其亲人分担，一直瞒着儿媳刘思齐，为了使她能够经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毛泽东煞费苦心。他先后向思齐谈了他一家为革命牺牲的五位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健、毛楚雄；再谈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使她精神上有所准备。毛泽东在周恩来在场时，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思齐。思齐悲痛欲绝，请求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祖国安葬，毛泽东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

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

关于如何处置毛岸英的遗骨问题，志愿军总部曾于1954年12月给军委总干部部发过一份征询意见的电报。军委干部部起草了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遗骨移回北京安葬，送交彭德怀审批。12月24日，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就此问题写信给周恩来总理。信中说，毛岸英的遗骨“我意即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理一处，似此教育意义较好”。周恩来接到此信后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第二天即在给彭德怀的信上批示：“同意彭的意见，请告干部部另拟复电。”

于是，在朝鲜桧仓郡，中国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增修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一米高的花岗岩石碑，墓碑的前面镌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7个大字。墓碑的背面，刻了一段碑文：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青年的一代。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1959年、1985年，刘思齐曾两次到朝鲜为毛岸英烈士扫墓。朝鲜人民对毛岸英和长眠在桧仓郡、朝鲜大地上的其他烈士，怀有无限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经常到陵前祭扫。金日成首相和李鹏总理等曾向毛岸英等烈士献过花圈。毛岸英作为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象征，作为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体现，将永远活在中、朝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心里。

毛岸英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是短暂的，又是光辉的，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 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军官

志愿军一踏上朝鲜这块燃烧的土地，便进入侵略者制造的血与火的战场，时刻有流血，有牺牲，为了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为了保卫和平，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成千上万的志愿军将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论是在与侵略者面对面厮杀的前线而牺牲，还是在其他岗位上殉职，每一位牺牲的革命烈士，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10月22日夜，秘密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军指挥所的行军车队，借着月光沿着崎岖的山路隐蔽开进。虽然是夜间行军，但车队中见不到一丝光亮。汽车拉开很大的距离，后面的汽车在月光下隐约能见到前方一个蠕动的黑点。显然，这是一支有着良好防空素养的部队。他们知道，他们已接近战场，天空有敌机昼夜侦察，地面上敌人也正大举向北推进，他们时刻要防止敌人空袭，时刻准备和敌人遭遇。为了防止敌人空袭时同时突袭到两辆汽车，并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迅速疏散隐蔽，车与车之间拉开了距离。为了迅速处置突发情况，指挥员们敌情弦绷的紧紧的。

虽然是月夜，但黑黑的山影挡住了微弱的月光，山谷中一片漆黑，只是道路上草木稀疏，隐约看见一条黑灰色的带子缠绕在山底部。突然，一块乌

云吞没了月亮，山谷中顿时像被一块黑幕罩住。这时，汽车开始上坡了，第一辆汽车的司机没有任何参照物，只凭感觉拨弄着方向盘。前面什么也看不清了，司机眼前一片漆黑，他本能地开了一下车灯，想照一下前方的道路。可是就在车灯一亮的同时，游弋在山谷上空的敌机立刻发现了目标，敌机像恶狼扑食一样，凶狠地向山谷中扑来，顺着山谷俯冲，车上的警卫员喊了一声：“敌机！”话音没落，敌机便朝着他们白天早已熟悉过的山谷中的山路，一阵猛烈的扫射。接着向路上投下了两枚炸弹。

就在敌机扫射的一刹那，第一辆汽车的司机迅速冲入路旁，躲避敌机的射击，可是敌机射来的密集的子弹，打在了吉普车上，车停在了路边。

后面车上的人在敌机扫射后，看到第一辆汽车停了下来，急忙停下车，向前跑去。

“老沈，老沈，怎么样？”军长大步冲到车前，急切地问车上的参谋长。

“军长，何凌登同志，他……”

月光下，人们围在第一辆汽车旁，坐在司机旁座位上的某军参谋处长何凌登同志，头歪在一旁，一动不动地安详地坐在座位上。这位老八路，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一心想展示他军事上的才干，在现代化的战场上磨炼刀锋。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和敌人交手，他便牺牲在敌机的子弹下。

何凌登是吴军长十分得力的参谋处长，他为失去这位可爱的富有才干的部属而痛心不已。他蹲下身来，遮住灯光仔细看了一下地图，他记下了何凌登牺牲的地方：朝鲜北部西谷里山谷。

汽车车队在沉默中又前进了，何凌登的生平往事一幕幕出现在吴军长的脑海里。

他记得，何凌登是福州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早在中学时代，风华正茂的何凌登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他的同学们，走上大街，高呼口号，宣传抗日，他在抗日募捐义演中，吹奏着高亢的抗日救亡歌曲，唤起群众积极抗战。后来，他在湖南岳阳参加了抗日救亡剧团，在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的介绍下，他投奔到延安，进入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他曾获得过毛泽东模范青年奖章和模范干部奖章。

吴军长想起了和他共同战斗的革命征程。那是何凌登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3师当参谋。在八路军中，那时像何凌登这样的中学生，又上过抗大，可算是知识分子了。在3师8旅担任政治委员的吴军长发现他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次召开联欢会，他便吹奏几首悦耳的口琴曲。他打心里喜爱这位“知识分子”。1950年，吴军长选中了年轻有为的何凌登，他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处长。

在朝鲜战火燃起并熊熊烧向鸭绿江边的时刻，他也是志愿军最先踏上朝鲜国土的人。在人民解放军组成东北边防军后，东北边防军请示中央，决定派出一个先遣小组入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中央指示，在中央未最后作出出兵决策之前，不宜用先遣小组的名义，入朝军事人员均称武官。

9月17日，当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的第3天，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带着5位武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们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第13兵团司令部侦察处长崔醒农，第39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凌登，第40军118师参谋长汤敬仲，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

何凌登接到此任务，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恨不得马上奔赴朝鲜战场，面对面地同美国侵略者进行斗争。他在受到总理接见时壮着胆子向周总理请示说：

“总理，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知何时出兵朝鲜？”

周总理严肃而亲切地对他们说：“志愿军何时出兵朝鲜，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这件事关系重大，由毛主席直接掌握和决定。”

周总理接见后，对柴成文说：“你带着他们尽快出发前往平壤。”

“是，我们明天就走。”柴成文回答。

“武官们”返回东北，乘上5辆吉普车，率先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汽车到达平壤后，金日成首相接见了他们。柴成文向金日成汇报：中国又派来了5位武官。金日成十分高兴，叫首相秘书开了5张首相签署的“信任状”交给他们，要求朝鲜有关党政军机关沿途给予协助。

何凌登离开平壤后，立即分赴朝鲜北部前沿勘察地形，了解情况。19日，他们顺利地返回了中国东北。何凌登立即向军首长汇报了进入朝鲜了解到的情况。

当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朝鲜的时候，平壤已被侵略者侵占。何凌登早已等得焦急了，中央的出兵命令一发布，他便带着对侵略者的仇恨，怀着对祖国人民的忠诚和为保卫世界和平的献身的勇气重踏朝鲜国土，充当开路先锋，走在开往战场的前面。没想到，他这位33岁的年轻指挥员军事才能在新的战场上还没展示，便牺牲了。他成为了在朝鲜战场上最早牺牲的志愿军军官。

吴军长悲痛地思念着战友，他默念着：何凌登同志，你安息吧，我们军一定在朝鲜战场上痛歼侵略者，带着你的愿望，胜利凯旋！

## 激战飞虎山

雨夜，112师进至价川地区。师长杨大易心急如焚，恨不得指挥部队马上插到军隅里，完成切断敌人后路的任务。部队穿插途中不断遭到敌人的顽抗和阻击，他们必须边歼敌边前进。现在，他又得到上级通报和前卫团的报告，敌人已抢先占领了前面的飞虎山。

飞虎山是一座高大的山岭，耸立在军隅里和价川郡的北面，它与军隅里、价川两地形成等边三角形。价川与军隅里都是交通枢纽，南可通顺川、平壤，东可通德川、古城江，西可通龟城、新义州，北通军隅里、球场、熙川、江界、满浦。因此军隅里成了南北交通的咽喉。控制了军隅里，不仅可阻止敌人向北进犯，而且也断了已进至清川江以北地区敌人的退路。要想插向军隅里和价川，必须扫除眼前这个障碍。

师长紧锁着眉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地图上的蓝圈圈。

“报告师长，军里发来急电。”机要参谋打断杨师长的思绪，递过了一份电报。他看完电文，知道军首长比他还着急。他的友邻师和他们一样一路上边打边穿插，艰苦地通过一道道敌人设下的关口，仗虽然都打胜了，可穿插的时间一再延误。如果再不能按时插到位，将影响到整个志愿军歼敌计划。

杨师长考虑的没错，对他们的穿插行动，牵动着志愿军司令部甚至北京。10月30日至11月2日，毛泽东4次致电彭德怀，要求38军迅速占领军隅里、安州，切断清川江，堵住敌人退路和阻击敌增援，并指出这是全局的关

键。从 38 军开始行动起，志愿军司令部首长一再发电督促 38 军的行动……

杨师长望着地图上等高线稠密的飞虎山，对身边的政委说：“一定尽快拿下飞虎山，保证穿插任务的完成。”

3 日晨，杨师长向 335 团下达了消灭当面之敌，攻占飞虎山的命令。

夜晚，蒙蒙细雨又下起来了。经过一天现地勘察的 335 团团营干部们在设在一个矿洞内的指挥所里，认真地研究攻打飞虎山的作战方案。团长范天恩指着墙上挂着的军用地图说：“飞虎山是军隅里的天然屏障，军隅里又是敌人前送后运的必经之地和补给总站所在地。控制了军隅里，就等于切断了敌北进、南逃的路。敌人为了军隅里的安全，一个团已抢先占据了飞虎山。从今天的现地勘察看到，敌人的防御很严密。据侦察兵侦察的情况，大同江那边有敌人的重炮阵地。敌人为了阻止我们前进，要死守飞虎山，空炮火力支援也很方便。这样，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场十分艰苦的硬仗、恶仗。”

他端起军用茶缸，喝了一口水，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坐的干部，提高了嗓门说道：“我们的任务就是拿下飞虎山，然后压向军隅里，掐住敌人的脖子，狠狠揍他一顿！”

就在团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的同时，335 团的部队连夜进行着战斗准备。连续的行军作战，112 师的粮弹已明显不足，战士们携带的干粮袋已经空了，有的连队已断了粮。当各营营长回到驻地传达完任务后，整个作战准备更加紧张了。指战员们饥饿和疲劳一扫而光，战斗情绪十分高涨，争抢着担任主攻和突击队。

又是一日的清晨，飞虎山雨雾蒙蒙，气温降到了零下。各攻击部队在夜里按时到达了攻击出发阵地。担任主攻的是 335 团 2 营，在昨天的现地勘察中，范团长在九龙山阵地上，面对着像一把镰刀一样的飞虎山，问身边的 2 营副营长陈德俊说：“你看怎么打？”

“右面是山梁，海拔 700 公尺，我看……”陈副营长注视着飞虎山，思考了片刻，说：“从右面打，顺山梁打到主峰。”

范团长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的意见，并补充说：“右边有新土，可能有敌人，偏点左，从洼的地方打上去，明晨 5 点攻击，你估计几点能打下？”

“9 点钟差不多。”

“好，就把攻打主峰的任务交给你们营。”

陈副营长十分感激团长对他的信任，经过现地勘察，他对完成攻打主峰的任务信心百倍。

山野静得出奇，335 团在攻击出发阵地上，静静地等待总攻开始。阵地没有任何声响。指挥员们望着飞虎山，看见山坡上一夜之间又出现了许多新土。可见，敌人也在抓紧构筑工事。

5 时整，志愿军的大炮轰鸣了，密集的炮弹落在敌人的阵地上，腾起一片片烟尘。按照团长的部署，2 营在左侧洼地处以突然勇猛的动作，迅速通过九龙站与飞虎山之间 2.5 公里长的开阔地带，指战员们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中勇敢前进，在炮弹中穿行，直扑飞虎山主峰。2 营的战士们突破敌人前沿阵地后，顺着山梁往上攻，连取数个山头，一直打到敌人的一个连部，占领了飞虎山主峰 622.1 高地。同时，第 1 营和 3 营也占领了东西两侧的山岗，敌人在飞虎山的防御顷刻间被 335 团攻破了。

335 团指挥员知道，他们夺取飞虎山，是为了打开向军隅里敌后穿插的道路。在敌人的防御被瓦解后，范团长即命令边巩固阵地、扩大战果，边令

第1营向军隅里方向攻击。

第1营遵照团长的命令，向前猛攻，第2连攻打到公路上，截获敌人百余辆汽车。这时，敌人见志愿军兵力并不多，乘机拼命反扑，与第1营展开激战。敌人集中兵力火力向1营发起连续冲击，1营被炮火压在公路上不能前进。这时，范团长命令3营增援第1营，坚决从飞虎山杀出一条通道。范团长向1、3营交待了任务后，准备天一黑便继续发起攻击。

就在范团长攻下飞虎山，准备继续发展攻击，完成预定任务的时候，整个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军”在志愿军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部署混乱，麦克阿瑟惟恐后路被切断，遂令进攻部队主力全部撤至清川江以南，在新安州至价川一线占领了沿江有利地形，以观测战场情势，部署新的行动。志愿军首长鉴于此种情况，为隐蔽企图，部署新的歼敌行动，遂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范团长接到师指挥所改变穿插任务、“就地组织防御”的命令后，一下子搞懵了。1营已按他的命令前进了10多公里，而且就要向敌发起攻击了，与1营又没有无线电联络，只有派通信员跑步通知1营撤回了。

范团长对通信班的战士们说：“这是一项十分紧急和艰巨的任务，不仅要靠勇敢，更要机智灵敏。要只身通过敌人的火力封锁区，保证把命令送到。”

通信员王伦站到团长面前，机灵地说：“我去，保证完成任务！”

团长以前就熟悉通信班的战士们。他们个个是从连队里挑选来的机灵鬼。小王伦只有19岁，团长十分喜爱他。

团长把一纸命令交给小王，又再三嘱咐。小王接过命令，脱去棉衣，带着枪跑出指挥所，冲进了雨雪中。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范团长正在焦急地等待，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东北口音：“团长，我回来了！”

“命令送到了吗？”团长关切地问。

“送到了，这是1营长的收条。”

团长望着这位满身泥水、脸蛋冻的通红、露着稚气的小战士，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连连说：“给你记功，给你记功。”

情况正如军师首长预料的那样，“联合国军”决心夺回飞虎山这个战略价值十分重要的阵地，砸脱卡在他们脖子上的铁钳，集中兵力发起了对飞虎山的疯狂争夺战。

5日拂晓，敌人的炮火向飞虎山猛打，炸得树木横飞，一阵炮火过后，敌人发起了冲锋。335团的指战员们顽强坚守着阵地，敌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打退。敌我双方的炮弹声震荡着山谷，硝烟弥漫在山林中。在这个弯形山岭上，敌人虽扔下了几百具死尸，但仍不断地组织攻击。看来，“联合国军”司令部决意要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拿下飞虎山，打通北进鸭绿江的道路。

飞虎山南山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满山坡是弹坑和焦土，被弹片斩断的大小树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有的吱吱地冒着焦烟。志愿军战士们坚守在阵地上，身上的衣服被连日的雨雪水浸透，外面冻成了一层硬壳，有的战士连冻带饿，牙齿咯咯直响。但是，只要敌人一发起进攻，他们便忘了一切，在他们的阵地前不断地留下敌人一具具死尸。阵地岿然不动。

输红了眼的敌人见久攻不下，采取了恶毒的手段。趁着刮西北风在山上放起了大火，企图把志愿军烧死在飞虎山或烧出阵地。但敌人的计谋失败了，



英勇的志愿军战士利用弹坑躲避着大火，没离开阵地一步。

7日这天，敌人又调整来了一个团的兵力轮番攻击飞虎山。进攻的兵力超过335团的3倍。范团长面对敌情，感到坚守飞虎山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了。不仅敌人越来越多，调来了大批飞机配合进攻，而且我们自己的弹药也不多了，许多战士几天来一直没吃上一顿饱饭，有的战士在寒冷和饥饿中坚持战斗。但他又知道，眼前的困难只能靠坚持和克服。他通过几天的作战和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的致命弱点就是怕夜战和近战，而这又是我们的特长，这样打，既能节省弹药，又能大量杀伤敌人。

范团长号召各营连，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守阵地，战斗中注意节省弹药，没有弹药就用石头，要注意搜集敌人遗弃的武器弹药。要利用战斗间隙加修工事。范团长向全团表示：“团指挥所决不后退一步，坚决和全团官兵一起守住阵地！”

8日拂晓，敌人数百门大炮又开始了向飞虎山的轰击。飞虎山上一片混沌，在敌人大炮吼叫的同时，80多架飞机扑向飞虎山，尖叫着向志愿军的阵地俯冲扫射，汽油弹、炸弹像羊拉屎一样向飞虎山上砸下来，整个山岭像一颗燃烧爆炸的火山。“轰隆”一声，一颗炮弹落在掩体上，把工事掀塌了，战士小宋被埋在了里面，排长和战友们急忙跑过去，用手用力地扒。一阵紧张的挖掘，小宋被挖出来了。他睁开眼睛，看到自己躺在战友的怀里，很是纳闷。炮弹把他震昏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战友们看他睁开了眼睛，高兴地叫了起来：“活啦，活啦！”

排长摸着小宋的头说：“你刚才被炸塌的工事埋住啦，同志们用手好不容易才把你扒出来，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小宋望着战友们，眼睛含着泪花，激动地说：“没啥，昏迷一阵就好了。”

“哒哒哒！”一排子弹打在树上，降落一片树枝木屑，敌人又发起攻击了，小宋一个翻身从战友身上跃起，拿起身边的武器，迅速进入了掩体。激烈的战斗在进行着，敌人一批被打下去，一批又上来。这时，他们的这个阵地上，子弹几乎没有了，每人只剩下了几颗手榴弹。排长命令道，快到连部，看一看还有没有弹药。

小宋答应了一声，钻着炮弹爆炸的空隙飞快地向连部跑去。

“弹药不多了，一定要特别注意节省。”连长把弹药交给小宋嘱咐道。

“排长要我转告首长，我们用石头、枪托也要守住阵地！”

连长点点头，激动地说：“对！一、三排已经用枪托、石头同敌人拼过几次了。”

战斗越来越残酷，越打越艰苦。敌人的攻势一次比一次猛，而335团各连的弹药却越来越少。敌人上来了，志愿军战士们就跃出战壕，同敌人展开白刃战：干部们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勇猛冲杀，7连副排长李兴旺用枪托、石头砸裂敌人的脑袋；8连班长李永桂冲进敌群，用手榴弹炸倒一片敌人；5连指导员带领战士们不断冲出阵地反击冲上来的敌人，他和三排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5连全连前赴后继，轻伤不下火线，最后打到只剩下20多人，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守住了阵地。

5昼夜的激战，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始终没能攻下飞虎山，335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顽强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在敌人的飞机大炮面前，毫无惧色，使阵地岿然不动，依托阵地，毙、伤、俘敌1800余人，赢得了出国后第一个坚守防御作战的胜利。

11月5日，志愿军首长决定停止进攻，结束第一次战役。335团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又整整和敌人战斗了4个昼夜。8日深夜，335团奉命撤出阵地，转移至九龙站一线，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 黄草岭狙击战

1950年10月，“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猖狂向北进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渡过鸭绿江的当天，美军占领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府平壤，20日，美军空降第187团在平壤以北实行空降。麦克阿瑟得意忘形地亲乘飞机飞临中朝边境上空视察，指挥“联合国军”分东西两路直赴鸭绿江。

志愿军入朝后，志愿军首长根据面临的形势，决心在西线给敌以迎头痛击，同时，令42军入朝后迅速奔赴黄草岭、赴战岭地区组织防御，阻击东线之敌，保障主力歼灭西线之敌。

黄草岭、赴战岭地区，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有着十分重要的战役价值。此时，朝鲜人民军少量部队，正在黄草岭地区节节抗击敌人。

能否抢在敌人的前面占领黄草岭，是这次狙击任务的关键。124师首长受领任务后，看了一下地图，迅速组织部队向黄草岭疾进。124师首长们清楚，上级命令他们“先敌抢占黄草岭”这几个字的含义和份量。就是说，从现在他们的位置，要5天赶到黄草岭，部队必须每天急行军130多华里。在进入战斗之前，几百里奔袭，全靠两条腿，这是对部队的一个严峻考验，而面对的是高度机械化的敌人，我们的两条腿，要和敌人的汽车装甲车赛跑，抢占黄草岭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为了提高急行军速度，部队最大限度地轻装，但是，枪枝弹药、米和干粮袋子必须背在身上，志愿军初到朝鲜，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后勤保障，吃的、打的，要靠自己携带。

部队穿山越岭，迎着敌机的侦察和扫射，穿行在山谷和林间小路上，饿了就掏出干粮吃几口，渴了就趴在地上喝口小沟里的水，部队昼夜兼程，有的战士疲困加劳累，走在路上就打起了盹，有的一头栽倒在路边，起来后，狠劲地掐自己几下，驱赶走疲困。

3天3夜，部队行进了近400华里。这时，124师代师长苏克之突然收到了侦察队的急电：南朝鲜“首都师”前哨部队已抢占了黄草岭南仅一河之隔的鹰峰山，正在集结待发准备向人民军阵地发起攻击。

苏师长看了一下地图，离黄草岭还有180公里。

“必须一天内赶到黄草岭，比敌人早到一分钟、一秒钟，就能赢得作战的主动”，他向部队下达了死命令。

公路上队伍小跑似的一个紧跟一个向前撵着，战士们生怕掉队。驭手们挥着鞭子驱赶着驮着炮的骡马队，在路上踏起一溜烟尘。一座座大山被抛在后面，一个个被炸的冒着烟的残破村庄出现在面前。战士们看到惊慌逃难的朝鲜老乡，心中增添了对侵略者的仇恨，恨不得马上到达前线，痛打美国侵略者。

突然，前面开来了几辆汽车，转眼间停在了队伍的前面。从车上下来了几名朝鲜人民军，向中国志愿军说：“快上车，崔庸健总司令派我们来接你们来了。”

124 师首长迅速命令 370 团第 2 营与 126 师的 1 个营一起乘车前进。战士们听到命令，像潮水般涌向汽车，都想第一个赶到前线消灭敌人。汽车的车厢里立刻挤得满满的，连汽车盖子上都坐上了人。战士们笑着向人民军的司机表示歉意，人民军司机朝他们扬手说：“没关系，开得了。”

汽车载着两个营的先遣部队，向黄草岭飞驰而去。由于朝鲜人民军派来了汽车，于 10 月 24 日先敌抢占了黄草岭。10 月 27 日，42 军的两个师全部进入预定的阻击地域。

26 日，美第 10 军所属陆战第 1 师自元山登陆，企图经咸兴、长津迂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临时所在地——江界。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志愿军已在黄草岭展开，正等着给他们以迎头痛击。

10 月 27 日，南朝鲜军第 3 师、首都师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分别向黄草岭、赴战岭地区发起猛烈进攻。黄草岭是敌人攻击的重点。敌人凭借空地火力支援，集中攻击黄草岭以南的烟台峰、龙水洞、松茸洞等志愿军前沿阵地。志愿军战士们在阵地上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南朝鲜军抓住志愿军反坦克火力弱的特点，以坦克对志愿军阵地实施猛攻。28 日，突破了志愿军这几个高地的前沿阵地。接着，敌人集中力量向 796.5 高地和 665 高地攻击，南朝鲜军第 3 师 26 团，在 20 余架飞机支援下，向在这里防守的 370 团连续实施攻击。

面对敌人猛烈的攻势，124 师苏师长根据敌人几天攻击情况，发现敌人虽火力较猛，但怕近战、夜战，主要依赖空军和火炮掩护其行动。针对这一情况，他命令部队采取近战、夜战的战法，当敌人飞机大炮掩护其步兵向志愿军阵地进攻时，以少数值班部队或小组监视敌人，其余隐蔽疏散。在敌接近志愿军前沿 200~100 米或更近时，以猛烈火力突然打击敌人，并采取出击的手段向敌人冲击，同敌人进行白刃格斗。这一战法果然很奏效。敌人连续发起多次冲击，均被打了下去，志愿军顽强地坚守着阵地。30 日凌晨，124 师利用夜暗，在 50 多门山炮榴炮掩护下，向敌发起反击，经与敌反复争夺，将敌人击退，夺回了已失的阵地。

美军见南朝鲜军接连败阵。决意以美军加强第一线作战力量，同志愿军进行一场殊死较量。

11 月 2 日，敌以美陆战第 1 师加强南朝鲜军，在大量飞机和炮兵配合下，各以两个营以上的兵力对烟台峰及以东阵地发起更猛烈的攻击，但是，志愿军越战越勇，“联合国军”多次冲击，未能在烟台峰前进一步。

敌人连续进攻不断受挫，像输红了眼的赌徒，经过调整，美军陆战第 1 师的一个团和南朝鲜军一部又向烟台峰发起更强烈的攻势。空中飞机怪叫着轮番向烟台峰志愿军阵地俯冲投弹扫射，密集的炮弹大有将烟台峰炸平之势，371 团 2 营的指战员们毫不畏惧，与敌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敌人占领不了黄草岭，他就不能前进一步，因此，美军陆战第 1 师指挥官令进攻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黄草岭主峰冲击。坚守在主阵地的 4 连已在这里同敌人连续拼杀了 6 天了，连队已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坚守主峰的 4 连一个排只剩下五、六个人了，敌人见主峰火力一再减弱，集中力量攻击主峰阵地，几次轮番攻击，占领了主阵地大半个山头。

面对这严重的情况，连队的其他干部们都在另外的阵地上指挥战斗，每个阵地战斗都很激烈，都很吃紧，没有兵力支援主峰。连部指挥所里的通信员、司号员和理发员，听到外面越来越近的枪声，再也等不及了，连长命令

他们在连部里坚守，他到团部去受领新的任务去了，还没回来。怎么办？司号员张群生和大家商量着，他们决定去支援主峰战斗。这时，连长回来了，一听到主峰的情况，脸色立刻拉了下来，只见他怒目圆睁，对他们三人说了声：“跟我来！”嗖地拔出手枪，转身带着几个连部兵冲向主峰。

刚到主峰，一股敌人正冲上来，他们向敌人一阵猛扫，手榴弹“嗖嗖”投向敌群，边打边向堑壕里冲。堑壕里，机枪手郭忠全全身沾满了血迹，手上、脸上全是血和汗泥，他也顾不得利用地形隐蔽自己了，站在掩体内端着枪向敌人来回扫射。

新生力量虽不多，但来得及，打得勇猛，敌人被打退了，趴在半山腰同志愿军对峙着。

连长看着阵地上牺牲的战友，心里十分难过，又看了看阵地，脸上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默默地说：“谢谢牺牲的战友们，你们用生命守住了阵地！”

他走过来对阵地上的几名战友们说：“同志们，我们的血没有白流，西线的友邻部队将进攻的敌人全部围住了，正向敌人发起总攻。上级命令我们坚守到天黑，掩护主力部队今晚反击敌人，大家有信心吗？”

“就是剩下一个人也坚决守住阵地！”战士们坚定地回答。

张群生伏在一块巨石后面，一股股焦糊味和硫磺硝烟呛得咳了几声，他向山下仔细地观察，发现山坡下敌人的钢盔一闪一闪的，一个个的脑袋在沟里晃动着，他向连长报告：“敌人又要进攻了！”

他们的弹药剩的不多了。这时，约有一个连的敌人又发起攻击，连长命令大家注意节约弹药，把敌人放近点打。

敌人猫着腰，脸紧贴着山坡向上爬，快爬到山顶了，连长一声令下，冲锋枪、机枪、手榴弹飞向敌群，敌人被打得又趴在地上不动了。过了一会，敌人没往上冲，狡猾的敌人利用地形地物向上爬了一段，向志愿军阵地投开了手榴弹。一枚手榴弹在机枪手郭忠全身边爆炸了，他身上多次负伤，行动不便，又一次被手榴弹炸伤了腿，血顺着腿往下流。敌人在手榴弹爆炸的同时，见志愿军的机枪不响了，跳起冲了上来，郭忠全咬着牙一支手撑起身子，看见向上冲的敌人，眼都红了，他热血向上涌，不知哪来一股力量，猛地跪起抱起机枪对准敌人扫射。前面的敌人没想到突然在面前冒起一个人向他们扫射，没来得及趴下就被打死，滚下了山坡，后面的敌人慌忙转身连滚带爬向山下退去。一个白胖的敌人趴在一块石头后面露个头向山上打着冷枪，连长在他又刚一露头时，一枪把他脑袋揭开了花。

敌人不甘心失败，黄草岭的大小山头仍炮火轰鸣，敌机不断地向志愿军轰炸，大有不拿下黄草岭决不罢兵之势。4连坚守的烟台峰已被敌人炸得像犁过了一样，树木被炮弹削得只剩下冒着烟的黑树干，地下的草皮已见不到了，山上的石头被火药烧得焦黑。山上的志愿军战士们，衣服被战火熏黑，被弹片和飞起的土石打破，汗水、泥水、血水合在一起，看不清年轻英俊的面容。气势汹汹的敌人恨不得把黄草岭一口吞掉。

敌人又进攻了，烟台峰上，连长带着几名受了伤的战士，隐蔽在掩体内，躲避着敌人的炮弹，准备和敌人再次拼杀。

敌人接近了，连长一声令下，一排手榴弹在敌人群中爆炸，敌人连滚带爬向后退。一批敌人又冲上来了，司号员张群生端起枪向敌人猛烈射击，前面的敌人被消灭。后面的敌人仍向前冲。张群生正打的起劲，突然枪不响了，他赶忙向身边找子弹，可这时，子弹已打光了。敌人嗷嗷怪叫着向他扑来，

面对凶恶的敌人，张群生搬起石头向敌人砸了下去。接着，他猛地跳到旁边的一位牺牲的战友身旁，拿起了他的枪，一梭子向敌人扫去。这时，他感觉旁边的连长倒了下去，敌人在往上涌，他顾不上去救护连长，左打右挡，敌人上来一个，被消灭一个。敌人在这勇敢的战士面前，吓得退缩了。

敌人的又一次冲击被打退了，这时，张群生回头来到负了重伤的连长身旁，只见负伤的连长微微睁开眼，环视了一下四周，嘴唇颤动了一下，好像在说：“谢谢战士们守住了阵地。”又好像在说：“一定要守住阵地。”

连长牺牲了，4连的干部全部都牺牲了。张群生向北望了望群山，仿佛看到了祖国，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把连长的驳壳枪举起来，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实现连长的决心，坚决守住阵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配合兄弟部队反击敌人！”

这时，整个烟台峰上的十几名战士靠拢过来，十几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在战士张群生指挥下，4连又连续打垮了敌人两次冲锋。顽强坚守在烟台峰上。

124师就这样前赴后继英勇战斗，敌人始终未能越过黄草岭一步。

战至7日下午，志愿军司令部通令42军124师：西线的作战已结束，你们胜利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保证了西线作战的胜利。你们发扬连续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敌连续激战13昼夜，抗击了敌军3个师的猛烈进攻，歼敌2700余人，粉碎了敌人迂回江界的企图，特此通令嘉奖。

124师完成阻击任务后，按照志司的部署，撤出了黄草岭。

## 云山大捷

骄狂的“联合国军”遭到当头一棒之后，发现与其作战的是中国军队。麦克阿瑟得到这一情报，只是轻轻一笑：“没什么了不起，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护鸭绿江水电站，仅此而已，兵力最多不超过5、6万人。”他命令“联合国军”：继续向北推进，实现打到鸭绿江边，占领全朝鲜的作战目标。然而，麦克阿瑟不断得到报告，几路先锋都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阻击，对手是“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劲。

麦克阿瑟听到前面的报告，仍不愿意相信中国真的能阻止他的作战计划的实现，他此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占领北朝鲜，让胜利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向白宫展示他的军事“才能”。并让他的士兵回家过圣诞节。他一面调整了部署，调美军代替前面畏敌怯阵的南朝鲜军，一面继续命令他的两员大将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和第10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率所属部队分兵全力向中朝边境冒进。

傲气不减的美骑兵第1师一举占领了距离鸭绿江边60公里的云山。

然而，狂傲的美军不曾想到，他们刚到云山，志愿军已神兵天降至云山周围的深山密林中，形成了对他的包围态势。山林深处，志愿军的大炮已对准了山城中的侵略强盗，几万重兵正虎踞在山城四周的群山中。

1950年11月1日的清晨，位于朝鲜平安北道的仅有1000多户人家的小山城云山，笼罩在天地相接的白茫茫的浓雾中，透过浓雾，从城里不时传来一阵阵嘈杂的汽车、坦克和机械的马达声，搅得山城没有了以往的晨寂，在寒风中抖动着。

太阳出来了，山城显现出清晰的轮廓，向城内望去，成百辆坦克和汽车塞满了大街小巷，人员来往穿梭，整个山城，就像一个大兵营。城内的军队，是刚到达这里的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和伪军第1师第12团。在美军中，“骑兵师”这个番号是加入这个部队每一个士兵的骄傲，因为这支部队有着“光荣的历史”，他在华盛顿时代建立，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师。至今，这个部队已是全副机械化装备，是美陆军装备最好的部队之一，但他仍然保留着“骑兵师”这一番号。因此，这个美军第1师，特别受麦克阿瑟器重，麦克阿瑟命令他作为向中朝边境进攻的先锋，一举突进到鸭绿江边，实现麦克阿瑟在感恩节结束战争的狂言。

下午3时30分，志愿军观察员发现，城内的美军坦克、汽车和步兵突然骚动，他们不是向他们的进攻方向，而是在向后移动。

“敌人要耍什么鬼把戏？”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16师师长汪洋手拿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敌情，他看到，敌人往返越来越频繁。

“情况不对，敌人迹象不是像进攻，他们要跑！”汪师长立即判断道。

“绝不能让敌人逃出我们的包围圈。”汪师长一面果断命令部队，立即准备提前向云山之敌发起攻击。一面令参谋长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军长。

5时整，志愿军的炮火呼啸着向云山城和周围的几个高地飞去，顷刻间，整个山城和山谷变成了一片火海，天空弥漫着硝烟，116师的2个团在炮火掩护下，向云山城发起了勇猛冲击。

262.8高地是美军掩护主力撤退的一个要点，敌人依托高地，向进攻的中国志愿军2营猛烈射击。敌人火力太猛，硬攻只能带来更大的伤亡，也不一定能奏效，怎么办？营长焦急万分。这时，只见5连指导员说声“跟我来”，便迅速带着一个班向高地的一侧绕去。他们顺着山沟，摸到了敌人的侧后，突然向敌人阵地上打出一阵排子枪和手榴弹，打得敌人懵头转向。这时，6连1排也从另一侧摸上了山顶，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敌人在志愿军两面夹击下，仓皇弃阵逃窜。当262.8高地升起两发绿色信号弹时，作战参谋高兴地向师长报告：“两颗绿的，上去了！上去了！”

敌我双方的炮火震荡着山谷，炮火燃着了松林，火光映红了夜空，敌人的探照灯和照明弹划破夜幕，照亮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枪声越来越密集。志愿军攻城部队从四面八方对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美军第1师还真不愧为是“王牌师”，他们凭借火力优势，拼命抵抗。已是凌晨两点了，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但在志愿军的勇猛攻势下，美伪军的防御已多处被突破，包围圈越来越小。3点多，志愿军从三面逼近了云山街区，包围圈在紧缩，美伪军被压缩在云山城区内。

在激烈的战斗中，志愿军战士们并没单凭勇敢去同敌人战斗，他们同美军王牌师既斗勇，又斗智。

第346团第4连担任从两山夹峙的山沟向云山穿插的任务，他们刚进入那条狭长而险陡的山沟，就遇到敌人一道密集的火力封锁墙。敌人也害怕志愿军利用这条山沟摸上来，不断地向这条山沟里打炮和发射照明弹。4连的指战员们分成几个梯队，一会儿跃进，一会儿卧倒，利用机会巧妙地隐蔽前进。

离云山城不远了，这时，连长发现离他们三、四十米远的前方，是敌人一个迫击炮阵地，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一齐向敌人开火，10余枚手榴弹在敌人人群中爆炸，顿时，敌人的迫击炮变成了哑巴。

4 连利用夜幕掩护，乘胜向云山城冲去。当他们到达公路大桥边，守桥的美军竟把他们当成了市朝鲜军，给他们让开了路，同他们握手。连长机智沉着，大摇大摆地通过大桥。到了美军 1 个营指挥所时，连长突然一声令下：“打”，给美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桥上的美军见刚和他们握手的“友军”突然向他们的指挥所发起了攻击，刚反应过来，通往云山城内的大桥被志愿军占领。这时，敌人 10 余辆汽车向大桥开了过来，夺得大桥的志愿军战士们掉转枪口，向敌人车队一阵猛打，70 多名敌人在枪弹手榴弹的火焰中丧了命。

4 连像一把尖刀插入云山街内，搅动着敌人的心脏，使敌人乱作一团。

这时，志愿军从云山城两翼冲进了云山，同敌人展开了一场巷战。各色信号弹和美军的照明弹不断地在空中划着明亮的弧线照亮大地，机关枪、手榴弹、炮弹的射击声和爆炸声交织成一片。美军依托街区和小巷拼死顽抗，街区内坦克像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窜，转动着炮塔胡乱的射击，以火力封锁巷道和大街，整个云山城像一座火城，冲天的黑烟笼罩着城市的上空。

激烈的短兵相接的战斗在进行，志愿军突破美军一个个防御线，突破了一个个阵地，捷报不断从城内的电台传向山林中的指挥所：

——志愿军左翼攻城的 1 个营，从街内冲进了飞机场，消灭了敌军一个护场的连队，4 架飞机刚发动，还没滑出跑道，志愿军战士就冲到了飞机跟前，乌黑的枪口对准了驾驶员，4 架飞机被缴获。

——一股美军见云山城已难守住，立即组织由坦克开路，后面机械车辆紧随其后，从一条巷子里冲了出来，企图突破志愿军进攻部队的包围，这时，某部 9 连的 1 个班正与其相遇，这个班立即占领有利地形，在火力掩护下，几名战士用炸药包炸坏了一辆汽车，卡住了这股敌人，与超过自己数倍的敌人对射，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一直坚持到主力赶到，全部消灭了这股敌人。

——在一条公路上，1 个敌军炮兵营正庆幸自己逃出了包围，拼命地向后跑。忽然，一股神兵从天而降，枪弹雨点般向这股敌人袭来。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打得不知所措，前面的车辆被炸翻，后面的车辆慌乱中撞到了前面的车辆，没被炸坏的车辆还拼命地向前挤，想找个空隙钻出去，前堵后挤，跳下车来的敌人被手榴弹炸得抱头哭爹喊娘，乱作一团。志愿军战士们冲了上去，敌人乖乖地举起了双手，一个炮兵营 15 门崭新的炮，成了志愿军战士的战利品。

——志愿军 1 个班冲进了街头的时候，只剩下 4 个人了，他们分成两个小组，继续沿着街一侧的房屋交替掩护前进。刚到十字路口，只听见坦克轰隆隆地开了过来，这辆重型坦克顶上趴满了敌人，坦克边前进边射击，车上的敌人也不住地射击。面对冲过来的敌人，志愿军这个班 4 人一阵齐射，坦克上的敌人立刻滚了下来。但坦克仍横冲直撞，机枪向志愿军战士射击。

“必须将这家伙炸掉！”可他们 4 人都没带爆破筒，怎么办？其中一名战士迅速向友邻部队跑去，不一会，他抱着两根爆破筒回来了。他们把两根爆破筒捆在一起，冲回十字路口。正遇上敌人的七八辆卡车开过来，他们让过卡车，直冲坦克而去。汽车上的敌人发现了冲向坦克的志愿军战士，扔过去一颗手榴弹。一名战士一脚踢开了敌人投来的手榴弹，他们利用墙角作掩护，接近坦克。敌人不断地向他们射击，两名战士负伤了，但仍在后面趴在地上掩护前面的战士向坦克接近。这时，美军的坦克向他们碾轧过来。战士小赵猛地跳起冲到坦克跟前，将爆破筒放在地上，等坦克快要碾轧到他的时候，他猛地一拉导火管，就地一滚，翻身跳起离开了坦克，在一间小屋下隐

蔽起来。只听轰隆一声，美军的这辆坦克向前冲了一下，履带被炸断，他前面的小汽车被它挤撞到前面的汽车上，车和车上的2个敌人被挤成了肉饼。志愿军没有坦克威胁了，街上其他部队向敌人的汽车队猛打，一直冲进美伪军的指挥所。

——云山城内的美军这时已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了，只要能跑，就拼命往外逃。一股敌人企图冲过诸仁桥，向后撤退，但刚退到诸仁桥，志愿军115师的第345团1个营从小路插向诸仁桥，敌人的坦克炮口还对着傍晚时发现志愿军的对面小山轰击，炮口不断喷出一股一股的火焰。

“吹冲锋号，冲上去！”营长大声命令司号员。

全营在冲锋号中，向敌人发起了冲击。这时，在桥头公路一侧，三顶帐篷前面敌人的机枪火力严密封锁了公路。冲在前面的志愿军迅速卧倒，同敌人对射着。机枪手小高把机枪架在一个土包上，机枪怒吼着向敌人射击，旁边上来两名战士给他压子弹。猛烈的还击，敌人的机枪被压住了，一部分志愿军战士顺势向敌人冲去，1个班的战士端着刺刀冲入敌人的帐篷，刺刀映着火光，闪着寒光。人高马大的美军被志愿军冲击的锐势所吓倒，招架着向后退。

小高正打得起劲，1名副射手喊了一声：“后面有敌人！”

小高回头一看，后面有几名敌人向他们这个火力点边冲边射击，小高调过机枪，一梭子打倒了几名敌人。这时，前面又有3名美军乘他们还击后面的敌人的时候，向他冲过来，眼见就要到跟前了，小高怒目圆睁，大声骂道：“狗日的，想前后夹击，没门！”他忽地站起，端着机枪就向冲来的敌人一阵猛扫，前面的3个敌人应声倒下，后面二、三十个向这边冲过来的敌人也仓皇退了下去。

志愿军1个营分多路向敌人猛打猛插，敌人被打乱了套。他们还从未见过这样打仗的，不是两军对阵，而是一个劲地向里“乱冲乱打”，守桥的美军抵不住这样勇猛的打击，死的死，伤的伤，来不及逃命的，作了志愿军的俘虏。

志愿军抢占了诸仁桥，“联合国军”的退路被切断，美骑兵第8团第3营共700余人被压缩在桥以北的开阔地带，面对四周的枪炮声，无计可施。只得在原地坚守顽抗。2日和3日，美军出动飞机支援这股美伪军，该敌在飞机支援下，以坦克为先头，拼命突围，但志愿军占领有利地形，以更猛烈的火力狙击突围之敌。

4日早晨，山沟里升起一股股炊烟，迎着晨曦在云山城四周的群山腰上缭绕着，徐徐上升。云山城枪炮声停止了，美军俘虏排着长队，在志愿军的押送下，耷拉着脑袋蹒跚地走着，他们望着公路上、街区内一辆辆冒着余烟的坦克和汽车，看着一具具同胞的尸体，看着“联合国军”云山大败的惨景，偷偷看了一眼端着刺刀的志愿军，身上不由的打了一个冷战……

## 堵截逃敌

已是半夜了，一支部队沿着山中的一条崎岖小路向南直插，追赶从云山逃出的“联合国军”，他们要靠两条腿追上敌人的汽车轮子，只有抄近路翻山越壑抄近路。队伍一路连走带跑，他们背后云山城火光闪闪，炮声隆隆，刚转过一道山弯，前面公路上出现几辆敌人的汽车，开着明亮的车灯没命地



向南开去。

“4班，你们迅速占领前方公路有利地形，在这里堵截敌人！”

“是！坚决堵住敌人，决不让一个敌人从我们这里跑掉！”班长邵作成应了一声，带着全班向公路奔去。

这里离云山有15公里左右，一条路从云山城伸出来弯弯曲曲通向南方，班长看了一下地形，命令全班迅速在公路两侧挖工事，战士们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一名战士边挖边问旁边的战士：“你知道咱们打的是什么敌人吗？”

“知道，听说是美国的‘王牌师’”

“什么‘王牌’‘王牌’的，过来就叫他成为‘死牌’！”另一名战士插嘴说。

“快点挖，不要轻敌，没有工事是顶不住敌人的！”班长催促着大家。

还没等工事挖好，前面的山弯处就闪出了明亮的车灯光，汽车、坦克、装甲车一辆接着一辆地翻过山开了过来，这是一股逃出志愿军包围圈的美伪军。4班战士们面对一长队敌人，心里还真有点紧张。战士们屏住呼吸，趴在掩体里紧盯着开过来的敌人的车队。敌人的车队越来越近了，当先头的坦克开到离这个班几十米的地方时，突然向志愿军这个班轰轰打了两炮，接着机枪向志愿军战士猛烈地扫射，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

“快爆破，把他炸掉！”班长命令爆破组。

一名战士猛地跳出去，冲向敌坦克。可他冲到跟前，又迅速折返回来。美国鬼子的这辆坦克隆隆地开过来。他向班长说道：

“坦克上有五角星，分不清是敌人的还是我们自己的。”

这时后面敌人的车灯照在前面的坦克上，一名战士喊到：“那五角星是白的！正是美国鬼子的坦克。”

话音刚落，爆破组长范吉太拿起爆破筒，猛地向正开过来的一辆装甲车冲过去。只见他的影子在装甲车跟前一闪，随后轰隆一声爆炸巨响，装甲车瘫痪了。后面的汽车、装甲车、坦克仍拼命向前开，他们加大油门，想跑得离云山城越远越好，逃出这个死亡之地。一声爆炸，后面的汽车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猛地撞到了装甲车上，一辆接一辆的撞在了一起。车上的敌人被撞晕了，还没清醒过来，志愿军战士们的子弹、手榴弹就向他们打了过来。敌人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志愿军，有的跳下车弃车而逃，有的跳下车直往车底下钻，有的趴在公路边的沟里开枪顽抗。

后面的敌人见打他们的志愿军火力虽猛，但范围很小，便立即组织了反扑。4班战士们依托工事向敌人猛打，副班长赵顺山抱着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封锁着公路，敌人几次反扑都被压了下去。这时，赵顺山机枪的子弹打光了，他赶忙去换弹夹。突然，停在他身边的汽车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猛地一回头，只见从车内跳下一名美国鬼子，哇啦叫着向他扑了过来。这名美国鬼子可能是被打懵了，忘记了自己手里卡宾枪还能射击，他把它扔到一边，伸开毛茸茸的大手去抓赵顺山的枪。这时，又有两名敌人从车上跳下来，向赵顺山直奔而来。在这紧急时刻，战士于世雄和腿部负了伤的田有福见状猛地从工事里跳出来，冲上去一人抱住一个敌人，同敌人扭打在一起，滚进了散兵坑里。3个人同敌人展开了生与死的搏斗。赵顺山紧握住机枪托，和敌人叫着劲，面前这个美国鬼子两眼喷着蓝光，恶狠狠地抓着机枪不放。赵顺山没有这名敌人个子高、力气大，体力渐渐有些不支。他想，一定想法子制服这名美国鬼子，不然他抢去机枪可就糟了。正想着，身高马大的美国鬼子

抽出一只手，抡起巴掌向赵顺山打了过来，赵顺山猛地一闪，敌人的手打在枪托上，赵顺山顺势用力一拉，来个顺手牵羊，这个家伙一个趔趄，跌倒在散兵坑里，四脚朝天，但两手仍抓住枪不放。没等赵顺山再用招，这家伙松开一只手去掏手枪。赵顺山用力抓住他掏枪的手不放，两人撕打在一起。美国鬼子凭着力气大，狠命地摔开赵顺山的手，把枪掏了出来，赵顺山这下可急了，抱着敌人在地上打开了滚。一下子滚到了于世雄和另一名敌人扭打的身边，他赶忙喊了一声：“于世雄！快把手枪抢过来！”

正在和另一名敌人撕打在一起的于世雄听副班长这么一喊，从与敌人搏斗中抽出一只手，向赵顺山搏斗的这名敌人用力击，打掉了敌人的手枪。赵顺山顺势抢过了被打掉的枪，对准了敌人的脑袋。但就在这时，和于世雄搏斗的敌人有了掏枪的机会，向于世雄开了一枪，于世雄受了重伤，但他仍死死抓住敌人不松手。和敌人上下翻滚撕打着。

赵顺山对准敌人一勾扳机，可枪没响。这时，于世雄正巧翻到上面，赵顺山看到他身后的小尖镐，急中生智，使劲一按下面的敌人，猛地跳起，一转身从身上抽出小尖镐，这几个动作，那样敏捷，那样利落，几乎是在一秒钟内作完。他身下的敌人也突然要跳起来，还没等他站起，赵顺山已举起小尖镐，照准刚要扑向他的敌人脑袋刨了下去，敌人顿时脑浆迸裂见了上帝。

消灭了一个美国鬼子，3对3的局势变成了3对2，赵顺山跳过去，与于世雄搏斗的敌人见状不妙，慌忙用力推开于世雄，抱着脑袋掉头就跑，赵顺山举着小洋镐紧追几步，朝着他的脑袋刨了下去，这一下力气可真不小，穿过这家伙的手，8寸长的镐尖直刨进了敌人脑袋里。

接着，和另一名志愿军战士撕打的敌人还没来得及松开手逃跑，脑袋便开了花。

这时，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主力部队上来了，围住公路上逃跑的敌人一阵猛打猛冲，逃出来的这股敌人全部被消灭。志愿军封住了敌人企图逃跑的一个口子。

## 抢渡清川江

1950年11月25日黄昏，志愿军强大的西线兵团乘仍然骄狂的向北进犯的“联合国军”立足未稳，出敌不意地发起了反击。于新兴洞、苏民洞一带给美军第2师、第25师以重创，在德川、宁远地区分别围歼南朝鲜军第7、第8师大部及第6师一部。战至27日，“联合国军”见志愿军形成了对其三面攻击态势，全线动摇，纷纷南涉清川江溃退。志愿军按照既定部署，以一部兵力向纵深穿插，断敌退路，主力从三面向敌压缩，向敌挺进追击。准备与敌在清川江畔西起新安州，东至军隅里、价川，南至龙源里地域展开了激烈的围歼战。

“联合国军”为了阻止志愿军过江，在江北个别要点继续留下部分敌人抵抗，在江南沿岸组织了防御，企图阻止志愿军的追击，掩护主力南逃。为了完成追歼敌人的任务，志愿军决心抢渡清川江。

清川江，是朝鲜北部的一条大江，江面宽阔，朝鲜的11月末，已是隆冬季节，两面濒海的朝鲜半岛，寒冷的海风将半岛北部凝成了一个大冰砣，清川江已开始封冻。天空飘着清雪，某部3营顺着山谷，踏着冰溪，向江岸急

进。他们奉命担任左翼渡江先遣营，为后续部队顺利过江打开通道。

部队在暗夜中攀崖越岭，战士们呼出的哈气在队伍上方形成一道长长的白色雾带，向上升腾，又冷凝成霜，挂在战士们的帽子上，背上，嘴巴上，一个个像披上了一件件素纱。队伍中没有一个人讲话，只顾一个跟一个的向前奔袭。快到江边了，听到了前面激烈的枪炮声。营长知道，这是7连同江边的敌人在继续战斗。

7连本来是担任渡江前哨连的，不料刚到江边，敌人在这个渡口安下了一个钉子，一股敌人在这里的一个高地上坚守，狙击志愿军过江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立即决定，7连迅速消灭这股敌人，保证部队按时渡江。三营在7连掩护下，抢渡清川江。

部队顺着枪声走的更快了，快接近江边了，枪声稀疏下来，营长紧张得神经松了下来。他判断，7连已完成了消灭江北敌人的任务。

7连扫清了江边的障碍，三营顺利赶到了江岸。

在炮火遮得昏黄的下弦月下，三营长在江边察看着江面，江边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战士刚才在急行军中出了满身的汗，被刺骨的寒风立刻吹透了，感到身上冰凉，一些小战士嘴唇冻的合不拢，牙齿打着咯咯。但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恨不得插翅飞过江去，消灭对岸的敌人，保证大部队顺利过江。

寒风下，数十公尺宽的沙滩上被白雪覆盖着，江边有几米宽已是冰凌，但江心处，仍是激流滚滚。借着月光，可看见江对岸白白的冰岸，远处绵延的群山，山后面，不住地闪出一道道红光，闪光过后，炮弹嗖嗖地在3营战士们的头上掠过，一颗颗炮弹越过清川江在3营身后远处爆炸。

营长下达了准备渡江的命令，战士们迅速隐蔽地向江岸移动，有的已下到江中。忽然，几颗炮弹落到了江岸和正前方的江面上，掀起的泥土和冰水落在志愿军战士们的身上。显然，对岸的敌人发现了要过江的志愿军部队。

“赶快渡江！”

随着营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一线排开，涌入滔滔的冰水中。由于情况紧急，加上全副武装，战士们来不及脱掉身上的着装，穿着棉衣跳进了冰水中，齐胸深的江水，不一会就将棉衣湿透了，坠得人迈不动腿，冰碴顺着脖子灌进身里，但战士们全然不顾，拼命地向对岸游去。

这时，敌人的炮火更猛了，炮弹不断在江中爆炸，掀起一个个高大的水柱，敌人的机枪也狂叫起来，喷吐出一道道火舌，子弹打在江面上，泛起一片白涟，有的战士倒在江中，再也没有起来。江中的志愿军战士们举起武器向对岸还击，加快向对岸冲去。一发炮弹在江中爆炸，涌起一个浪头，将一名机枪手打了个趔趄，他向后一仰，双手一滑，机枪掉入江中，旁边的班长一把手扶住他，又一个猛子扎进水中，好半天才从水中冒出来，两手举着机枪，又向对岸冲去。

“同志们，冲过江去就是胜利！”干部战士们互相鼓动着，喊着。炮弹夹着冰块劈头盖脸地向下砸，战士们直管向对岸冲。一块大冰块落下来，砸在战士小丁的肩上，他一下没站住，被急流卷了下去，他身边小王猛向前一冲，一把抓住了他，小丁站稳了。

“怎么样？”小王问道。

“没关系”小丁应了一声，他们肩并肩向对岸冲去。

刚接近岸边，战士们就像江中的巨浪向岸上卷去。敌人在岸上构成了一道火墙，炮弹不断地在战士们的身边爆炸，子弹像雨点般袭来，战士们全然

不顾。战士因棉衣被江水浸透，上岸后两条裤腿不一会就冻成了冰筒，跑动十分吃力，战士们干脆就往下一蹲，将裤腿折成了两截，在寒风中赤着半截腿向敌人发起了冲锋，像猛虎下山一般，向着敌人的坦克、顺着敌人打炮的火光冲去。由于枪刚在江中浸过水，上岸后冷风一吹，立刻结了一层冻，许多枪冻住了，枪栓拉不开。这时，一名战士喊了一声，“往枪上浇尿！”这一招果然解决了问题，战士们向敌人猛烈地射击，一排手榴弹投向敌人。

江边的敌人被这勇猛的行动打得惊慌失措，慌乱地四处逃窜。在山腰上，敌人依仗占据有利地形，一挺机枪以密集的火力封锁着上山道路，有两个班冲了两次，都被打了下来，压制在山脚下路边的小沟里。

“六炮，立即将这个火力点打掉！”连长命令道。

炮班立即架好炮，准备向敌人射击。可是，炮弹盒子也被冻住了。副班长在焦急中，伸手摸起一块石头砸开了炮弹盒子。炮手们凭着经验，在黑夜里，瞄准敌人的机枪。

第一发炮弹打出去了，但炮弹打到山后面去了。连长按住焦急的心情说：

“别急，打准点。”炮班又一连发射两发，最后一发正打中敌人的机枪，打掉了这个火力点。

冲啊，步兵们在敌人火力点被打哑的一刹那，杀入了敌人的阵地。

江边战斗越来越激烈，四处都在燃烧，大火照亮了夜空，浓烟滚滚，枪炮声震荡着山谷，炮弹和曳光弹划破夜空。敌人在火光中到处乱窜，车辆前挤后撞，乱作一团，有的汽车翻进沟里，被砸伤的敌人在哀叫着，敌人被打得狼狈不堪。

清川江被突破了，志愿军后续部队一批批渡过清川江，向被围之敌展开了围歼大会战……。

## 奇兵天降武陵桥

降仙洞，38军指挥所里，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军长梁兴初，仍显得精力十分充沛。他站在墙上一大幅画着大红箭头的地形图前，紧锁着眉宇，在地图上用铅笔画着。不一会，他的铅笔落在了地图上的德川几个字上，用力画了一个圈，左手使劲一砸，转过身来，目光落在他身后的军侦察科副科长张魁印的脸上，问道：

“小张，敢不敢往敌人里面插？”

“有啥不敢呢？”张魁印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军里决定从敌军接合部插入敌后，包围集结在德川的伪7师并一举歼灭之。敌人现在是只顾前进，在他们两支部队之间的结合部是有空子可钻的。你的任务是带领军先遣队，从伪第7师和伪8师的结合部插入敌后，进一步了解情况和破坏道路。只要勇敢机智地插到敌后，就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下一半就看你们如何见机行事了。你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能！”张魁印满怀信心地说。

刘西元政委接过话，说道：“你们的任务很光荣，但又是很难巨的。你们出去就是我们的耳目，共产党员一定要起模范作用。你们是独立自主作战，一定要掌握好队伍。”

“好，回头江副军长具体布置你们的行动。”军长政委提了一些具体要求后，忙着布置其它工作去了。

江副军长走到沙盘跟前，向张魁印作了具体的交待：“这次任务很重要，它关系到发起攻击之前我们的决心和部署。你们的具体任务，一是报告沿途的敌情、地形，二是部队向德川发起攻击后，要插到德川南面的武陵里，破坏桥梁，阻敌南逃北援。”说着，江副军长指着军用地图说：“武陵里西傍大同江，有一条支流横跨由南通往德川的公路。那里有一座公路桥，你们需在26日早8点炸掉这座桥，估计那时候受到攻击的敌人可能南逃，北上的敌人可能增援，在这时炸桥，才有利于保证军主力全歼德川之敌。”

“你们要穿插的路线，大部在敌占区，有的地区敌人有严密的警戒，在行军时，尽量不要走山顶和山脚，山顶敌人警戒多，山脚多是敌人的宿营地，你们要在山腰中插过去。军里给你们配备电台一部，随时与你们保持联络。”

张魁印目不转睛地看着地图，认真地听着副军长交待的每一个字。副军长交待完了，张魁印望着副军长信心十足地说：

“请军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张魁印个子不高，但年轻精干，办事善于动脑筋。38军入朝后，在打第一次战役时，他就带领一支先遣队充当穿插部队的先锋和尖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江副军长见他胸有成竹的样子，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今晚能渡过大同江吗？”

“如果不发生意外是可能的。”张魁印回答。

“要记住，你这次带的先遣队不是一两个班，而是三百多人，队伍很大，带的器材也很多，穿过敌人的前沿不是件容易的事，会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况，要果断、沉着、机智，一旦和敌人遭遇，被敌人发现，有伤亡也要想办法过去！”副军长停了一下，最后说：“实在过不去的话，也要打一下抓个俘虏回来！”

张魁印见军首长这么一说，感到军首长考虑的太周密了，也感到这次任务光荣和艰巨。他坚定地说：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夜幕降临了，张魁印带着320多人的先遣队上路了。队伍中有步兵和工兵，还带了朝语和英语翻译，另外还有朝鲜平安南道内务署及其属下的几位署长和副署长，来担任他们的向导和联络员。先遣队员们臂上扎着白毛巾，在他们通过与敌人对峙的阵地时，志愿军最前边的一个团以枪炮声掩护他们。敌人的炮弹和志愿军的炮弹在敌我双方的阵地不断地爆炸，曳光弹不断地从队伍中的头顶上飞过。113师侦察科长周文礼带着一个尖兵班走在前面，在一个山脚下，他们发现几颗被砍倒的树横在路上，周文礼断定，这是敌人设的路障。张魁印听到报告，马上带领队伍绕到我方阵地前的一条山脚处，滑下陡坡，利用山脚下面的树木和深草隐蔽，悄悄地接近敌人前沿。

前面是座高山，山顶上可见点点篝火，清晰地听到敌人挖工事的丁丁当当的响声。透空望去，山半腰处敌人设置了道道铁丝网。山上战壕里的敌人来回走动。

“这里离我军阵地不远，看来敌人防守还挺严密，怎么办？”周文礼爬在铁丝网前，焦急地注视着前方的敌人。忽然，一块乌云遮住了月亮，大地一片漆黑，周文礼一阵高兴，迅速和几名战士一起用身体拱起铁丝网，向后一个暗号，队伍迅速鱼贯而入，猫着腰轻巧敏捷地进入了敌人防区。这样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连续通过了三道铁丝网，进入了一片树林中。

队伍急速行进，翻过山岭，上了公路。公路直通古城江渡口。走这条路

是一条最近最省力的路。周文礼想到，兵不厌诈，夜间敌人难以分清敌我，特别是在敌人防区内，敌人不会想到志愿军这么大的一支队伍会进入这里，干脆沿公路前进。

队伍变成了两路纵队，装成南朝鲜兵的样子，倒背着枪顺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前进。

忽然，前方山弯处亮光一闪一闪，由远而近。一辆汽车开过来了，战士们心情十分紧张，手不由自主地扣住了手榴弹拉环，低着头默默地前进。

汽车与队伍擦肩而过，谁也没理睬谁。周文礼长嘘了一口气：“好紧张啊！”

经过这一幕，张魁印和周文礼他们胆子更壮了，越深入敌后，敌人就越麻痹，必需利用夜暗，迅速到达古城江，渡过大同江。他们带着队伍一路小跑，接近了古城江山城。

“据说这里有个水下桥，渡口到底在哪？”周文礼决定派人进城找一位向导。

“据侦察，这里驻有守卫渡口的伪军，你们一定要小心。”周文礼向3班长交待。

3班长带领一个班摸进了城镇边的村子。他们刚一进街里，便引起了一阵狗吠声，有的屋子里点起了灯。3班长他们立刻贴着墙向前摸进，走到一所房子前。正在这时，房门“吱呀”一声开了，从屋里出来了一个睡眼惺忪的人。看来，他是在睡梦中被狗吠声吵醒，顺便出来解手的。他迈出门对着当街就解开了小便，在朦胧中看见房子根处有人，他愣愣地望了一会儿，转身就往屋里跑。3班长随后跟进了屋。敌人见全副武装的志愿军进了屋，惊慌中有的穿衣，有的连忙抓枪。3班长端起冲锋枪打了几个点射。吓得敌人缩成一团。

这时，枪声惊动了村里的敌人，他们迅速跑出来，向北山跑去。侦察队不与敌人恋战，乘势抓了两个俘虏，又带来了3个老百姓。查明渡口的位置，周文礼命令1排占领江面渡口一侧的小高地，掩护部队到了江边。

江边的敌人并没因村里的枪声紧张起来，3、4个伪治安员若无其事地倒背着枪沿着江边晃来晃去。还有几个伪军在屋前围成一圈，看样子赌兴正浓。

周文礼他们离他们不远，让联络员故意用朝语说：

“休息。脱鞋脱袜，准备过江。”

敌人仍在专心地做他们的事，完全以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人要过江。但是，周文礼知道，如果找不到水下桥，就会露出破绽，敌人一旦识破，就不能顺利过江，若敌人发现这么多人过江，便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先遣队下步的行动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影响任务的完成。

有丰富侦察经验的周文礼不慌不忙，弯下腰来，借着月光，看见水面上一道波光粼粼，他高兴极了，“对，就在这，这就是水下桥。”

原来这条江上有一座桥。后来桥被敌人炸掉了。人民军从平壤后撤时，修了这个水面下桥。说是桥，并不是搭成的，而是用草袋子装上沙石在江中垒起来的一条路，既可走人，也能通车。

先遣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顺利地渡过了大同江，实现了在夜间渡过大同江的第一步计划。

夜深了，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刚才过江，战士们的棉衣全湿透了，这会棉裤被冷风一吹，冻成了一个冰筒，贴着肉冰凉难受。战士们趁着暗夜顺着

路急奔，跑了两三里路，到了一个小村子旁，队伍在村子一侧通过。军侦察队的一班长进了村，想找一名向导，不料在村口遇到了敌人，敌人在慌乱中拿枪，一班长端枪就朝敌人一梭子，同敌人对打起来。侦察队见状，迅速组织向敌人还击，打得敌人四散奔逃。这时，张魁印说了声：“不能恋战，迅速前进！”他对照了一下地图，带着队伍继续猛插。一气跑了四、五个钟头，刚转过一个山弯，前方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尖兵班又和敌人遭遇了，被敌人压在了公路下。张魁印和周文礼判断，看来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如果不马上摆脱敌人，后天上午炸断武陵桥的任务就难完成了。他迅速带领队伍边打边撤向山里。

太阳出来了，先遣队进入了山林中，张魁印向军首长报告了沿途侦察的敌情。军首长对他们果敢的行动给予了表扬，命令他们继续执行下步任务。张魁印立即命令侦察排长郭永泰带领一个排，爬上一个陡坡，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吸引敌人火力，掩护部队撤向左边的大山，绕路前进。

部队快速消隐在山的后边，侦察排边打边撤，追上了队伍。

天渐渐亮了，不一会，太阳像一个大火球一样从东边的山上露出来。朝霞洒在先遣队员们的身上，发出亮晶晶的光。在一片楠木林里，张魁印命令部队休息。战士们把干粮放在石头上，让太阳晒化一层，啃下一层，津津有味地吃着早餐。张魁印拿起报话机的话筒，向军首长报告了先遣队的位置。军首长指示说：“你们取得了第一步成功，为全军的行动起了很大作用。”并令他们继续前进，完成预定的炸桥任务。

张魁印打开地图，和周文礼等指挥员商量了一下下步的行动。张魁印说：

“这里离武陵里还有 140 多里，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战斗，已经十分疲困了，而且敌人又发觉了我们，这样往前走就更有困难，但是……”他抬头望了望大家，看到全体队员个个精神抖擞的样子，他提高了话音：“……我们必须冲破一切困难，我相信我们一定做得到。刚才电台收到军指挥所的命令，要我们按时完成任务，我们一定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

张魁印和大家简单研究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作了简短的动员，又立即带领干部们爬上高处，观察行进路线。大家向山下望去，一条南北公路横躺在山下，公路上敌人的汽车来来往往，远处的村庄，隐约可见拿枪站岗的敌军。山下到处是敌军，找个缝隙，在大白天插过去，实在是太难了。弄不好被敌人发现，将影响下步任务的完成。张魁印对大家说，我们只好养精蓄锐了。

战士们晒着太阳，消除着一夜的疲劳，在树林中隐蔽着。张魁印躺在地上，眼睛望着天空。太阳好像一动不动似的，张魁印感到这一天过得太慢了。他一会看看表，一会看看太阳，战士们知道，这会儿他比谁都着急。好不容易等到太阳快贴近西山头了，张魁印带领队伍，按照勘察好的路线，披着太阳的余辉上路了。

队伍在长满荆棘的山林里穿行，荆条抽打着战士们的脸，棘刺划破了战士们的衣裳。有的地方灌木太密，战士们只好用柴刀砍着前进，地上满是枯枝烂叶，枯叶下盖着烂泥，一脚陷进去有时拔不出来。

一直走了 4 个多小时，总算出了这片林子，先遣队爬上了一个山梁，战士们像走出了笼子，脚下感到轻松多了。天上繁星点点，隐约见到远处村庄的灯光。忽然，北边轰轰响起了爆炸声，可看见山那边炮弹爆炸的闪光。战士们不约而同地小声说道：“德川打起来了！”

这时，张魁印心里更焦急了，走了 4 个小时才走了 20 多里，像这样的速

度，明天上午8点完成炸桥任务就会落空。炮声响的越紧，他心里就越着急，恨不得带着先遣队飞越过山岭到达武陵里。他带着部队加快了速度，沿着道路急进。

走着走着，前方黑乎乎一片，隐约听到村里的狗吠声和妇女小孩的哭叫声。尖兵班向张魁印报告：“前面是一座村庄。”

“村里可能有敌人，尖兵班搜索前进！”张魁印命令道。

“干什么的？”突然前方传来一声喝问：

“国军！”随尖兵班行动的朝鲜干部立即应道，“有事找你们的长官。”

“好，好，我带你们去。”这家伙信以为真，点头哈腰地在前边带路。

这家伙将尖兵班带进了村伪政权办公室，刚进屋，一打电灯，屋里的敌人个个目瞪口呆，吓傻了眼，乖乖地交了枪。

先遣队顺利地通过了村庄。队伍一路小跑，翻过一座座山，直抄近路，来到了仙游峰脚下。

张魁印打开地图，捂着手电筒对照了一下地图说：“绕过这座山峰去武陵里，看来时间不够用了，必须找一名向导，从这里直插过去，才能保证按时到达位置。”

张魁印和朝鲜内务府的同志向着一座独立房屋跑去。屋里，住着一位老大爷和一位小姑娘。朝鲜同志向老大爷说明情况，小姑娘抢先说：“我给你们带路。”

老大爷笑着对小姑娘说：“你行吗？”然后对内务府的同志说：“好吧，我也去，这条路我熟悉。”

“阿爸吉，太感谢您了。”张魁印握着老大爷的手激动地说。

老大爷和小姑娘走在队伍的前面，带着队伍沿着崎岖的盘山小径，向1100公尺高的仙游峰爬。天大亮了，队伍爬到了山顶了。战士们向山下望去，兴奋地说：“看那就是武陵里。”

山脚下，一个30多户人家的村庄，向山坡上升腾着炊烟。村西不远处一座钢筋水泥公路大桥横跨在两山之间，桥长100多米，桥下河不宽，一条白白的冰带在山谷中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离此桥不远处，还有一座和公路桥并行的铁路桥。张魁印看着周围的地形，从心里佩服志司和军首长的英明。这里地势险要，卡断这两座桥梁，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就难以越过这道天然障碍了。

先遣队一天两夜闯过了敌人道道关卡，终于到达了位置。张魁印一边命令在山上的几间小茅屋里开设指挥所，向军首长报告情况，一边组织战斗。

大桥上，有伪军在游动着。听老百姓说，原来这座桥由“联合国军”看守，前两天才换上伪军。看来敌人不曾会想到，志愿军会插进他们屁股后面200多里来炸此桥。

“老周，你组织掩护，我带人去炸桥！”

“我去炸桥，你来掩护。”

两人争着去完成更危险的任务。

“好吧，我掩护你去炸桥，作你的预备队。”周文礼让步了。

张魁印带着炸桥组，隐蔽地接近公路桥，以突然勇猛的动作向守桥的伪军发起了攻击，不费力地全歼了守桥的伪军。迅速在大桥上安放了炸药。他们刚刚撤离，只听轰的一声，大桥被炸断了。张魁印看了看炸药爆起的浓烟，又低头看了看手表，手表指针指在7点50分。他带领先遣队按规定的时



前 10 分钟，胜利地完成了炸桥任务，他站起身来，望着战士们，望着村里前来欢迎他们的老百姓，脸上露出了笑容。

张魁印带着炸桥的队伍刚离开大桥。南面就开过了 5 辆送弹药的汽车。汽车还没到大桥跟前，北面又轰隆隆地响起了坦克马达声，从德川被志愿军打得丢盔弃甲的“联合国军”逃过来了。先遣队占领有利地形，击毁了先头的车辆，展开了激烈的狙击战。这时，军长命令先遣队，继续执行新的穿插任务。

张魁印为军首长对他们的信任感到十分自豪，他命令先遣队全部换上美式服装和武器，向新的目的地前进！

## 直捣军隅里

经过连日激战后，“联合国军”由清川江北岸撤至安州，准备经肃川向平壤撤退。美第 9 军撤至军隅里价川，准备经三所里或龙源里向顺川方向突围。

太阳跳出了山峦，353 团经过了一夜的追击，到达了凤泉里地区，团长命令 2 连，迅速沿山间小路搜索前进。2 连接受命令后，披着晨光，迅速越过十几个山头，到达了一个山岗上。往前远望，视野顿时开阔了，山前是一片空旷的原野，白皑皑的一片。山脚下，一条直通军隅里的公路躺在那里。这里没有炮声，硝烟味也没有了，2 连长判断，他们已插到了敌人的后面。这时，战士小李气喘嘘嘘地跑到副排长张富贵面前说：

“副排长，这回咱们可来着啦，美国鬼子躺在公路旁黄糊糊一片，正在睡大觉呢。”

原来，这是一股溃退的敌人，正在那里睡觉，脑袋露在鸭绒被套外面，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还有一伙围坐在山跟砖窑旁边烤火。这股敌人，足有一个营。美军在白天放心地睡大觉，认为志愿军武器装备差，白天不敢向他们进攻，而美军在白天作战有飞机壮胆。

“副排长，打吧！”

“我们先冲下去揍他一顿！”

战士们要求排长下命令带领他们冲下山去。

“别急，连长他们快上来了，没有命令绝对不许开火！”张富贵制止了急欲消灭这股敌人的战士们。他想，这股敌人有好几百，一旦惊动了敌人，光靠自己一个排不但不能全歼这些敌人，而且会影响整个歼敌计划。

连长上来了，简短地进行了布置，随后下达了冲击的命令。

战士们像下山的猛虎，向敌人冲去，手榴弹嗖嗖地冒着烟飞向敌人，在敌人群中爆炸；山上的机枪喷吐着火舌。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打得懵头转向，有的在睡梦中就被炸飞上了天，羽绒和棉絮被炸得满天飞舞。有的来不及钻出来被鸭绒被裹着在地上乱滚，没被打死的和受伤的敌人连哭带嚎地丢下一切只顾逃命。这时，敌机飞来了，尖叫着向志愿军俯冲扫射。

“扔掉伪装，咬住敌人！”连长命令全连战士。战士们按照连长的命令，边跑边丢掉伪装，加快速度，穿过烟火，奋勇地冲入敌群，和敌人混战在一起。天空中的敌机再也分不清敌友了，俯冲，拉起，再俯冲，再拉起，在空中瞎叫着，不敢往人群里投弹。志愿军战士紧紧尾追敌人，边打边追，敌人的尸体丢弃一路。有的敌人嫌自己跑得慢，甩掉了鞋子，光着脚跑。张富贵

紧紧追上一个美国兵，在后面喊了一声“哈罗！”

这名美国兵回头一看，我的妈呀，中国志愿军的枪口正对着他。他吓得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脸色苍白，直打哆嗦。

“Hands up！”张富贵一边喊，一边用手指了指后边，这名美国兵看到后边集中了一群美军俘虏兵，知道张富贵不会枪毙他，连连在胸前划十字，嘴里咕哝着高高地举起手站起来向后集合去了。

2连一直追到价川江。江两岸封了冻，江心水还在流。敌人的炮弹打在江中，冰块和水冲起十几米的水柱，敌人用火力拦阻志愿军。

张富贵带领全排冲在前面，见到敌机已把他们和全连隔开了，他果断地命令道：“冲过江去，不让敌人逃掉！”

30多个战士随着他冲进江中，边过江边向冰上的敌人射击，敌人有的倒在江水中被江水卷走了，有的倒在了冰面上。张富贵他们蹚过了冰冷的江水，逼近了逃跑的敌群。可这时他们的棉衣刚浸过水，两条裤腿冻成了两个冰筒，跑起来十分吃力，张富贵他们边跑边把棉裤甩掉，在后面追打敌人。许多敌人被迫得实在跑不动了，坐在地上举起双手，有的干脆躺在地上装死。

张富贵带领他们全排始终冲在最前面，一直逼近了军隅里。军隅里是定州到满浦铁路线上的枢纽，又是联接泰川、博川、德川、顺川的各条公路的交点。是“联合国军”后方的供应基地。美第八集团军在这里聚积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装备，构筑了储备粮食和食品的仓库群，美军一个师部和美军一个团溃退后在这里刚驻下。

353团逼近军隅里后，奉命向军隅里攻击。第3营担任了突击队，从东北侧向军隅里攻击。这时，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

8连1排在排长带领下，悄悄地摸进了军隅里镇边的小村子，占领了村边的三座山头。这三个山头，居高临下控制着军隅里镇子中部，美军发现山头被占领后，50多名美军向山头进行反击，8连1排连续打退了敌人3次进攻，敌人见攻取无望，便向后退去。一排紧追着跟进了军隅里，拦腰截断了镇中的南北大街。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街巷战。

在一座白色的楼房前的方形大院子里，这是整个镇子的最高建筑物，院内停着十几辆卡车和吉普车，看来这里是敌人的指挥机关。1排长杨洪礼带领全排冲进大院，这时，敌人占领了楼顶，向1排猛烈地射击。1排战士们敏捷地冲进楼内，楼内的地上，手枪、钢盔、望远镜、照相机、各种纸片等物品扔了一地。战士们消灭了楼内的敌人，院内有几辆汽车刚刚发动，志愿军就冲了进来，敌人便弃车逃走。

这时，一个战士报告杨排长，北面的敌人正顺着大街南撤。

“卡住他！不能让他跑掉！”杨排长果断地命令道。

1排的战士们迅速占领街中央两侧的有利地形，向溃败下来的敌人猛烈射击。敌人拼命向他们这边冲，企图冲过大街。1排以机枪、手榴弹在街中央形成一道火墙。他们边打，边在敌人身上搜集子弹、手榴弹，用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敌人不能前进一步。

打着打着，又有一队汽车，从大街上开过来，排长命令1班迅速插过去，向车队一阵射击。汽车后尾的一辆坦克见前面的汽车挨了打，慌忙向路边窜，企图绕过汽车逃走，慌乱中一头栽进深沟里，炮筒子插进了地里大半截子，翘着屁股直哼哼。

在1排的阻击下，3营后续部队冲进了军隅里大街，这时天已大亮，一

夜之间，夺占了军隅里，俘敌百余人。由于敌人事先有准备，加上夜间战斗，敌人大部分乘装甲车逃走，有的敌人逃到周围的山上。

江南岸柑子山上，敌人占领了阵地，不断地向军隅里街区打炮，该高地靠近军隅里，炮火能直接控制军隅里。对街内的志愿军十分不利。3营长胡家恒向团长请求，要带领全营打过江去攻占柑子山，解除敌人的威胁。353团团团长同意了3营营长的请战，命令3营攻占柑子山。

然而，3营组织了几次冲击都没能冲过江去。美军却出动集群坦克，沿公路向江北岸攻击，企图夺回军隅里。胡营长立即组织机炮连沿江防御，指挥两具九火箭筒和仅有的13发火箭弹，等到敌坦克接近时突然开火，接连击毁了美军5辆坦克，敌人以坦克向江北的冲击被打退。

地面进攻被打退后，敌人的飞机又向刚占领军隅里的志愿军疯狂攻击，几十架飞机不断俯冲投弹，见到地面目标就投弹扫射，飞机的肚皮几乎擦到了房顶和树梢，冰面上打起一串串白烟，被打得冰块乱飞。3营长正在指挥作战，一发子弹打在左腿上，鲜血直流，他望了望天空，身边的机枪正向俯冲的敌机射出一排排子弹，敌机仍上下翻飞，十分猖狂。白天敌机发挥空中优势，增大了志愿军攻击行动的困难，胡营长只好命令部队隐蔽。

胡营长正考虑下步的攻击行动，忽然，一名战士气喘嘘嘘跑过来报告：“一群美军正沿江边向我们这边溃退下来。”

胡营长拿起望远镜向侦察员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约有1个营的美军像炸了营的羊群沿着江边向这边溃败，这股敌人显然是吃了败仗，被志愿军撵过来的。他们大部分是黑人，个个装具不整，有的没有了帽子，有的脱掉了鞋，有的连枪也不要了，空着手谁也不顾谁只顾向这边跑。天空中还有4架飞机在他们的头顶上为溃逃的美军壮胆，在他们的头上随着他们飞。

胡营长立即命令3连和机枪连占领前面江边的两个高地，堵住敌人。

3连和机枪连刚占领江边的高地，溃败下来的敌人就跑过来了。3连和机枪连的步机枪猛烈向敌人射击。这下敌人可被打转了向，刚才还庆幸自己逃得快，跑在了前面的美国兵，随着枪声见了上帝。没被打着的美军马上向后窜，后面的赶紧卧倒。美军被1营的火力压在江边不敢抬头，1连的部分战士冲下高地向美军冲去。

这时，天空突然出现了二、三十架飞机，在空中保护着溃逃的美军，向志愿军阵地投弹，向冲下高地的志愿军扫射，不让志愿军接近江边的美军。

“冲上去，接近美军！让他们的飞机不敢射击！”志愿军指挥员命令战士们。战士们以敏捷的动作，一会卧倒，一会跃起，在敌机的炸弹、机枪弹雨中穿行，有的战士棉衣被汽油弹打着了，就迅速在地上打几个滚或跳入江中淹灭，起来继续冲击，有的干脆脱掉着火的棉衣向敌人冲去。江边上来回乱窜的敌人被志愿军的勇猛行动吓的屁滚尿流，纷纷跪倒在地，举起双手。因为美军和志愿军混在一起，天空中的敌机不敢向人群中投弹扫射，只在天空中上下盘旋着。志愿军战士们从江边押回了100多名俘虏。

但可恶的美国飞机，在志愿军押着俘虏到一个小村子里隐蔽时，6架美军轰炸机发现了村里的目标，它瞄准小村子，轮番向小村子里投弹，把携带的所有的炸弹都倾泻在了这个小村子里，一会功夫，村子被夷为平地，志愿军和押解的俘虏大部被美军飞机炸死炸伤。

再说美军这个溃逃下来的营没被抓住的，在空中飞机掩护下，向军隅里镇子逃去。正在军隅里街内打扫战场的2营看见向这边逃来的美军散兵，立

刻冲出镇子，向沿着一条大沟逃过来的美军迎头冲去。敌人被封在土沟里，前面的已被机枪打倒了一排。后面的慌乱地向沟壕沿上爬，向稻田溃散。

山岗上的机枪在吼叫，志愿军战士们在呐喊，从三面向这股溃逃的美军围过来，这股美军不知向哪里逃才好，有的干脆躺下装死，有的跪在地上哭嚎着。脚腿快的跑过了冰面跳入江中，侥幸逃到了对岸。

天渐渐黑了，江对岸敌人的汽车、坦克等车辆仍在轰鸣，看样子敌人在部署逃跑。敌人的机枪哒哒地响个不停，信号弹不住地腾空而起，天空中时不时地升起一颗颗照明弹，照得江面通亮，敌人被打得惊恐万状，生怕夜间志愿军打过江，进行着严密地防范。

江这边，志愿军第40军118师后续部队已陆续进至军隅里地区，准备向敌人发起新的行动……。

### 活捉美军黑人连

志愿军在清川江发起反击以后，清川江以西“联合国军”除美军第24师于26日向郭山前进外，其余各部均停止于原地与志愿军对峙，志司考虑到已在德川、宁远地区打开了战役缺口，并鉴于战场局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为了迅速发展胜利，即于11月26日下午发出命令，命令位于清川江以西各军立即包围歼灭敌人一部，积极抓住当面之敌，不使其逃。命令第39军作局部反击，求得歼敌一部，牵制美25师东援，保障志愿军主力在球场、德川地区歼灭更多的敌人。

当天晚上，116师按照上级的部署，分三路向上草洞、柴山洞一带攻击前进。

部队利用夜暗急速向预定目标前进，决心切断敌人退路，分割歼灭被围之敌，不使敌人跑掉。

347团4连担任团的前卫连，连长率领全连连夜涉过冰冷刺骨的九龙江，抢占江对岸的山头，切断敌人退路。突然，前卫排一名战士跑到连长面前：“连长，前面江边发现敌情。”

“我去看看。”

连长迅速赶到前面，看到一群敌人正在九龙江边渡口自搭的独木桥上过江。这时347团第1营也已发现了这股过江的敌人，以火力向敌人进行拦阻射击。

4连连长立即命令全连快速前进，占领了江边高地的一个山腿，1个班占领了主阵地的一座独立房屋，严密监视着这股敌人。并立即向营长报告了情况。

连长打开地图，和其他指挥员们研究消灭这股敌人的作战方案。这是一个人字形山梁，他们占领了一个山腿，而对面的山腿已被敌人占领，他们与敌人只相隔二、三百米。连长当机立断，组织火力向敌人猛烈的射击。

敌人正组织向这边的山腿运动，企图占领整个人字山梁，遭到4连突然打击，两名美国兵从高地上滚进沟里，其余的敌人慌忙掉头跑了回去。不一会，敌人以1个排的兵力，又向4连1排阵地发起了进攻，企图夺占1排的阵地，突围出去继续南逃。4连1排的战士们在敌人进到三、四十米的地方时，突然开火，前面的敌人应声倒下，敌人再次被打了回去。

敌人知道，不占领4连的阵地，想逃出志愿军紧缩的包围圈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们拼命地组织反扑。天渐渐亮了，敌人组织了第二次进攻。六、七十人沿着山腿和山坡从两侧向1排的阵地扑来。一排仍以集火近战的办法，依托阵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刚接近山梁，便被猛烈的火力打得不能前进一步。这时，团里的山炮连也参加了战斗，敌人在炮火中乱作一团。4连连长乘敌混乱，迅速命令3排利用炮火袭击的效果，向敌人出击，一举夺占了对面的长形高地；副连长指挥2排从右侧山腰处迂回到敌人侧后占领了有利地形。营里的5连也加入了战斗，这样，4连在5连配合下，对这股敌人形成的三面包围态势。敌人见状，慌忙龟缩到一片凹地树木中。

4、5连紧紧封闭着包围圈，以火力压着敌人，敌人试图突围，但志愿军的子弹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报告团长，敌人约1个多连已渡过了九龙江，我营开始没有打，把敌人放进来看看后面还有什么部队。我们把瓜子山占领后，敌人企图突围出去，被我营阻止在一个高地上，现敌已被我营压缩在一个凹地的树林里。”2营长向团指挥所报告了前面的战况。

“哪个连在前面打？”团长问。

“4连。”

“告诉4连的同志们，一定要把敌人这个连歼灭掉，绝不让敌人突围出去！”团长命令道。

“是！”

2营长向4连和5连传达了团首长的命令。

天大亮了，太阳出来了。4连指挥员在阵地上拿起望远镜向敌人观察。他看到，被围的敌人惊恐万状，一片混乱，一张张黑黑的脸不停地东张西望。

“全是黑人！”连长随口说了一声。

“看样子还不少。”指导员应道。

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在阵前喊话，瓦解这股敌人，使他们投降。

刚学会几句英语的志愿军战士向美军大声喊道：“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投降吧，志愿军优待俘虏……”

喊着喊着，忽然见到敌人的阵地中有两个美军黑人士兵举着一面白旗站起来，走出凹地。

“快看，敌人打白旗了！”战士们吵嚷着。“敌人投降了！”

这时，4班班长董有和站起来向前走去，刚走两步，敌人阵地里突然向他射出了一梭子子弹，董班长随着枪声倒在了山坡上，其他几名站起来的战士也负了伤。

“狗崽子！死到临头了，还会来这一手，敢诈降欺骗我们。”战士们愤怒了，从阵地上向敌人发射出了一排排密集的子弹。

敌人在诈降的同时，以1个排的兵力隐蔽地向4连阵地左翼接近，企图攻占这个高地。4连的战士们向进攻的敌人一阵猛打，刚接近高地的敌人，在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死的死，伤的伤，狼狈逃回。这时，1营也以侧射火力向这股敌人射击。敌人受到多面火力打击，阵地上鬼哭狼嚎，不知往哪窜才好，乱作一团，连向志愿军还击都不顾了。

显然，这是敌人走投无路的最后一招，结果遭到沉重打击。

射击停了，阵地又暂时恢复了平静。这里的战况一级向一级报告到了师指挥所。

团里派作战股长，随来的还有敌工科长。

侦察股长跑到山炮连，对他们说：“不要打炮了，现在我们正在向敌人喊话，争取黑人连投降。”

指挥员们在阵地上简单的商量了一会，开始了瓦解敌人的攻势。

“美国黑人兄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被迫参加侵朝战争的，你们只要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黑人连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继续为华尔街的老板们卖命当炮灰了，赶快投降吧！”

“被压迫的黑人弟兄们！你们在美国社会中是受种族歧视的，在美国军队中你们仍然受种族歧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政策，对待白人和黑人俘虏同等待遇……”

“黑人连的官兵们：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这是我们人民军队一贯的政策，你们赶快投降，我们热烈欢迎，受伤的我们治伤，而且保证你们有饭吃，有衣穿……”

一阵喊话过后，美军黑人连中开始骚动起来。不一会，黑人群中走出一个高个子，举起一张白纸走过来了。白纸上画着一个脸上涂得黑黑的美国士兵，举起双手投降的姿势。纸上还写着密麻的英文字，那是全连人的名字。通过英文翻译，知道此人是黑人连连长。

“你们有多少人？”

“全连 148 人。”

“你们部队的番号是什么。”

“美国步兵第 25 师黑人步兵第 24 团 C 连。”

“C 连是什么意思？”

“C 就是第 3 连。”

翻译继续问道：“刚才为什么假投降？”

“弟兄们不愿打了，但是还有白人反对。现在全连没有饭吃，又被你们包围只好放下武器了。”黑人连长垂丧着头，一一回答着问话。

“那好，你向你的黑人弟兄喊话吧。”

这个黑人连长用英语连续不断地重复喊到：“弟兄们！都过来吧，中国军队不杀俘虏，只要放下武器，保证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弟兄们，都过来吧，中国军队不虐待俘虏，给饭吃，给衣穿，受了伤还给治疗。”

“弟兄们，不要再犹豫了，我都过来了，你们还不过来吗？”

黑人连长的喊声，使黑人连的阵地一阵更大的骚动。不一会儿，从山凹里走出来一群群放下武器举着双手的美国黑人士兵。他们身材高大，脸膛黝黑，只有牙齿是白色的。有的披着军毯，有的拄着单拐，有的连帽子都跑丢了，神情紧张地向前走着。几个白人军官更是不敢抬头，不时地挑起眼皮偷偷地看阵地上的志愿军。好像生怕被揪出诈降的罪魁祸首似的。

美国黑人连长到底是胆子大一些，想得比其他俘虏周全。他用英文说：“把我们安置在哪里？”他也清楚，这么多俘虏，大摇大摆地往下走，如果美军飞机来了，准会挨炸。

经过向上级请示，志愿军用白棉花摆出了战俘营三个英文字的前一个字母。这一招还真管用，美军飞机飞来了一批又一批，始终没向这群俘虏投一颗炸弹。

活捉了美军一个黑人连，从团到军对这一战果十分重视。师、团政治部

门向俘虏们分发宣传品，使这些美军俘虏们懂得志愿军的俘虏政策，扩大志愿军俘虏政策的影响。美军俘虏们见志愿军对他们和蔼的态度，紧张害怕的情绪渐渐放松了。他们向志愿军要饭吃，要水喝，要烟抽。只有那几个白人军官，完全没有了往常在黑人中间趾高气扬高人一等的样子。过去他们在吃饭时，总是他们吃完了才让黑人吃，现在和黑人一样老老实实在和黑人一样平等地生活。

俘虏们经过一天的生活，看到志愿军待他们十分友好，马上随便起来。第二天清晨，军政治机关的领导来到黑人连，一推门进去，看见俘虏们正随便地休息，有的在吃爆米花，有的在闭目养神。看样子，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可真正找到了又不打仗又安全的好去处。见志愿军干部进来，一个黑人士兵立刻向志愿军干部伸出了手。通过翻译，才知道他在要烟抽。当志愿军干部拿出香烟来时，立刻被一群俘虏围住了，一包烟被俘虏瓜分完毕。

通过翻译，俘虏们和志愿军交谈起来。当问他们为什么来这里打仗时，俘虏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叽哩呱啦地谈开了。一个说：

“我是为赚点钱为养家糊口而来的。”还有的说“我是来旅行的。”

一位黑人士兵从衣袋里掏出了妻子给他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你寄来的70元钱收到了，我已经用它还了妹妹和我们的债，孩子也买了新衣服……”

“我是看了募兵广告上说‘军队中没有种族歧视’，才来当兵的。”一名黑人士兵对志愿军干部说。经过了解，这些美国黑人士兵确有许多是为了追求平等自由不受白人的欺侮而来当兵的。他们谈到，看了这些宣传，许多人放弃了原来的职业，穿上了军装。可到了军队，和宣传的完全不一样。知道受了欺骗。他们诉说道：

“在美国军队里，白人和黑人有着明显的界限，白人处处受到比黑人多的多的优待，而且常常欺负我们黑人。在朝鲜战场上，黑人仍遭到冷遇。补给困难时，挨饿的是黑人，白人不让我们同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不能在一个房间住宿，好房子总是让白人占据。打仗的时候，黑人总是打冲锋，去执行最艰险的任务。白人却在安全的地方抽烟、喝酒，还时常地责骂和污辱黑人。白人和黑人吵起了架，不管黑人有多少理，吃亏的总是黑人。”

“虽然穿着同样的军装，可我们黑人的地位比白人低的多。在军队中，黑人总是比白人晋升慢，仅有当伍长这个危险卖命的差事黑人干的多。”

当问到这次集体投降时，他们说：“你们志愿军的炮火太猛了，我们只好贴着地皮爬行，找个方向突围，但是爬到哪里都挨打，到处是你们的部队，看到本连的伤兵躺在地上呻吟，我们害怕极了，我们想回家，不想在这打仗了。”

一个黑人士兵站起来说：“在你们喊话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们放回去的骑兵第1师的兄弟对我们讲的话：中国人不杀俘虏，受了伤给医治，衣裳破烂了给发棉衣，保证吃饱饭，睡好觉。所以我们就走过来了。”说着他还做着跪姿举手投降的样子，惹起一阵大笑。

这个黑人连集体投降，不仅志愿军十分重视这一重要战果，而且也引起了侵朝美军的震惊，甚至连美军统帅部都感到是奇耻大辱。侵朝美军第25步兵师师长威廉·基恩少将提议并得到陆军助理参谋长泰勒和国防部长马歇尔上将的批准，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实行白人和黑人混编，这不久，朝鲜战场上，再也看不到清一色的美国黑人连了。

## 勇士辉煌化金星

拂晓，团团白雾从长津湖面上升起，慢慢的向两侧的赴战岭和狼林两大山脉扩散，大雾升到山腰处，西伯利亚的寒流将浓雾凝在松树上，结成串串的雪挂。炮声开始了，雪挂被震得从树上飘落下来，变成青雪，散落在志愿军战士们的身上。

杨根思和全连的战士们像一个个雪人，在这冰冷的战壕里密切注视着前方的动静。他们急切地盼望发起总攻，参加这次大会餐。营长来到了杨根思的3连，看到营长急冲冲的样子，杨根思知道营长肯定带来了新的任务。

“营长，有新任务吗？”没等营长走到跟前，杨根思便急切地问。

“着急了吗？仗有你打的，但你们不是参加攻击被围之敌的进攻任务，而是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营长摊开地图，向杨根思交代：“上级首长决心，首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新兴里之敌，尔后再转移兵力逐个歼灭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团首长判断，我军已对下碣隅里之敌形成了包围。天明后，当敌发现被围后，特别是当志愿军对新兴里之敌发起围歼时，会拼命向南突围，打通与古土里之敌的联系。”

营长用手指了指地图继续说：“1071高地，是下碣隅里周围的制高点，该高地东南的小高岭，是卡住下碣隅里到古土里、咸兴、元山公路的口子。如果说1071高地是下碣隅里的大门的话，那么小高岭便是这大门的门闩，把这门闩牢牢地插紧，两扇大门就打不开，敌人南逃的退路就封死了。”

营长说到这，杨根思已明白了营长的来意，没等营长交待具体任务便说：“我们连一定把这根门闩闩得牢牢的，保证大部队全歼美陆战第1师。”

“你先别着急，听我说。”营长看了看杨根思，他为有这样的英雄连长而高兴。

杨根思1944年参军，参加过数十次大小战斗，屡建战功，曾荣获战斗模范、爆破英雄等光荣称号。1950年出席了第一次全国英雄代表会议。抗美援朝战争发起后，杨根思又奔赴新的战场。他的身上，总是有那么一股对同志兄弟般的热情，对工作有一股忘我的精神，在艰难困苦的时刻，总是能形成一个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核心，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入朝后，11月的北朝鲜，气温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由于他们部队还未来得及换发冬装，战士们仍是头戴大沿帽，身着薄棉衣，脚穿布鞋、胶鞋，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大家的背包减到了最低限度。连续作战，后续供应接济不上，部队连冻带饿，发生严重非战斗减员。部队进入长津湖地区后，这里比其它地方更要冷，光听地名，就让人不寒而栗，如雪寒岭、荒山岭、剑山岭、死鹰岭等。战士们急行军，身上出一身汗，进入阵地后，汗透的衣服又在冷风下冻的梆硬，战士们身上像穿了铠甲，贴在身上冰凉难忍。

在这种情况下，杨根思他们连也发生了10多人的冻伤，他和指导员商量，得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光靠战士们的顽强意志去忍受，这样下去全影响战斗力的。他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号召全连出主意想办法。最后，全连想出了将腰间的棉花抽出来再剪下军装口袋，制成耳捂子；有的班用毛巾缝在大沿帽两边当帽耳；有的班还用玉米皮做鞋垫、包脚等。

面对饥饿的困难，杨根思决不向上级伸手，不向上级叫苦。他知道，全



团乃至全师全军都面临着饥饿。营长知道杨根思的性格，特意让通信员挑着两筐土豆送给杨根思他们连。通信员对杨根思说：“这土豆是团部批准给我们前卫营的，营长和教导员说，3连是前卫，应该给3连。”

杨根思感激团营首长对他们连的关心，他向战士们说明土豆的来历，战士们个个激动万分，决心奋勇杀敌，报答首长的关怀。杨根思将土豆分给战士们，最后分到连部，已经全分光了。通信员和几名干部发现连长一个也没有了，争着将自己的给连长，可杨根思坚持让他们快吃下去，准备执行战斗任务。

正因为如此，营里甚至团里总是把他紧紧抓在手里，不到关键时刻不用。

营长站起身来，对杨根思说：“小高岭只能摆开1个排的兵力，营里决定，由你亲自带领1个排，加上营机枪连1挺重机枪，立即支援6连夺取这个小高岭，天亮后接替阵地。”

营长提高声音：“小高岭是这次全歼敌人的关键，你们决不能让敌人爬上小高岭，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阵地，打破敌人的突围企图。”

“请营首长放心，只要还有一个人，小高岭就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坚决做到人在阵地在！”

28日夜，天下起了大雪，杨根思带着3连3排踏着积雪出发了。他带领3排配合6连一举拿下了小高岭后，迅速组织防御。将重火器和主要兵力放在敌人可能进攻的主要防御方向的右翼，将一个班放在小高岭的左翼，抓紧修筑工事。他知道，明天将有一场恶仗、硬仗等着他们。

29日天刚亮，敌人便以强大的空炮火力对小高岭和1071高地实施了火力急袭。几分钟后，敌人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密集地向小高岭冲来，杨根思命令战士们沉着迎战，等到敌人距离30多米时，杨根思一声令下，全排战士突然开火，手榴弹、枪弹投射向敌人，敌人群中一片爆炸声，敌人被这猛烈的火力打了下去，山坡上阵地前丢下数十具尸体。

没等杨根思他们重新加修好工事。敌人的炮弹便又像雨点般向小高岭阵地袭来，敌人的炮火刚一延伸，杨根思立即命令战士们占领阵地。这次敌人的进攻更猛烈了，两个连的兵力在8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小高岭发起攻击。敌人猫着腰向上爬，坦克机枪向阵地猛烈地射击，打得杨根思他们抬不起头来。杨根思命令战士们注意隐蔽，把敌人放近点，这样敌人的坦克机枪就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了。

敌人接近了，阵地上的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敌人一片一片倒下去，后面的敌人继续向上攻，被一排手榴弹打了下去。杨根思抓住敌人混乱的机会，向敌人发起阵前出击。3排长林德江端着刺刀，冲入敌阵，一连戳倒3个敌人，刺刀弯了，他就用枪托砸，当他消灭了第4个敌人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英勇地倒下了。

敌人继续向上涌，杨根思果断命令在翼侧的8班从山腰插向敌人侧后，敌人见抄了后路，慌忙掉头后撤。敌人的进攻又一次被打退了。

敌人连续发起了七、八次冲锋，杨根思带领着仅一个排的兵力，用手榴弹、炸药包、步枪、机枪消灭敌人，一名英勇的战士在敌人坦克冲上来时，抱着炸药包冲向坦克，随着一声巨响，敌坦克不动了，这名战士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战士们冲向敌群，像一只只下山的猛虎，吓得敌人连滚带爬；战士们就是靠着勇敢顽强的精神，坚守着阵地。

敌人的进攻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杨根思和3排更加认识到小高岭的价

值。经过一个上午的战斗，杨根思他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阵地上只剩下他和重机枪排长两个人。他命令机枪排长：“你赶快带着重机枪撤下去，告诉营首长，只要我还活着就能坚决守住阵地。”

阵地上弥漫着硝烟，炮火炸着了树枝，冒着黑烟被冷风吹向后面的山峰，白雪被黑烟染黑了，天空被硝烟笼罩着，一片昏暗，在这硝烟中，在这不断升腾的炮弹的烟柱中，杨根思到处搜寻着弹药，进行紧张的战斗准备。经过收拢，阵地上只剩下1包炸药、3枚手榴弹、1支手枪和几发子弹。

敌人第9次冲锋开始了。一群群的敌人见阵地上枪声稀了，便嚎叫着往上冲，敌人越来越近了，杨根思怒目圆睁，隐蔽在掩体内。当敌人快到眼前时，他一跃而起，一枪击毙了敌军的指挥官，接着又打死了敌人的旗手。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吓得慌忙后退。这时，杨根思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投完了，40多个敌人又怪叫着冲了上来。杨根思向身后看了看，增援的部队还没上来。

“绝不能让你们攻上高地！”在这危急时刻，杨根思毫不犹豫地抱起了最后一个炸药包，拉响导火索，奋勇地冲向敌群。随着一声巨响，在火光中，敌人倒下一大片。

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杨根思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朝鲜的群山结合在了一起。

为表彰杨根思和他的战友们，志愿军授予他特级战斗英雄称号，他的3连命名为杨根思连，和他一同坚守小高岭的3排命名为杨根思排。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政治部主任杜平亲自为杨根思题写了碑文。

3连指导员听到杨根思和3排全部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手捧杨根思临出发时交给他的布袋，这个小布袋里装满了杨根思在国内南征北战的立功奖章，在这枚枚奖章里，记载着英雄成长的过程。他眼含激动的泪水，深深缅怀昔日的亲密战友，这位伟大的英雄，望着巍峨的群山，杨连长和3排长及3排全体战士们的张张熟悉的面孔不断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号召全连战士，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们的脚印，在朝鲜战场上，为祖国为人民多立战功。

### 松骨峰上的英雄雕像

第38军切断清川江之敌的退路后，麦克阿瑟大惊失色，他知道志愿军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和军隅里意味着什么——他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已陷入中国志愿军的包围之中。为摆脱危局，于1950年11月29日他下令全线撤退，麦克阿瑟的总攻势变成了大溃退。

第38军奉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像钉子一样钉在了三所里、龙源里、军隅里地区，封闭敌军的退路。敌军为闯出一条生路，向这几个要点发起疯狂的进攻。一场残酷激烈的阻击战开始了。

30日清晨，第112师第335团1营刚占领松骨峰，从军隅里刚刚遭到打击的美2师一部，便向松骨峰败退而来。看着公路上扬起的滚滚烟尘，听着汽车和坦克哀鸣声，1营的指战员们迅速作好了战斗准备。

敌人的车队越来越接近了，靠近公路的阵地前沿是第3连，在敌人的汽车距3连几十米的时候，突然从阵地上跃出一名战士，随着一声怒吼，手榴弹在敌人最前面的汽车上爆炸，敌人的汽车立刻升起一团浓烟。紧接着，两

个班的战士飞快地冲上公路，边冲边向敌人的汽车扔手榴弹，顿时，敌人的几十辆汽车在公路上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火龙。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敌人鬼哭狼嚎，乱作一团。没被炸死的敌人从车上跳下来，不知向哪跑才能逃命。敌人向后面逃跑的速度本来就很快，前面遭到突然的打击，后面的汽车在慌乱中撞到前面的汽车，上百辆长长的车队前后挤在一起，谁也动弹不得，只有挨打的份了。

敌人的指挥官惊魂稍定，连忙组织后面的坦克向前开，这些坦克本来是在后面断后的，没想退路也被志愿军封住。在敌军的指挥官指挥下，敌人展开了战斗队形，坦克开始向3连的阵地猛烈地射击。敌人的榴弹炮也慌忙占领阵地。敌人知道，拿不下这颗钉子，他们就逃不出志愿军的包围圈，因此，他们孤注一掷，向3连松骨峰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这股敌人看来有一个团，而且是机械化部队，火力相当强，1营特别是3连面对着的是“联合国军”的一股强敌。1营营长王宿启一面命令全营坚决守住阵地，不让敌人突破公路，一面命令报话员向团指挥所报告。

报话员大声呼叫着团部，可怎么也叫不通。他急得满头大汗。王营长在一旁焦急地问：“坏了吗？”

“没有。”

“那为什么发不出去。”

“对不上团指挥所的频率。”

王营长一把夺耳机，准备亲自和团里讲话。他把耳机贴近耳朵一听，步话机里“哈罗—阿克”地哇啦哇啦怪叫着，耳机里嘈杂声乱作一团，敌人和团里通话的频率混在一起了，无法向团里报告情况了。他气得将耳机摔在一边，命令通信员：“赶快徒步向各连传达命令，坚决阻击敌人，做到人在阵地在！”

这时，敌人向3连攻击的更猛了，他命令3连：“分散隐蔽，沉着应战！”

这时，敌人的飞机嗡嗡怪叫着向松骨峰飞来了，敌人的炮弹、炸弹一批接一批地在3连阵地上爆炸，整个松骨峰，被一片硝烟笼罩着。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连续向3连的阵地猛攻。一批打下去了，又上来了一批。敌人把进攻的主要目标放在突破公路上，各种火力把3连守卫的公路阵地打成一片火海。而3连的战士们用轻重机枪在营迫击炮的配合下，也在突向公路的敌人的前面构成一道火障，顽强地阻击敌人。

战斗激烈的简直没有喘息的时间，敌人的空炮火力把松骨峰掀翻了个个，石头炸成了粉末，泥土被烧焦，但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3连把公路紧紧地封闭着。3连8班的阵地，让炮弹给炸平了，战士们就利用弹坑当掩体，向敌人猛烈还击。

敌人越是打不开通道，越是恼羞成怒，进攻得更加猛烈，战斗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激烈。坚守松骨峰的战斗也越来越艰苦。3连的干部们，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指挥员，哪里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一个倒下了，另一个人立即接替指挥。他们的模范行动，更加增添了战士们斗志。激战中连长戴玉义英勇牺牲了，指导员杨少成迅速接替连长指挥战斗。他穿梭在硝烟中，在敌人的炮火枪雨中滚来滚去，一边指挥战斗，一边鼓舞士气，他身上的衣服被打着了火，他全然不顾。一颗炮弹在杨指导员身边爆炸，他也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他对战士们的鼓舞，时刻响在战士们的耳畔，战士们越战越勇。副连长接替了指挥，他派通信员向营长报告，“请

营首长放心，我们 3 连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从我们的阵地前过去。”

营长拉着气喘吁吁的 3 连通信员的手，激动地说：“告诉 3 连全体同志，营部坚决和 3 连共同坚守阵地，决不后撤一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 6 个多小时了，松骨峰被炮弹剔得像一块没有肉的骨头，山头上到处是弹坑和焦土，敌人的炮弹几乎把整个高地翻犁了一遍。坚守高地的战士们个个被硝烟和战火熏烧的黑糊糊的，衣服被炮弹的气浪吹打的破碎。可志愿军战士们却没后退一步，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敌人的大炮又轰鸣了，一批敌人在空炮火力掩护下又发起了冲锋。这次敌人加大了赌注，共动用了 18 辆坦克、32 架飞机，对 3 连的阵地凶狠地进行攻击，决心一举拿下这个山头，拔除这颗钉子。敌人使用了汽油弹，阵地一片火海，浓烟遮天蔽日，许多战士身上被烈火烧着，他们在地上打一个滚，扑灭身上的火焰，立即向敌人勇猛地还击。一批敌人冲上来了，3 连 6 名身上带着火的战士，端着刺刀像一堵火墙向敌人扑去，敌人被这英勇的行动吓得连连后退，战士们扑过去，抱住敌人，和敌人扭滚在一起……

王营长看到 3 连打得十分艰苦，立即跑到 3 连亲自指挥战斗，他命令通信员：“立即命令 1 连出击，支援 3 连！”

通信员滚进火海，向 1 连阵地冲过去。

在阵地上，营长夺过战士手中的机枪，向敌人一阵猛打。这时，他看到 7 班长身负重伤，满脸血迹，刚想命令他下去，7 班长一跃而起，冲进了硝烟中……。

敌人从阵地的三面发起了冲锋，副连长见到涌上来的敌人，高喊一声：“同志们，为了祖国，冲啊！”随即，带着几名战士冲向敌群，几名正在包扎的伤员，听到喊声，挣开卫生员，拖着绷带也冲了上去，卫生员见此情景，也拿着夹板冲向敌人。3 连的勇士们和冲上来的敌人撕打在一起，他们用步枪、机枪、手榴弹，用枪托、刺刀、石块英勇地和敌人搏斗……

激战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多钟。英雄的 3 连战斗到只剩下 7 个人了，但阵地牢牢地控制在 3 连手中，敌人始终没能跨过志愿军战壕一步。

敌人的赌注输光了，公路上和山坡上到处是冒着烟的敌军坦克、装甲车、汽车和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天空中飞机见地面部队已被打得再也无力进攻了，便哀嚎着飞走了。战斗结束了，营长带领一些人到阵地上收殓烈士们的遗体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一幅壮烈的场景，一群英雄的雕像展现在他的眼前，望着这英雄的群体雕像，他流下激动的泪水。王营长在战后记录下了这一壮烈的画面：

“阵地前沿堆满了几百具美军尸体和打乱摔碎的枪枝。这中间有我们多少个同敌人抱在一起的英雄战士啊！有的还紧紧抓住敌人的机枪，有的手里握住手榴弹，上面粘满了敌人的脑浆……战士邢玉琢、2 排副排长王建候身上余烬还在燃烧着，他们的身子压着敌尸，牙齿和指甲深深地嵌进敌人的血肉里……。有的已认不出面貌来了，一个战士的周围，躺着 30 多个美军，在他身旁有一个弹坑，看样子是六 炮弹爆炸的痕迹。显然，当敌人冲上来时，这个炮手是抱着六 炮弹冲进了敌群，炸倒了这群野兽的……。”

在这样英勇的战友面前，我们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悲痛。我的全部感情，好像经过一次在冲洗那么明澈透畅，一种骄傲而又坚强的自信，从心底升了起来。我毫不怀疑我和我的战士们，虽然在这回作战中还都是新手，但我们

经得住真正烈火的烧炼，我们获得了一次永远吸取不尽的战斗的力量。”

在3连的英勇阻击下，敌人一直没能突破这条公路。这时，1、2连在后面抢修好了又一道坚固的工事，改善了坚守阵地的条件，敌人突破这条公路更困难了。

黄昏，天空中各种信号弹色彩斑斓，志愿军其它部队赶到了。向敌人的总攻开始了……

## 进军平壤

“联合国军”像退潮一样向平壤败退。天空中飞机来回盘旋着，飞机不断地向地面上哇啦哇啦地怪叫着，通知“联合国军”到平壤集合——“联合国军”被打乱了套，排不成排，连不成连，一股股、一群群的兵士，分不清建制，分不清兵种，失去了上下之间的指挥，再先进的通信器材也没用了，只好采取用飞机从空中向地面溃散的部队喊话的办法了……

“报告！”一名机要参谋打断拿着放大镜聚精会神地在地图上沉思的彭总。彭总接过电报，先草草地看了一遍，而后认真地读着。眉宇立刻舒展开来，嘴角露出了笑意。

彭德怀感到毛泽东就好像在他身边和他一同指挥战斗。“毛泽东太了解我的心情了，正当我考虑下步打算的时候，他已作出了下步的行动决策。”

这是一封从北京发来的毛泽东的电报。电报指示彭总，应立即派1个师相机占领平壤。并指出：“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攻进。”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电精神，立即作出了行动部署：先以3个师分三路向南推进，威胁平壤，试探敌之企图，如果敌守平壤，准备以1个军和人民军1至2个师佯攻平壤，而集中五个军首先歼灭成川、江东、遂安、谷山、新溪地区之敌；得手后，主力南进威逼汉城，调动平壤之敌南撤，乘敌南撤在运动中追击、侧击之……

12月5日0时，按照彭德怀司令员的部署，西线作战的第40军120师向肃川、安州方向，第39军1个师向舍人场方向，第42军1个师向成川、江东方向，分路追击前进。

志愿军3个师齐头并进，尾随敌人向平壤追击。一路上，溃败的敌人大发兽行，到处可看到这些口喊着“解救朝鲜人民”而来的“联合国军”的残暴行径。几名志愿军战士记录下了亲眼所见的敌人的暴行。

志愿军战士毛国臣：“我们沿着安州到平壤的公路，急急地追赶敌人。天明的时候，在江边的一个村子里停止待命。

我走到村庄东头去看房子。在指定给我们班的房子门口，我喊了两声‘哎包！’没听有人答应。也许老乡们逃难还没回来。我想着，轻轻地推门进去刚一落脚，却感到脚下软绵绵的，我赶快把脚缩回来。低头仔细一看，炕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人，一摊摊血迹涂红了炕上的破席。啊！他们都被杀死了！甭说，这又是美国兽兵们干的。我身子一颤，心里感到一阵恐怖，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愤怒与悲痛。我带上门，默默地往北面山沟里走去，打算在那里找几个防空洞让同志们休息。

当我刚刚接近一个洞子的时候，又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洞口，两个朝鲜孩子的尸体横躺着，一根血淋淋的铁棍扔在他们脚下；再往洞里，又是两个白发老人的尸体趴在米袋上，血水正顺着草袋往下滴。我再也不忍

多看一眼，赶忙又去找另外的防空洞。哪知一连找到三个，里都堆满满受害者的尸体，从不满一岁的婴儿到六七十岁的老人，被杀死的足有七八十个，他们全是手无寸铁的朝鲜和平居民。”

志愿军战士王文生：当我们知道前面就是平壤的时候，大家的步伐走得更快了。越过一个小车站，又翻过两座小山，忽然队伍慢慢停下来了，前面不断传来议论声和咒骂声：

“唉，真惨哪！”

“啧啧……又是4个！”

“美国强盗连野兽都不如！”

我拉着通信员杨瑞清一起挤到前面，山坡边的一个防空洞里，躺着四个小孩和两个大人，地上零零落落撒着一些卡宾枪弹壳。我俩往人群围着的小松树那边走去，迎头碰上司号员，他一边走一边咬牙切齿地骂着：“美国强盗真该千刀万剐！”

到跟前一看，吓得我目瞪口呆，松树下躺着个朝鲜姑娘，她短小的白上衣被撕破了，被割掉乳房的胸膛露在外面，鲜血已经凝冻成紫色，裙子堆在腿上，露出赤裸裸的下身。她苍白的脸紧绷着，嘴半张开，眼睛瞪得怕人。

在左边十来步远，是一个防空洞。洞口俯卧着一具30多岁的男子尸体，紧握着拳头，从侧面也能看出他狂怒的脸形。洞里很黑，用手电一照才看清：头发斑白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倒在一起，手向前伸出来，好像要抓夺什么。两个八九岁的男孩紧靠墙横躺着，有一个手里还捏着一把吃饭的铜勺。一个中年妇女躺在土壁跟前，双手紧搂着孩子，头无力地歪在一边，血从她的胸口和孩子的背上流出来。炕中间的桌子踢翻了，筷子、碗、菜、饭撒满一炕……

我们痴痴呆呆地愣了半天，浑身直打寒颤，从来没有掉过眼泪的我，这时也感到眼上泪水模糊了。我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我站在洞口，脑子嗡嗡直响，翻来复去叨念着一句话：‘找美国强盗算账！’这时，司号员从另一具洞子里出来，叹息着：‘死了多少老百姓啊！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他一见杨瑞清正在我身后抽抽搭搭地低泣，就厉声喊道：“哭什么？报仇！我们要替朝鲜人民报仇！”

……

深夜的风雪再也不使我们感到寒冷，我们的脸和心都在发烧，心中怀着满腔怒火，冲破风雪，向敌人占据着的平壤前进。

志愿军战士汪兴才：我正沿着直通平壤的公路前进，雪花打在脸上、脖子上，只觉得一阵阵发麻，地面渐渐地白起来，周围也亮了一些，北风呼哮着从我们背后刮来，推着我們前进，快前进，解放平壤。

忽然从前面传来断断续续的小孩的哭声。雪夜里，公路上哪来的小孩？可是哇哇声越来越真切了。

“汪兴才，你到前面去看看。”连长回头喊道。

我赶紧答应一声：“是！”就往前跑去。

公路旁仆卧着一个“阿芝妈尼”，美国强盗的子弹打碎了她的头，她死了！背上的小孩已经哭得声嘶力尽，雪花飘落在她们身上，只有转动着的小孩头还是黑的……我急忙连小棉被一起把小孩解下来，抱在胸前一看，才知道是个一两岁的小女孩，她脸上冻的有些发黑了，眼泪结成了两道小冰茬，仍然哇哇地哭着。部队上来了，同志们看见死在雪中的妈妈和我怀中的小孩，心中都在默默地宣誓：“为朝鲜人民报仇！”

连长允许了我的要求，把她抱到还有人家的地方去，交给老乡们。同志们分着背我的东西，我抱着小女孩往前走……

深夜 1 点，我们到了住地——平壤北 40 里的一个村子，翻译同志找来一位金老大娘。我把孩子交给她，在油灯光下，只见她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用含着泪水的朦胧的眼睛望着我们，好半天才张开嘴，小声地说了几句话。翻译同志告诉我：“她说，放心吧，志愿军同志，我们会好好地抚养她，我们永远忘不了你们的恩情！”

志愿军进军平壤的时候，“联合国军”已弃平壤而南逃，但小股敌人还在抵抗。敌机在空中不断盘旋，见到公路上的志愿军部队，就俯冲扫射，炸弹、汽油弹在公路上爆炸，公路边村庄在燃烧，树木在燃烧，被打坏的敌人的车辆和投下的汽油弹在燃烧。浓烟蔽日，志愿军跑步行进在浓烟和炸弹的尘烟中。

志愿军部队接近西平壤市区，志愿军消灭了顽抗的敌人，占领了通往东平壤的大同江大桥。美军飞机疯狂地向桥上扫射，投下了汽油弹，大桥被打着了，一条火焰横在大同江上，志愿军先头部队冒着敌人的飞机扫射，穿过火桥，冲向东平壤。志愿军后续部队陆续同人民军一道冲进了平壤，沿街道搜索前进。

自从“联合国军”进占平壤后，这个城市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后的又一次大劫难。1950 年 10 月 20 日，美军一进入平壤，对群众进行了大肆逮捕。被捕的爱国者和无辜居民达五、六万之多。美军和南朝鲜伪军向北朝鲜人民举起了屠刀，仅南区就有 3700 余人被敌人集体屠杀。平壤市人民教化所四周的防空壕和蓄水池里堆集着爱国者的遗体，屠场四周遍地是美国卡宾枪的弹壳。

南朝鲜伪军不顾同胞之情，向北朝鲜人民伸出了魔爪，他们在平壤竟然公开强征 15~30 岁的妇女，组织“慰安队”供美国侵略军泄欲。在美军和南朝鲜军逃跑前夕，对平壤进行了野蛮的屠杀。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平壤后，平壤市的居民蜂拥至街道上，他们拉着志愿军战士的手说：“好啊！中国东木，我们可盼到你们啦！你们来的真快，真像天兵一样啊。”他们一边说一边擦着喜悦的泪水。一位老大娘、老大爷带着青年妇女，顶着抬着大米饭、咸菜、包子、开水送到志愿军面前，一齐嚷嚷着：“志愿军同志，吃吧，吃吧。”说着就拿包子往战士们的怀里塞。一位老大娘含着泪水，走到志愿军战士面前，一把抱住一名志愿军战士，一边哭一边诉说：“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在前线作战牺牲了，二儿子被美国强盗用刺刀活活捅死了，尸体被扔进了大同江；前几天我的小女儿也被美国野兽强奸死了……”她说，志愿军要不来，她就没法活下去了，为什么做这点饭还不肯吃。

劫后的平壤，街道两旁到处是断墙残壁，名胜古迹已被“联合国军”破坏荡然无存，著名的金日成大学，美丽的歌舞剧院，原来一片绿树映衬的人民议会大厦和文化宫，以及水电厂、列车、仓库等，都被炸的面目全非。大同江桥的木梁斜插进江中，冒着黑烟，散发出一股焦糊味。

志愿军和人民军收复了平壤，平壤又回到了朝鲜人民的手中。

志愿军进军平壤后，受到平壤人民的热情欢迎。志愿军在平壤市里，严格执行志愿军进军平壤前制定的纪律和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对缴获的各种物资，只进行认真的清查登记，没有任何私自动用。志愿军驻下后，主动帮助

群众劈柴、挑水。有的班进入老百姓家后，发现老百姓家里没人，他们烧了一点草做饭，还给老百姓留下字条，留下钱。

中国人民志愿军秋毫无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朝鲜人民的心中。

## 万岁军

1950年10月26日，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第40军第120师在开进途中与南朝鲜军先头一部遭遇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临机应变，决心在“联合国军”对中国出兵问题上的判断错误，乘敌不备，抓住有利战机，在运动中给骄纵冒进之敌以迎头痛击。

此时，西线之敌继续分兵冒进，南朝鲜第6师第7团先头营乘车进占鸭绿江边之楚山，并炮击中国边境，该师第2团主力及第19团主力位于熙川地区，南第8师主力由德川、球场进至熙川。南第1师主力进至云山地区，美第24师、英第27旅分别进至龙山洞、博川地区。东线美第10军之陆战第1师开始在元山登陆。

为首先歼灭冒进之敌，彭德怀决定，集中第38军及第40军的两个师，第42军第125师首先攻歼熙川之南6师一部及第8师2个团，以第39军置于云山西北地区，钳制南第1师及美、英军，阻其向熙川增援。对其它方向的志愿军部队第40军、第50军、第66军也进行了歼敌部署。

26日晚，志愿军各部按计划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彭总在坑道作战室里全神贯注地看着地图。特别关注第38军的行动。27日，第39军两个师及40军一部到达云山以北地区，与南第1师一部对峙在温井以南富兴洞、马场洞、马盛洞地区。第42军也正靠近黄草岭。此时，如果第38军已按时插到熙川，该敌将被我形成包围，各部队密切配合，全歼被围之敌。然而，此时38军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按时到位，离熙川还有60公里的路程。途中，他们听说，熙川有美军1个黑人团占领，这个情报与原先掌握的熙川只有南朝鲜军的情报相差很大，使38军行动更加谨慎。此时，“联合国军”正从东、南、西南3个方向向温井运动，企图合击温井地区志愿军。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再次改变歼敌计划，放弃歼灭熙川之敌，决定以第40军主力于白龙洞、龙头洞、凤至洞一线坚决阻击进犯温井之敌，而诱熙川、球场、云山之敌6~7个团增援，尔后集中第38、第39、第40军将敌聚歼于云山东北、温井以东地区。

为抓住当面之南军，不使逃脱，各个歼灭，彭总令第40、第39军发起了对当面之敌的攻击，令第38军迅速攻占熙川，保证达成战役合围，全歼被围之敌。

彭总在焦急地等待着第38军的行动报告，急盼他们能迅速到达熙川指定位置。按原计划执行歼灭熙川之敌的计划。第38军领导也焦急万分，命令部队加快前进。但是，在赶往熙川的路上，挤满了北撤的朝鲜人民军和老百姓，部队前进十分困难。彭总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命令派汽车，迅速装运1个营先赶往熙州。但是，妙香山至熙川的路，又窄又险，路上人又多，汽车更开不动，反而使部队行军速度更慢了。途中空情不断，部队屡遭袭击。与38军协同行动的其它部队都已进入交战，第38军仍没能到达熙川。等到28日晚第38军进占熙川后，部队疲惫不堪，至29日黄昏才开始攻击，发起攻击后，才发现守敌根本不是途中报告的美军“黑人团”，守敌为南朝鲜军第8



师，但已仓皇南逃，第38军失去了歼灭该敌的战机。彭总对第38军行动迟缓，耽误了联合行动，使原作战计划不能实行而十分生气。瞪着眼说：“梁兴初，梁兴初，你误了军机，我饶不了你！”

第38军第一回合误了战机，而第二回合紧接着又是向敌纵深穿插执行阻断敌人退路任务。志愿军首长决心乘“联合国军”尚未完全明了我军情况，而我则对敌军兵力和部署基本掌握之有利条件，紧接着进行了下一步的部署，决心集中志愿军10~12个师共12~15万人的兵力，采取向敌之侧后迂回，配合正面突击之战法，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云山、泰川、球场地区之敌，首先求得消灭南第8师、南第7师和南第1师，然后看情况再歼美英军。

10月30日晚，彭总命令在熙川的第38军继续向前插，向球场攻击前进，务于31日或11月1日拂晓前进占球场以南院里、军隅里、截断进占云山、泰川之敌退路。第38军这一任务，又是整个作战行动十分重要的行动，是全歼美2师的关键。毛泽东在复彭德怀报告作战计划电中指示：此战只要我38军全部及第42军1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它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敌人的侧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

但是，第38军接到总部命令后第2天开始行动，在迂回途中，没能迅速摆脱当面之敌，与敌恋战不舍，歼敌一部，但耽误了一天时间。当他们于2日赶到院里地区时，敌人已感到翼侧受到严重威胁。从11月3日开始，“联合国军”在以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下实施全线撤退，并以南第1师在宁边东北地区，美第2师、南第7师和第6师残部在价川、军隅里地区掩护，迟滞志愿军进攻。

彭总得知第38军又一次没按时到位，大发雷霆，他严肃地说：“那里敌人空虚，为什么慢慢腾腾？为什么因小失大，贻误战机？我身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有权惩罚违犯军令的人，我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谲的本事还是有的！”

虽然在这次战役最后行动中，第38军和其它部队英勇作战，给“联合国军”沉重打击，赢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但第38军的失误，使志愿军领导们都为之痛心。在总结中，第38军领导受到彭总的严厉批评。

严明的军纪，不仅是维护战斗力的有力保证，而且对部署会起到强烈的激励作用。一个战斗集体，为了集体的荣誉，为了创立本部光辉的业绩，万众一心，拧成一股绳战胜艰难险阻，在危急面前，只前进，不后退，这种精神除了革命的觉悟外，赏罚严明的军纪是调动和激励的重要因素。

受到批评的第38军，上上下下震动很大，一贯能征惯战的将军们心里憋了一股火，更憋了一股劲。他们暗下决心，一定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个样来，让美国鬼子尝尝第38军这只东北虎的厉害。特别是军首长，感到身负重大压力，决心迅速甩掉“贻误战机”的这一不光彩的帽子。

第二次战役，彭德怀决心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清川江畔钓大鱼”，打一个大歼灭战。按照彭总的部署，第38军同第42军担负打开战役缺口，向敌后迂回的任务，他们首先要歼灭德川、宁远地区的南朝鲜第2军主力，尔后向价川、三所里、顺川、肃川方面迂回，猛击敌侧背，断敌退路，配合正面的第50、第66、第39、第40军从运动中歼灭向北进攻的美军。这两个军对战役成败关系重大，彭总时刻注视着他们的动作。11月9日开始，志愿军主动放弃了一些一线阵地，摆出怯战退走的姿势；11月10日，西线敌人全线前推，东线敌人也分三路向北进犯；16日，彭总令志愿军各军

继续北撤，并停止向进攻之敌进行反击，17日，志愿军继续后撤。

敌人果然中计，被志愿军后退行动所迷惑，麦克阿瑟判断入朝志愿军人数不会太多，不堪一击。美军第8集团军向北推进，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南朝鲜第7、第8师抵进大同江两岸之德川、宁远地区，后继无援、孤军冒进。彭总此时见出现有利战机，即刻定下歼灭南第7、第8师，切断美军东西两线联系，威胁其侧后安全的战役决心。

11月24日深夜，第38军奉命派出一支穿插部队，披着月光，顶着风雪，翻山越岭，偷涉大同江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到德川南武陵里，先遣队抢占有利地形，炸毁了德川通往顺川、平壤的公路大桥。这支侦察队伍像一把尖刀，在敌背后插了一刀。

25日晚，第38军113师迂回至土城江渡口，江边防守渡口的敌人正在烤火，志愿军突然“神兵天降”，还来不及进入工事，就大部当了俘虏。第113师乘势迅速泅渡大同江。隆冬午夜的江水，寒冷刺骨，激流上漂着冰块，志愿军战士们脱下棉裤、鞋袜，跳入冰河向对岸冲去，突然有1个营的敌人从对岸左侧山后冲来，企图抢回渡口。113师指挥员立即组织反击，命令337团跑步过江占领滩头阵地，在江北组织火力支援部队过江。部队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下冲上岸后，顾不得穿上裤子和鞋子，光着屁股冲上去，所有火器一起开火，赤着身子的勇士们一阵猛冲，将敌人火力压了下去，敌人溃不成军，100余人被志愿军俘虏。

第38军的其它部队和42军向德川、宁远的南朝鲜军第7、第8两师发起猛烈攻击；第38军分3路迅速猛攻德川南第7师。敌人对志愿军突如其来的攻击行动打的懵头转向。第38军乘势攻占了沙坪里、左上里、遮日峰、济南里、云松里、钱三里等地，截断了南朝鲜第7师的退路，南朝鲜军慌忙向空军呼救。26日15时，敌人在大量飞机掩护下突围，第38军将士们像打红了眼的小老虎，顽强阻击，与敌展开激烈的战斗，19时，南朝鲜军第7师师部及其所属的第5、8联队，连同驻南朝鲜军第7师以根波为首的美军顾问团全部当了俘虏。

与此同时，第42军两个师，对宁远之南朝鲜第8师实施攻击。以1个师向孟山以北龙源里猛插，隔断宁远与孟山之联系，战至26日拂晓，占领宁远，歼敌大部。

第38军和第42军的果敢行动，在敌人翼侧打开了一个战役缺口，“联合国军”急调美骑兵第1师一部由顺川向新仓里方向，调土耳其旅由价川向德川方向机动，企图封闭缺口，阻志愿军进攻。鉴于此，彭总果断命令，第38军和第42军继续迅速向敌后迂回，其它各军勇猛突击，分割围歼被打乱割裂之敌。

第38军各部越战越勇，27日黄昏，主力沿公路向价川疾进，于26日拂晓抢占了嘎日岭垭口及其以西地区；同时，第113师沿小路直插三所里，彭总对这个师的行动特别关注，时刻让参谋们报告他们的位置。

这个师已连续作战了两天两夜，部队为按时插到位置，不顾连续作战疲劳困乏，在师首长率领下，马不停蹄地向三所里急奔。在白天，志愿军无制空权，极易遭美军空袭，师首长命令部队脱去伪装，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奔袭。美国空军见路上部队没有伪装，以为是南朝鲜的部队呢！（因为他们有制空权，部队在作战中不做任何伪装），盘旋后飞走，113师迷惑了美军空军。

在彭总焦急等待 113 师穿插行动的时刻，28 日晨，刘海清副师长向总部报告：“我前卫团已插到三所里，抢占了有利地形。”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立即把这一喜讯报告给彭总，彭总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立即命令：“好！要他们像钢钉一样钉在那里。”第 113 师连续几天翻山越岭，赛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14 个小时奔袭 140 余华里，先敌抢占了有利地形，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是赢得战役胜利的关键一步。

美军从志愿军的电台里，得知三所里已被志愿军占领，急忙调集美骑兵第 1 师第 5 团从北面向价川方向赶来，同时，从南面向北增援，企图两面夹击第 113 师。第 113 师刚刚展开不久，美军就发起了攻击，双方展开了激战，第 113 师打退了敌人 10 余次攻击。按照彭总的命令，像钉子一样钉在三所里阵地上。使敌由军隅里经三所里向顺川逃跑的路线被截断，“联合国军”整个后撤、突围计划被打乱。

从三所里突围的“联合国军”被粉碎后，第 113 师奉 38 军指挥所命令，又派出一个团插向龙源里，截断了“联合国军”南逃顺川的又一条通道。“联合国军”指挥官这下可急了眼，命令部队在地空火力支援下猛烈攻击 113 师几个阵地，几百架飞机连续向 113 师阵地突击，几百门大炮猛烈轰击。第 113 师占领的三所里、龙源里战火一片，硝烟滚滚，战斗异常激烈。第 113 师坚守的阵地上，将南逃、北援的美军隔断，“联合国军”南北两军只相隔不到 1 公里，但始终没拔掉第 113 师按下的这颗“钉子”。

第 113 师及时插向敌侧后，切断了敌退路，阻止了敌人突围，保证了其它各部队向被围的“联合国军”发起攻击，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彭总看着战报，心情特别激动，眼睛湿润了。是的，第 113 师打的太顽强了，在松骨峰阵地上，坚守这个阵地的一个连全部壮烈牺牲，打扫战场时，枪支砸烂了，有的烈士的口里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和敌人抱在一起，保持着各种战斗姿势——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为朝鲜人民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彭总手拿战报，嘴里喃喃地说：“第 38 军的确是一支好部队。”随即，他拿起笔来，饱含激情，亲自起草了一份嘉奖令，全文是：

三十八军并转各军：

此次战役，我 38 军发挥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尤其是第 113 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虽在百余架飞机与百余辆坦克终日轰炸掩护下，反复突围均未得逞，致战果辉煌。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彭总从头又看了一遍他写的电文，觉得仍不能表达他对这支部队的赞佩之情，他又拿起笔来，在后面加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 军万岁！”

称一个军万岁，这在我军战争史上是破天荒的，表达了彭总对胜利之师，对功绩卓著的部队的崇高敬意。第 38 军深受鼓舞，在朝鲜战场上，不断创造辉煌战绩。

## 突破临津江天险

1950 年底，“联合国军”在连吃了两个败仗之后，退守“三八线”，依

托旧有的工事和临津江天险构成了一道野战防线，企图阻止志愿军前进，赢得喘息机会，以利重整旗鼓，继续向北进犯。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志愿军首长和人民军协商后，定下了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决心：集中志愿军6个军，在人民军三个军团协同下，突破“联合国军”临津江防线，粉碎其在“三八线”既设阵地的防御。

志愿军大有解放战争时期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势，以6个军组成两个纵队，决心一举突破临津江防线。

12月下旬的一天，39军作战指挥室里，一个大沙盘摆在屋子中央，军首长介绍敌情后，说到：“这次战役，突破临津江是关键，只要突破了临津江，胜利就有了7分把握。”他停了一下，目光转向第116师领导，以命令的口气说：“上级决定，将主要方向突破临津江的任务交给第116师，你们有信心吗。”

116师领导齐声说：“坚决完成任务！”

“好，上次你们师在攻打云山城的作战中打得很漂亮，这次要再接再厉。”说到这里，他转身指着沙盘上的临津江说：“突破临津江的任务是艰巨的，在你们师的突破地段上，左翼虽已封冰，但江面宽达300多公尺，江岸滩上布满了地雷；右翼突击地段江心被敌人炮火炸开，部队还要徒涉过江，江心水流湍急，部队必须在敌人火力下，忍受近零下30度的严寒，蹚过将近200公尺宽刺骨的冰水。江对岸是3丈多高的悬崖陡壁，敌人的枪炮火力封锁的很严密，在敌火力下要攀崖冲击，困难是可以想象的。”

军首长说到这，加重语气严肃地说：“这将是一场相当残酷的恶仗、硬仗。一定不能轻敌，军党委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任务，为后续部队打开突破临津江的通道。”

116师受领任务后，迅速组织部队进入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战士们抓紧时间，准备好梯子、麻绳、稻草、勾雷杆、草鞋、水袜、猪油等各式各样的爬山、防寒、防滑器材。并在驻地的山谷里、悬崖上冒着严寒练习爬山，滑冰。

12月26日，师领导带领各团团长、炮兵主任和作战、侦察、通信科长，潜入江边，秘密地勘察江面和敌情。经过反复研究敌情，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对每一门机枪和火炮的位置，都作了详细的布置，对渡江攻击发起后，各种枪炮摧毁对岸哪个目标，压制哪个火力点，部队渡江的地段，攻击的目标，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师首长认为，要想一举突破成功，必须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打敌一个措手不及，减少我军的伤亡。要达成此目的，部队需要隐蔽地进入江岸，在敌还没察觉的情况下，再利用夜暗，突然发起冲击，突破冰江天险。

然而，要做到这样，谈何容易啊！这不是1个班，也不是1个连、1个营，而是1个师，车马炮等轻重武器齐全，部队一动，人欢马嘶，单是人走在路上，就会扬起一片烟尘。全师秘密进至江边，还要隐蔽整个一个白天，不被相隔仅千余米的对岸的敌人发觉。在宽1500米、纵深2500米的阵地上，摆下了7000多人的部队，70多门火炮，只要有一个人暴露目标，整个作战计划就要被破坏。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计划。而为了战役的胜利，116师领导决心实施这一作战方案。

在全师团营干部作战会议上，副师长张峰严肃地说：“潜伏能否成功，

关系到能否突破敌人的封锁。各部（分）队一定要严守纪律。谁要暴露，一律执行战场最高纪律！”

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张峰向所属部队下达了一道死命令。

30日夜，116师在副师长张峰的率领下，悄悄地向临津江边开进。为了掩护部队的行动，后面的炮兵阵地向对岸的敌人实施了炮击，炮声和其他岸边的机枪声，掩盖住了部队行军时骡马的吆喝声和马蹄声，部队利用炮火和暗夜掩护，迅速隐蔽地逼近了临津江边的高地。在离江边几百米的隐蔽处，部队迅速把炮从骡马身上卸下来，人拉肩扛把火炮拉上了山。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秘密构筑工事，经过一夜紧张的作业，黎明时分，全师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全部进入了地下。

太阳出来了，志愿军的炮火停止了炮击，阳光照耀在山坡的雪上，射出银色的光芒，一切像往常一样寂静。只有对岸的机枪时而打出几个点射，隔十几分钟，零星的炮弹飞过江面，向江北岸的纵深飞去，在山谷中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对岸的敌人不曾想到，一夜之间，江北岸的高地反斜面上，已埋伏下了千军万马。

是的，敌人绝不会想到这些。只有军纪严明、心齐的像一个人一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才有这样的胆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潜伏一个师的部队。部队进入了地下，工事伪装的像自然界一样，山峦披着银装，没有一点挖出新土的痕迹。

副师长张峰在高地与敌方成反斜面的一个临时指挥所里，不住地看着表，还不住地问旁边的参谋：“几点了？”可见他比任何人都紧张。他相信自己的部队，但这毕竟是千军万马呀，稍有不慎，将前功尽弃。他这时也不要参谋传达命令了，不时地拿起电话筒，询问各团营的情况，嘱咐一定要坚持、忍耐，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得暴露目标。

“千万不要生火，千万不要爬出来跑跳乱动。”

他知道，许多战士衣服还很薄，在这零下近30度的山野上，战士们一定冻得难忍。

“天气的确很冷，但是为了胜利，我们必须忍耐……。”尽管各团营一再向他保证忍受一切困难，决不暴露目标，可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询问、嘱咐。

中午，江上一片白雾茫茫，雪花纷飞，阵地又加上了一层天然伪装。张峰看着满天飞舞的雪花，嘴角上露出了笑意。自言自语道：“这是老天的照应，老天助我们成功。”

时间一分一秒地熬着，一天时间，感到过的像几个月那样的慢。

太阳压山了，张峰的心里蹦蹦跳的更厉害了，他紧锁眉头，守在电话机旁。

“铃……铃！”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张峰副师长赶忙拿起了听筒。

“我是师长，你们那里准备得怎么样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的命令了。”

“炮兵已准备好了，炮火准备马上开始，请你们注意观察。”

16时40分，志愿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一发发炮弹掠过潜伏部队的头顶，呼啸着飞向对岸敌军的阵地。顿时，江对岸腾起一片火光和烟雾。观察员不住地向张峰报告。20分钟的火力准备，敌人的工事、主要火力点在志愿军密集的火力下，大部被摧毁。这时，张峰命令突击连障碍排，利用炮火和

烟幕掩护，迅速排除江岸的地雷，为部队冲击开辟通路。

17时03分，3发绿色信号弹和250发红色曳光弹腾空而起。

“现在发起冲锋！”张峰向突击部队下达了命令。

几乎同时，几千名战士跃出工事，呐喊着向江面冲去。配置在第一线的40多挺轻重机枪，以密集的子彈向对岸射击。张峰下达完命令，立即走出掩蔽部，站在小山上看着这一壮观的场面。战士们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向江对岸冲击前进。左翼团从冰面上冲过去。右翼团跑到江心，战士们跳入冰冷刺骨的江中。江水深处齐到胸口，棉衣全湿透了，刺骨的冰水一阵阵涌上胸口，手脚冰的麻木了，但战士们举着枪，仍用力向前游，炮弹在水中爆炸，激起一个个水柱，冰块夹着冰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涌起的浪头直往战士们的口里灌。在江中向前冲击的队伍里，一名叫范和奇的战士，他是南方人，平时最怕冷，现在他和战友们一道在这冰冷的江中，突然，他一头钻进水里，人们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他已从水里钻了出来。旁边的战友问他：“你负伤了吗？”

“没有，真倒霉，机枪管掉在水里啦。”说着，他又捏着鼻子钻进了水里，不一会，他高高举着机枪管从水里冒出来……

左右两翼先头部队在炮火掩护下，还没等敌人反应过来，仅用5分钟，已抢占了江对岸滩头。

突然，在江南的沙滩上腾起一片火光和烟柱，左翼连的冲击地段地雷爆炸了，但是突击分队仍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击。许多战士在地雷爆炸声中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后面的战士继续向前冲。他们知道，现在是抢占阵地，突破敌人防线的关键时刻，容不得耽搁，只有用人趟过雷区开辟通路，才能争抢时间，攀上悬崖。

在一连串的爆炸之后，后面的部队冲到了悬崖边，架起了云梯。紧接着，在敌阵地上响起了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悬崖上闪起一片火光。

“突过去了！突过去了！”张峰心里一阵激动，他清楚地看到，为了突破敌人的前沿，许多战士毫不犹豫地冲向雷区，用生命铺出了一条胜利的通路。他看了一下手表，仅11分钟，全线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前沿。

“报告师长，我们已占领了南岸敌人第一道堑壕！”

“好，迅速扩大战果，保障二梯队进入战斗！”

部队冲入敌阵，一阵猛打，敌人被这勇猛的攻势打懵了，丢弃阵地向南逃窜。116师攻占敌人一个团的阵地仅用了57分钟。这时转移到江南岸，他望着全身结了一层冰的可爱的勇敢的战士，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对他们的爱，他随口说道：“怪不得你们冲锋这么勇猛，原来你们已经换装，成了‘铁甲’部队了”。

这时，39军第二梯队师在116师突破的通道上迅速进入战斗，乘胜追击。同时，志愿军另几个军在其它地段均突破了敌人临津江防线，突入“联合国军”，防御纵深，仅一夜时间，部队向南发展了20公里，在除夕之夜，志愿军全线突破临津江，越过“三八线”取得了第三次战役的重大胜利。

## 进军汉城

志愿军突破临津江后，“联合国军”像受了惊吓的兔子，全线溃退。志愿军乘胜扩大战果，部队浩浩荡荡向汉城追击前进。汽车、炮车顺着公路向

前飞奔，两侧的队伍跑步疾进，汽车一过，队伍便成了多路，像在赛跑。队伍里不断传出“跟上，跟上”的口令。一个炊事员背着黑锅边跑边喊：“借光，借光，黑锅来了，留神蹭身黑。”他想用黑锅开道，争抢在队伍的前面。可是没有人理会，只顾向前赶路。他边跑边埋怨大家不给他让道：“你们都抢着跑到汉城去，我上不去，谁给你们做饭？”

部队跑啊跑，从夜里跑到了天亮，借着晨光，可看见公路上敌人溃逃时丢弃的物品。沿途到处都是燃烧着的美军遗弃的简易仓库和这些强盗们放火燃烧着的村庄。346团马不停蹄，3日，天刚蒙蒙亮，追进到议政府地区。这时，团指挥员发现，在部队前进的道路上，不时地从前边的山凹隐蔽处飞起一颗颗照明弹。

“那里一定有敌人！”

团指挥员立即组织战斗，从两侧向山凹里包抄过去。

大约有一个连的敌人，在志愿军的追击下，溃逃了一夜，满以为他们乘车跑得比中国志愿军快，中国军队不会追上他们。他们在这山凹里，一个个钻进鸭绒睡袋里正在睡大觉呢。346团的战士们冲上前去，一枪一个，将敌人击毙在睡袋里。敌人还在睡梦中就统统去见了上帝。

在这些敌人的不远处，战士们突然发现地上有两块长条形大红布铺成十字形，有的战士迅速过去要用枪挑了它。这时，团指挥员立即说道：“别破坏它，留下有用。”

原来，这块红布是敌人地空联络的信号，它告诉敌人的飞机：这里是自己人的阵地，不要向这里投弹、扫射。346团得到了这块“护身符”，果然在追击敌人的路上派上了用场。一路上，一遇到敌机临空，他们就立即将红布铺在地上，敌人以为是自己的人在下面，隆隆地叫着掉头飞走了。

在志愿军强大的攻势和追击下，汉城守敌和南朝鲜伪政府惊恐万状。3日下午，“联合国军”慌忙组织撤退。为了保障美第8集团军迅速撤退，李奇微亲临汉江大桥桥头指挥，并下命令：如果南朝鲜“难民”争夺汉江大桥，影响其撤退行动，就开枪射击。

弃城而逃的“联合国军”在南逃的路上乱作一团，几乎分不清建制，汽车、坦克等各种车辆拥挤在向南的公路上，甚是狼狈。战后李奇微对此景描述到：“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副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的武器”，“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连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溃逃，那是枉费心机。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于是，我跳下吉普车，站在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停下。开头的几辆卡车没有减速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南朝鲜军官的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了。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后方设立许多哨卡，由我们自己的宪兵在军官带领下在那里值勤，以恢复对部队的控制。”美联社记者也写到：“撤退的部队总是匆忙地诅咒，乱得一塌糊涂。撤退的长长摩托车行列，部分汽车有时陷入泥泞。”

1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46团和所在师及志愿军第50军，同

人民军一道冲进汉城，这座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城市回到了朝鲜人民的手中。美军从仁川登陆夺取汉城后，不可一世地向北推进。没想到正在叫嚣饮马鸭绿江的得意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便势如破竹地将“联合国军”打得狼狈逃窜，占领仅3个月的汉城便乖乖地交还给了中朝人民军队。

汉城的解放，给了朝鲜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朝鲜各地城镇人民载歌载舞，庆祝中朝人民军队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1月6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发布命令说：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后，已在1951年1月4日解放了我国首都汉城。我军解放汉城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胜利！为纪念这次胜利，我命令，今天，1月5日20时，在平壤与汉城两地以240门大炮鸣放24响，进行庆祝。

在中国北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大字标写着：《朝中军队发起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急进》，同时发表《中国各民主党派致电朝鲜人民：“祝贺光复汉城大胜利！”》，连续几天，中国各大报纸都发文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驻汉城后，严格遵守《入汉城纪律守则》，一方面继续肃清残敌，维护城市治安，恢复秩序，一方面担负保护工厂、商店、仓库、资财及一切公共建筑，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机关、名胜古迹等，不侵入外国使馆，保护守法外侨。同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进入民房，部队入城前自带粮食，不在城内抢购物资和蔬菜等物品。帮助人民群众打扫卫生，不侵害群众利益，秋毫无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仁义之师形象，深深地印在汉城人民的记忆中。

志愿军解放汉城后，为不使敌人据守汉江南岸，控制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口以威胁汉城，妨碍志愿军下步行动，志愿军乘胜尾追敌军，强涉滚滚的汉江，把敌人逼退到了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

### 韩先楚战场一线建功勋

1950年7月下旬，中央军委任命韩先楚为第13兵团副司令员。10月9日，韩先楚参加了在沈阳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听取了彭德怀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会后，他协助邓华司令员组织兵团入朝准备工作。10月19日晚，韩先楚率第一批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

10月24日，韩先楚同邓华、洪学智在大榆洞与彭德怀会合。25日，韩先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从此他协助彭德怀司令员精心计划和组织实施作战，成为彭总得力的助手。

志愿军入朝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正分路放胆前进，兵力逐渐分散，东西两线部队之间敞开的缺口越来越大。这种形势的出现，为志愿军利用敌人认为中国出兵可能性很小的判断错误和分兵冒进的弱点，在运动中实施突然攻击、各个歼灭敌人造成了有利条件。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指示志愿军放弃原定组织防御的计划，改取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彭德怀立即改变原计划，集中3个军于西线作战各个歼灭敌人。韩先楚对于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的改变，坚决赞同。他认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敌，是毛泽东一贯的作战思想，也是我军的长处，有利于初战必胜。他要求参战部队必须严格准时地赶到预定攻击地域，尤其是担负向敌侧后实施穿插迂回任务的部队，更不许稍有懈怠。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他不顾



连日指挥作战的疲劳和敌机的狂轰滥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同广大指战员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战役作好准备。

11月13日，志愿军党委召开会议，对第一次战役进行总结并对下一步的作战方针、作战任务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部署。会议决定下一个战役，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准备将西线之敌诱至大馆洞、温井、妙香山、平南镇一线歼灭之，将东线之敌诱至旧津里、长津一线歼灭之。如果敌人不进，则打出去。

11月24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全线发起总攻势后，志愿军为了进一步加重敌之错觉，诱敌完全进入预定战场，以小分队边打边撤。敌人果然为志愿军后退的行动所迷惑，错误地判断志愿军是“怯战退走”。于是，敌人加快了进攻的速度。为了加强战役指挥，韩先楚按照彭总的分工，负责指挥西线左翼第38、第42军的作战行动。首先歼灭南朝鲜第6、第7、第8师，打开战役的缺口，并以有力一部，突击敌人纵深后方，断敌退路，为整个战役扩张战果创造战机。这是关系战役全局的一着险棋。彭德怀知人善任，了解韩先楚是员虎将，多谋善断，能胜任此重任。

韩先楚带着彭总的重托，带着情报处长、几名参谋和机要员和一部电台，赶赴作战部队。

11月25日，西线敌军已进入志愿军预定战场。当日黄昏，韩先楚指挥西线左翼第38、第42军乘敌立足未稳，出其不意地首先对德川、宁边之南朝鲜第7师、第8师发起反击。

一天一夜的战斗，第38军全歼守敌南朝鲜第7师3个团，生俘美国顾问团团以下5千余人。第42军也歼灭了宁边守敌南朝鲜第8师的2个团。韩先楚指挥的两个军，圆满地完成了打开战役缺口的任务，为进一步对敌人实施战役迂回创造了条件。

战役缺口打开后，彭德怀司令员命令第42军立即向孟山及其西南之北仓里、假仓里攻击前进。然后向顺川、肃川攻击前进。第38军继续以主力向院里、军隅里方向攻进，一部插向三所里，堵住三所里、价川方向南逃之敌。

第38军第113师担任向三所里插进的任务，第113师出发前，韩先楚司令员对该师领导当面交代：第一、必须保证当天（27日）下午6时以前从现地（德川）出发。第二、在路上不论遇到多大困难和伤亡，没有权力停下来。第三、到达三所里以后，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必须把敌人截住。第113师指战员深知任务的重要，他们忍受和克服连日作战的饥渴疲劳和山高路险等困难兼程前进。当行至沙屯时天已大亮，即利用已深入敌后，敌人不易辨别的条件，扔掉伪装圈，不顾敌机威胁，坚持昼间继续赶路，终于及时赶到了三所里，并主动占领龙源里，实现了彭德怀对退逃之敌构成第一层包围的计划。

在三所里、龙源里，志愿军第113师以顽强的阻击，打退了在大批飞机和坦克支援下南逃的美第2师和北援的美骑兵第1师、英第29旅的两面夹攻，使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到1公里而可望不可及，不得不放弃从这里突围的企图，改为西经安州向肃川方向突围。第38军在这次战役中，先以勇猛迅速的迂回动作，结合正面突击，围歼了德川地区之南朝鲜第7师大部，协同友邻打开了战役缺口，使美第9军主力翼侧暴露；继以急速的行进，切断了敌军南逃退路，圆满地完成了战役迂回任务，从而动摇了敌之战役布势与继续进攻的决心，对志愿军取得第二次战役西线大量歼敌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彭德怀在给第38军的电报中，高度赞扬了第38军顽强的战斗作风。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美国政府不甘心失败，在“联合国军”退守“三八线”后，即以“先停火，后谈判”为幌子，力图使“联合国军”得到整顿，好卷土重来。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志愿军总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敌人既设的“三八线”坚固阵地体系。韩先楚受命指挥志愿军右纵队的4个军又6个炮兵团，于高浪浦里至永平地段上突破。

韩先楚根据战场情况和两次战役的经验，认为：突破的口子不能张得太大，一次歼敌也不能太多，应逐次歼敌。12月27日，韩先楚发出了《各军在战术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巧妙运用战术，迅速歼灭南朝鲜第6师，以便对付美军及展开第二步作战，强调各级应展开大部兵力进行攻击，加强炮火掩护，打敌坦克，摧毁敌炮兵阵地，合理使用弹药，各级应派指挥员随先头部队前进。

12月31日，韩先楚指挥右纵队向敌发起进攻，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第38、第39、第40、第50军迅速突破“三八线”阵地，向敌纵深发展，一昼夜突破敌纵深15至20公里。韩先楚根据彭总的指示，不待敌人喘息稍定，冒着大雪严寒，挥师向仁川、汉城方向勇猛追进。

1950年1月4日，第50军与第39军各1个师及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一部进占汉城。至1月8日，志愿军有纵队经过7昼夜的连续突击，挺进100余公里，将敌人驱逐至北纬37度线附近，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韩先楚在会上发言，他说：抗美援朝战争，由于毛主席出兵朝鲜决策的英明，彭总领导的正确，金日成领导的朝鲜劳动党、政府、军民的密切配合，祖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在艰苦情况下英勇奋战，入朝以来，取得了三次战役的胜利。他根据作战实践，论述了战术指导问题。

“联合国军”为了挽回败局，于1月25日开始，发起了全线进攻。敌人针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装备居于劣势和供应困难的情况，采取所谓“磁性战术”、“火海战术”，始终同志愿军和人民军保持接触，进行消耗战。

韩先楚奉命指挥西线防御作战，韩先楚指挥的防御正面上，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西线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指战员在天寒地冻，工程器材严重缺乏，构筑工事困难，而且食物不足的艰难条件下，展开了异常艰苦的防御作战。

韩先楚冒着生命危险，到一线指挥作战，他及时调整部署，集中群众智慧，“兵力配置前轻后重，火器配置前重后轻”，以劣势装备抗击敌人强大的兵力、火力突击。2月7日，志愿军司令部转发韩先楚下达的坚守与反击的战术指导，供各部队参考。他在战术指导中指出，各级应选择有利地形设置观察所，确保通信联络顺畅，及时了解当面敌情，适时指挥部队疏散和反击。

在兵员不足，供应困难，气候严寒的条件下，韩先楚指挥西线部队，浴血奋战，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为了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韩先楚于3月29日向彭德怀司令员提出了《关于防御作战问题的意见》，着重就防御作战的战术思想，防御战术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这个意见由志愿军司令部转发到各军，进一步指导了防御作战。

1951年9月，中央军委为了加强东西海岸防御、防止敌人从侧后登陆，

成立了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所，韩先楚担任西海岸指挥所司令员。

1952年7月，韩先楚任19兵团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秋季战术反击作战。1953年初，韩先楚因患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病，经抢救后送回国内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回朝鲜战场。当他到达安东时病情又复发，不得不回北京继续治疗。4月，韩先楚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参谋长。

韩先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无畏，出生入死，坚持战斗在第一线。他指挥坚定，关照全局，善于及时总结经验，听取下级的正确意见，积极摸索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法。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不同的岗位上，忠于职守，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 大战英国皇家坦克营

天黑了，志愿军一支队伍顺着山路小跑似的向南行进。他们已经翻山越岭行进了一个白天，谁也顾不上数一数翻过了多少个山头，涉过了多少条河流。营长手拿一根木棍，拨拉着齐腰深的荆棘，不管后面的队伍跟没跟上，只管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身边的几名通信员紧紧跟着他，一会小跑几步，生怕让营长拉下。

“营长，这路越来越难走了。山下面可能就是通往汉城的公路，夜间走这样的路，队伍容易走迷，是不是改走公路。”和他同走在队伍前面的1连连长建议。

“不行，要是顺着公路追，我们的腿怎么能跑过敌人的机械化，那只能在敌人屁股后面闻汽油味了。”营长头也没回，一点也不放慢速度，回答了一句。

没人说话了，只有脚踏荆棘的沙声。

营长知道，他执行的是截断敌人退路的任务。当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后，“联合国军”像得了“撤退病”，不是在顶住志愿军的攻势，而是兵败如山倒一样溃败。麦克阿瑟虽然身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但也不免在这关系到部队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偏向于美军。在他的命令下，美国军队优先向后撤退，而其它国家的仆从军们成了掩护美军撤退的挡箭牌，而这些国家又不得不执行命令。

在高阳至汉城的公路上，英军担任了为美军断后的任务。眼看着美军“兄弟”在危难时刻丢下盟友溜之大吉，中国军队的攻势越来越猛，英国人发现自己已处于不利的形势了，在大骂美国兄弟不够“朋友”的同时，掉转头来不顾一切地后撤逃命。第29旅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1营及英第8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即皇家重坦克营的坦克汽车，冒着黑烟，加大油门，猛向后开，这时谁也顾不了谁了，谁跑得快，谁就能逃出中国军队的包围圈。

志愿军穿插部队，实际上就是在和敌人的汽车轮子赛跑。在这样的山区，志愿军只有翻山越岭，抄小路直插过去，才能跑到敌人的前面，堵住敌人。

营长顾不上让部队休息了，甚至过河也来不及脱掉鞋。后面的队伍紧紧跟着他，在漆黑的天幕下向前急奔。队伍翻过了一座小山，一条宽宽的山谷横在队伍的面前，灰白的群山下的山谷里，隐约看见一条黑线弯弯曲曲地躺在谷底。突然，山那边闪动起一道道火光，随着闪光，传来声声爆炸声。营长知道，这是友邻部队在另一侧扼住了敌人的退路，卡住了敌人后逃的咽喉，已经和敌人干起来了。

“占领阵地！”营长向部队下达了命令。营长判断，他们营已经跑在了敌人的前面，敌人一定会拐向这条公路，向后逃跑。

部队来不及休息，看着那边的火光，这里的战斗马上将要开始。战士们趴在雪地上，顺山谷吹来的西北风夹着雪片打在脸上，像刀刮一样疼。刚才急行军出了满身的汗，被冷风一吹，立刻透心地凉。战士们迎着寒风，抓紧战斗准备，在山谷中，部署成了一条口袋阵，等着敌人往里钻。

远处，一条火龙一样的车队向这边移动，随着亮度的不断增大，马达声震动了山谷。几十辆坦克和汽车长龙似地快要进入山谷了，前面的一辆指挥车转过山弯，两道白光照亮了山谷，车灯在雪的反射下，刺得人睁不开眼。1营的战士们屏住呼吸，翻穿着白里的棉衣，一动不动地潜伏在公路两侧。

敌人的坦克车队全进入了山谷，突然，一声巨响，前面的指挥车冒起一团冲天的火光，紧接着，手榴弹、炸药包在敌人的车队中猛烈地爆炸。刚庆幸自己脱离险境的英国皇家重坦克营没想到中国志愿军神兵天降，在这里设下了埋伏。

这股敌人还真称得上是“训练有素”，在前面的车辆遭到袭击的一刹那，后面所有的车辆刷的一下关闭了车灯，坦克上的机枪、火炮立即向两侧高地上猛烈地射击，只见山谷的公路上坦克机枪喷吐着火舌，炮弹在山坡上爆炸，闪起一团团耀眼的火光，机枪的射击声和炮弹的爆炸声震荡着山谷，只觉得山在摇动。

敌人边打边向前冲，企图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山谷。志愿军战士们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可机枪枪弹打在敌人的坦克上，只见在溅起一道道火光，打得坦克“铛铛”直响，敌人的坦克照样横冲直撞。

“绝不能让敌人跑掉！”战士杨厚昭拿起爆破筒迎着敌人的坦克冲上去了，当他刚接近公路时，先头的一辆坦克正好过来，公路高出地面3米多，他向公路上爬，爬了几次都滑了下来，他后退了几步，向前猛地一蹿，蹿上了公路，向前面的坦克猛追了几步，用力将爆破筒插进了坦克履带。他顺势一翻身滚下了公路。可敌人的坦克摇摆着甩着“尾巴”，将爆破筒从履带里甩了出来，爆破筒在公路上爆炸了。正在大家焦急的时刻，又一名战士冲上去了，他抱着10多公斤重的炸药包，敏捷地冲上公路，放在公路上，拉着导火索，又一步跳到公路边。敌人的坦克轧到了炸药包了，可炸药包没炸，敌人的坦克刚过去，炸药包却轰了一声爆炸了。原来，炸药包的导火索太长了。敌人的坦克隆隆地向前开，副班长李光禄这下可急坏了，他看见两个人都没成功，抱起炸药包就冲了上去，他快速地跑了一段，跑到了敌人坦克的前面，冲上公路后，卧倒在公路上，手里紧紧地握着拉火管，眼睛盯着开过来的坦克。他这次吸取了前两名战士的教训，导火索被剪短了许多。他心里计算着导火索燃烧的时间和坦克到这里的距离。当敌人的坦克开到适当的距离的时候，他猛然拉着了导火索，一把推到了路中间，接着一个翻身滚进了路边的稻田雪地里。他刚停住，一团火光和一声巨响吞没了敌人的这辆坦克。他因离的太近，被震得昏了过去。

敌人前面的几辆坦克都被炸毁了，一堆废铁堆在了公路上，后面的坦克被阻住了，英国皇家的重坦克车队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只得凭着坦克上的火力向中国志愿军还击。志愿军第445团第1营和第446团第2营将英军坦克营围堵在不足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封闭在山谷中。志愿军用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同英军的坦克展开了激战。整个山谷一片火光，英军坦克车队乱了

阵脚，有的往公路下冲，栽了下去动弹不了，有的和前面的坦克撞在了一起，前前后后失去了指挥，不知向哪里冲才好。

李光禄他们这个小组连续向敌人坦克实施爆破，爆破器材已经用完了，李光禄迅速跑到营指挥所找炸药。他们连的指导员也在这里，看到他冲进指挥所，用手电照了照他的脸，见他满脸是血，一边说：“你受伤了！”一边叫卫生员：“小王，赶快给他包扎。”

卫生员迅速跑过来，抱着小李的脑袋就缠了起来。

“快松手，我还要去炸坦克！”

但卫生员坚持要给他包完。抱着他的脑袋不松手。这时，只听营长说了一声：“嘿！好大个家伙。”

在营指挥所的正前方，一辆像座小山一样的庞然大物正隆隆地向他们开过来，炮塔上不断地向公路两侧喷射着火焰，打着了公路边的几座茅草屋。这辆巨型坦克，炮塔顶上还按了个大喇叭，在枪炮的嘈杂声中，隐约听见喇叭里在喊叫道：“中国人快投降吧！我们是来救朝鲜人的！……”在临将灭亡的时刻，这辆坦克还发出着梦呓，说着胡话。

小李见到此景，从卫生员的怀里挣脱出来，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炸药包和几枚手榴弹，朝着敌人的坦克就冲了过去。他跑到坦克跟前，发现这家伙可太大了，简直有一座房子那么大。“这小炸药包能炸得了它吗？”小李看着这个慢腾腾向前蠕动的怪物，心里想。

“试试看，炸不掉你也吓你一下。”

小李想，将炸药包放在坦克的肚子底下不一定管用，他一纵身跳上了坦克，坦克喷着火，炮塔在转动，小李被烤得手脸生疼，他顾不得这些了，一只手抓住发烫的坦克护板，一只手迅速安放好了炸药。用嘴咬住拉火管，一甩头拉着了火，然后纵身跳了下去，坦克这时向前一窜，他被抛出去老远。也只在他刚一落地的同时，身后的大怪物上“轰隆一声”，闪起一团火光，这家伙再也动弹不了了。

小李从地上爬起，刚一撤回，敌人一辆坦克又开了过来。他又拿起炸药包向敌人的坦克跑去。像炸前两辆一样，将这辆坦克炸毁了。可这辆坦克爆炸时，火光比任何一辆都亮，爆炸声震耳欲聋。原来这是一辆载油坦克，汽油被炸燃了，火焰冲天而起，照亮了整个山谷，映红了半边天。小李在距离坦克的一刹那，爆炸的汽油向四处喷射，溅了他一身油火。他全身着了火，像一个火人，战友们不住地喊：“快躺下打滚！”他赶紧在雪地上连打了几个滚，才把火压灭，但他的衣服全烧烂了。

志愿军两个营的战士们，没有先进的反坦克武器，仅用手榴弹、炸药包、爆破筒，靠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山谷地同英军皇家坦克营展开搏斗，激战3个多小时，炸毁和缴获英军坦克31辆，全歼了英国皇家重坦克营。

### 插入敌人后面的尖刀

尖刀团像一把犀利的尖刀，尽量抄近路，一会翻山，一会越岭，一会跨河，向敌人纵深猛插。夜暗得像一个大黑锅底，前面的山犹如一块巨大的黑障，只在天际处黑幕和暗蓝色相接处，能辨别出哪是天哪是地，脚下的道路影绰绰像一条灰暗的带子，弯弯曲曲向前延伸。这样的暗夜虽然给辨认方向带来了困难，但也为穿插行动创造了隐蔽条件，若不是行军队伍走路的沙沙

声，几十米之外很难知道有人在通过。队伍没有人讲话，一会急走，一会小跑。在前进的路上，只要是通汽车的公路，就到处能遇上散乱的敌军，看样子是从前方溃退下来的。他们有的在路边上裹着睡袋在睡觉，有的在路上蹒跚疲惫地走着，看到一支队伍过来，他们也顾不得抬头，只认为是自己的队伍撤下来了，赶忙靠到一边让路。志愿军战士们看到这些“联合国军”不辨敌我，不妨碍行动，只是轻蔑地看着他们，不停步地行进。还有的伪军正愁找不到自己的队伍呢，干脆裹进队伍里一起跟着向南跑。一个伪军插进志愿军队伍里，叽哩呱啦说起了话，志愿军战士一看是个南朝鲜兵混进了队伍，不动声色，上去把这家伙缴了械，这家伙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当了俘虏。

午夜，在尖刀团先头行进的第三营，到达了最后一道关口——通向广田的一个山嘴处。前面侦察班向营长报告：

“前面村里敌人较多，村里的敌人还不断地向四处射击，我们带回了两个俘虏。”侦察兵说着，把两个俘虏带到了营长面前。

经对俘虏的审问，得知前面的村子和两侧山上都有敌人。

“敌人不会发现我们，看样子是在打枪为自己壮胆。我们抓紧时间绕过去！”营长李玉才判断到。

队伍绕过村子，沿着村西的小河继续向南奔袭。接近目的地了，营长命令队伍停下来，在地上摊开地图，对各连连长说道：

“现在，我们已提前了一半时间插到了目的地，完成了第一步任务。”他舔了下干裂的嘴唇，用手指着地图上的红圈继续说：“这里是龙头里通往横城的公路上的台峰和广田，广田东南的三岔路口是我们要占领的阵地。我们要在这里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切断公路，堵住伪八师溃逃下来的主力，配合兄弟部队完成这次横城地区反击战围歼敌人的任务。”

“是啊，我们的这一步棋走得好坏，关系到整个反击作战行动是打成击溃战还是打成歼灭战的关键！”教导员翟文清插话说。

“为了整个反击作战的胜利，我们要经得起这次作战的考验，决不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面前逃掉！”李营长坚定有力地说。

各连长深知营长勇敢、机智、果断的指挥才能，个个脸上显示着必胜的神色，争着要求营长将他们连摆在最前面。

李营长根据当面的敌情，对部队作了部署：由7连、9连攻占广田北山，控制制高点，8连攻占台峰，卡断公路，袭击敌人的车辆。

部队踏着残雪，向攻击目标前进。突然，远方顺公路一道火龙一样的车队从北面开过来，教导员翟文清立即率8连沿公路展开。敌人的车队由远至近，车灯越来越亮，车辆开足马力，顺着山路隆隆地开过来了。敌人以为是在他们的后方，当官的不像在向战场开进时在后面督阵，而是跑在最前面，前方打头的是辆吉普车，后面是炮车和装得满满的士兵的卡车。

翟教导员卧在雪地上，盯着开过来的车队。吉普车开进了伏击圈的中间，翟教导员一声令下，公路上爆炸声、枪声混成一片，山野公路上闪着一道道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和汽车车灯四处乱射的白光。敌人的车队遭到这突然的袭击，乱作一团，车上的敌人被炸得鬼哭狼嚎，有的被炸飞，有的跳车摔得一瘸一拐向山上跑，有的身上着了火在地上嚎叫着乱滚。为首的那辆吉普车被一枚手榴弹炸得燃烧起来，挡住了后面车辆的道路，没被炸着的车辆往前顶撞，挤在一起动弹不了，被打着火的车辆引着了挤在一起的其它车辆，司机慌忙跳下车，不管路边的沟里有没有水，没头没脑地往里跳；有的汽车向路

旁冲，翻进了沟里。

在这里的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车队尾部的敌人组织向桃院里北山发起了进攻。敌人企图抢占这个高地，从两面夹击公路上阻击他们的志愿军，打通后退道路。但营长早看准了这个有利地形，带领9连抢先占领了这个高地。敌人刚上到半山腰，就被营长指挥9连一阵猛打，打下了山去，敌人的企图失败了。

在公路上遭到袭击的美军机甲车队，在公路上燃起一条火龙，仍在乱窜着。突然，从后面火龙里冲出三个怪物，隆隆地吼着，边走边喷着火舌，还不停地没目的地向山上开着炮，它推开前面着火的汽车，引导着后面混乱的车队向前冲。

敌人坦克的子弹向公路边猛烈地射击，打得翟教导员他们抬不起头来。

“马上组织爆破，炸掉敌人的坦克！”教导员命令8连。

战士于永林看到敌人坦克引导着车队向前冲，他一下急了，急忙掏手雷。战前，全班领来了两枚手雷，于永林听说这家伙炸坦克威力大，高兴地一个高蹦过去，还没等班长分配，抓起一枚手雷再也不撒手了。他怕别人抢去，想来想去，解开了米袋子，把手雷放进去，把一头扎得紧紧的。

小子早就想当炸坦克的英雄了，这回看到送到嘴边的肉，

他两眼直喷怒火，恨不得冲上去一下一个全给他报销掉。他急忙抓手雷，可手雷在米袋子里，他越着急越解不开米袋子，看着敌人的坦克隆隆地快到眼前了，他一下急了，用力一扯，把米袋子扯开，掏出了手雷，像饿虎扑食一样跳上公路，照准坦克上部，将手雷投了上去，只听轰隆一声，坦克冒起一股火光，瘫在地上不动了，刚才还凶狠地射击的坦克成了一堆废铁。紧接着，另一名战士炸掉了另两辆坦克，三堆废铁，堵死了公路。

整个战斗仅用了不足20分钟，美2师派来去支援伪8师的一个机甲炮营，还没接近前线就被报销了。140多辆汽车、20多门榴弹炮和战防炮、9挺高射机枪全部成了志愿军的战利品。

敌人的主力还没溃败下来，3营营长李玉才同翟教导员商量道：

“广田北山已被7、9连攻占，东山也被兄弟部队攻占，基本卡住了丫字路。但广田南山还被敌人占据，该高地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山，不拿下它，对我们守卫现阵地不利，我已请求团里，批准我们攻占广田南山。”

翟教导员向来佩服李营长的胆识，他看了看地形，知道营长的用意，他打仗总是走这一步时便考虑着下一步，考虑着全局。现在天还没亮，天亮后，敌人就有了空中优势撑腰，借空军掩护突围。我们占领了广田南山，就可以进一步箝制住龙头和洪川两地通往横城的公路，彻底堵死敌人向南逃窜的退路，为整个围堵行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你想得太周到了，我完全同意。”教导员回答说。

实际上，上级也早已看到了这个要点的重要。并命令一支部队向这里穿插，但这支部队还没上来，这里的敌情已发生了变化，该高地已被敌人占领，若不马上拿下这个高地，天亮后就增大了困难，而且敌人见志愿军威胁到了他的身后，会向这里增加兵力，依托该高地侧应突围之敌。

团里很快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告诉他们，在他们发起攻击时，以火力支援他们战斗。

3营经过连续战斗，人力和弹药有了很大消耗。他俩知道，主动挑起这付担子，份量有多重，任务有多艰巨。

攻打广田南山的战斗开始了，团炮兵阵地飞来发发炮弹打在广田南山上，南山上炮弹闪烁着一团团的火光，爆炸声一声接着一声，山谷中响着隆隆的回声，大地在震动。广田南山上的敌人在炮火中到处乱窜，有的向山下奔跳。

3营在李营长和翟教导员指挥下，在炮火掩护下，向南山上猛冲。

炮火渐渐弱了，只有敌方的炮火盲目地向志愿军这边射击。突然，广田南山上升起两颗红色信号弹，信号弹划破夜空，划了一道红色弧线。

“上去了！”教导员高兴地喊了起来。他立即向团指挥所报告了这一胜利的消息。随后向山上前进。

天亮了，山谷中还响着稀疏的枪声。硝烟汇聚在一起像一条蓝色的带子缠绕着山腰，缓缓上升。太阳露出了红红的头，血一样的霞光洒向大地。一个个威风凛凛的志愿军战士披着霞光，押着一队队的俘虏从山上下来。教导员顺着羊肠小道向上攀登，四个战士抬着一付担架下来了。他们脸上露出悲伤的神色。看到教导员上来了，带着哭腔说：“教导员……营长他……”哽咽着说不出话了。

翟教导员一听营长几个字，脑袋嗡得一声，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跑上前去。大声喊道：“营长！营长！”

营长牺牲了，只见他双眼紧闭，脸上仍显得那样刚毅，手里还握着那只指挥全营出奇制胜的手枪。他在带领部队冲上山头后，在肃清残敌中，一颗流弹打中了他，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教导员和几个连的领导默默地目送营长下山，他们决心坚决守住阵地，卡住敌人的退路，为营长报仇。

敌人开始反击了，数以千计的敌人从后面山上向志愿军广田阵地进攻，这时，从洪川通往横城的公路上，被志愿军赶下来的“联合国军”潮水般溃泻下来，在南北公路上像羊拉屎一样，散满公路，不见头尾。3营全营同全团一起，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阻击战，炮火、手榴弹、枪弹在各个山谷口、各条公路上，形成一道道火墙，封住了敌人南逃的退路。敌人拼命向南冲，天空中飞机像乌鸦一样在山头上乱窜，不断地轰炸扫射，好像要把几个山头炸翻个个，方圆几十平方公里，被一片硝烟笼照着，特别在几个路隘和山口处，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战斗几乎没有一刻停止。“联合国军”在这里拼了命了，不惜一切代价，企图杀出一条血路，夺路而逃，但是尖刀团顽强地卡着公路。

1.2 万多名美军和南朝鲜军在横城以北地区被志愿军追杀过来，又堵住后路，包围圈紧缩，敌人被彻底歼灭了。这次战斗中，志愿军授予 352 团 3 营“尖刀英雄营”称号，营长李玉才被追赠为“二级战斗英雄”。

## 汉江背水战

已经是第 15 天了，“联合国军”向汉江南岸志愿军阵地的反扑进入了白热化。半个月来，美军在汉江南岸西线，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反扑。李奇微在开始发动反扑时，叫嚣“三天之内，收复汉城。”可半个月，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重的代价。李奇微气急败坏，命令“联合国军”在宽大的正面上，向志愿军发起全面反击，企图依赖飞机大炮钢铁优势，把中国人民志愿军逼过汉江。为保证东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向敌反击，西线的第 38



军、第 50 军在汉江南岸西线顽强地阻击敌人。敌人的飞机贴着山尖尖叫着，炮声隆隆震颤着山岭。整个志愿军汉江南岸防御阵地上，硝烟滚滚，天昏地暗，山山岭岭上，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厮杀。

“你看，山下敌人可够忙的，看来明天又是一场恶战了。”营长曹玉海指着山下远处敌人阵地上来回穿梭的车辆灯光，对身边的 3 连连长说。

“我们准备好了，就等着看他明天耍什么花招了！”

“你们要准备明天打一场十分艰苦的仗。团里和师里都没有多少弹药了，后边的弹药运不上来。敌人依靠的是钢铁，而我们只靠步枪手榴弹和勇敢智慧。”营长严肃地对赵连山说道。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赵连山望着营长风趣地唱起来。然后说：“营长，你回营里指挥所吧，有我在，就有 3 连的阵地！”

“那很好，明天，我相信你和你们连会经得起这个考验的。我不回去了，明天我同你们一起坚守阵地！”

3 连阵地是全营阵地的核心。50 军撤走后，这个阵地位于整个志愿军防御西侧，将面临两面受敌的处境，坚守住这个高地，对稳定防御十分关键，他决心把营指挥所搬到 3 连阵地上，同 3 连指挥所合到一处，亲临最前沿指挥这场拼杀。

赵连长看着营长严肃的面孔，更意识到营长话中的份量，他再次表示：“营长，你放心，只要脑瓜子在我脖子上，就有的是办法打退敌人！”

这时，教导员方新围过来对他们说：“敌人的钢铁吓不倒志愿军的意志！来，先抽支烟，大生产牌的，祖国人民慰问来的。”

天亮了，敌人又开始猖狂了，成排的大炮向 350.3 高地和周围的山头铺天盖地地袭来，头顶上 20 多架飞机贴着山尖俯冲扫射，投下一枚枚炸弹。阵地上的工事被炮火炸平，战士们在掩体里被炸起的土石埋住。曹营长、方教导员和赵连长他们隐蔽在掩蔽部里，静静地听着敌人的炮火，不时地向山下观察。

敌人的飞机大炮折腾了大半个时辰，炮弹渐渐地向山后延伸。这时，赵连长一步跃出去：“营长，教导员，我去了！”说着敏捷地向阵地跑去。

敌人黑压压地上来了，赵连山命令部队迅速占领阵地，让几个班绕到阵地的一侧。敌人顺着山梁往上冲，山脚下，一个大卡车上，按着几个大喇叭，一个操着北京腔的女人在叫喊着：“中国人，投降吧……”美军也使用了心理战的招数。

敌人上来了，3 连阵地上突然喷出一道道火舌，密集的子弹向敌群中射去，一颗颗黑乎乎的手榴弹冒着黑烟飞向敌群。六 炮班的战士照准敌群，准确地发射出一发发炮弹，敌人见六 炮对他们威胁很大，组织炮火向六 炮班射击，炮弹不断落在六 炮周围，战士们不顾一切地继续装填炮弹向敌人射击，一名战士牺牲了，另一名战士迅速上去接着射击。在 3 班机枪阵地上，敌人以炮火压制机枪，一股敌人在火力掩护下冲了上来，战士涂金见机枪手牺牲了，敌人眼看着就要冲上来了，他大喊一声，猛地跃出工事，抱起机枪倚在一块巨石上向冲上来的敌人一阵扫射。冲上来的敌人倒下一片。后上来的敌人向他猛烈射击，他的机枪不响了，他端着枪倚在巨石上，仍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敌人以为他还活着，仍疯狂地向他射击……连长见到此景，怒火中烧，向全连大声吼到：“为涂金同志报仇啊，冲啊！”他带领全连跃出战壕，冲向敌群，一阵猛烈反击，把敌人压了下去。

敌人在3连正面和侧面的火力打击下，拖着一个一个死尸退下山去。战士们望着狼狈逃回去的美国鬼子，一阵欢呼，撤入隐蔽部。3班长蒙古族战士涂金在战斗中负了伤，他在激战中没顾上包扎，浑身沾满血迹，像个血人，可他却满不在乎，他笑着喊到：“真他妈的熊蛋包，就靠飞机大炮疯狂一阵子，上来时气势汹汹，手榴弹一响，就滚蛋了。”

一次进攻被打下去了，敌人又组织下一次进攻。战斗越来越激烈，1营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少。营长曹玉海在阵地上同全营战士们顽强坚守在阵地上。

“曹玉海，现在情况怎么样？”团长在指挥所里望着硝烟弥漫的1营阵地，焦急地问。

“报告首长，情况很急。不过请首长放心，有我姓曹的在，敌人就别想上来！”他坚定地向团长表示。

团长知道他们打得很苦。敌人把进攻的重点对准1营这个高地，1营伤亡已很大，他曾请求上级支援些兵力，可上级也没有部队给他们。他们只有咬牙坚持。不过，团里上下指挥员都有一个脾气，关键时都只说一句话：“请上级放心，有我在就有阵地在！”这是他们团队战争年代形成的光荣传统，一代传一代。

“报告营长，敌人已从后面上来了！”通信员急冲冲地跑来向营长报告。团长在电话里也听见了这焦急的喊声。

“曹玉海，怎么样！”团长急忙喊道。

“团长，我向你告别了，再见！”曹玉海说着，带着通信员向阵地跑去。

阵地前，五、六路敌人从不同方向往上冲，1连的阵地已被敌人冲破了缺口，曹玉海带着营预备队向敌群中冲去。边打边喊：“冲啊，把敌人打下去！”

一股敌人被打下去了，又一股敌人冲上来，他带领战士们左拼右杀，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身子一歪倒在阵地上。愤怒的战士们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一场混战，敌人被这英勇无畏的冲击吓破了胆，慌忙后退。

看着阵地恢复了，曹营长仰着躺在卫生员的怀里，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断断续续地对战士们说：“注意——监视——敌人！”说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这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立过大功负过伤的硬汉子，出国作战前，因为身体多处负伤，组织已确定他转业，地方给他安排了监狱长的职务，他回到家乡，同武汉东湖的一位姑娘相爱了，准备结婚成家。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重新归队，要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奔赴新的战场，为保卫和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战役后清理他的遗物时，他保存着一封未婚妻写给他的信和送给他的一对枕头套，枕头套上绣着五个鲜红的大字“永不变的心”，姑娘的信中透露，曹玉海不让姑娘等他，他准备随时牺牲在战场上。

教导员方新怀着极大的悲痛，向这位朝夕相处的战友默哀并接替了他的指挥。

阵地上人剩的不多了，方教导员和赵连长看着阵地上一个个满身泥土和血迹的战士，大声喊道：“同志们，现在是艰苦的时刻，我们要向营长学习，誓死守住阵地！”

“同志们是钢是铁就看这时候了！为了志愿军和我们部队的荣誉，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

营部和连部的战士们上来了，炊事班的战士们上来了，受伤的伤员们坚持不下火线，包扎了一下伤口也进入了战壕。

敌人见阵地上的志愿军枪声远不如前几次冲锋时那样密集，壮着胆子往上冲，1营和3连的指战员们誓与阵地共存亡，同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敌人在十几个小时之内，连续发起了6次冲锋，志愿军战士们依托阵地，等到敌人进到二、三十米时，一齐向敌人开火，子弹、手榴弹一齐飞向敌群，敌人的又一次进攻被打退。

战斗仍在继续，敌人的炮火将高地削去了一大块，整个阵地被犁了一遍又一遍。阵地上的战士们顽强与敌拚杀，一个又一个战士同敌人战斗到最后，倒在阵地上。这时，3连阵地上只剩下连长赵连山和战士小刘了。小刘还剩下3粒子弹，赵连长只有4粒子弹。赵连长看到教导员方新在掩蔽部里紧守着电话机，眼睛注视着阵地。他心里一阵感动，又一股酸楚，眼里流下了热泪。在关键的时刻，营里领导不顾个人安危，哪里最危险就战斗在哪里，营长牺牲了，教导员顶上来，营部同志们也都上来了，这对3连坚守阵地是一种多大的激励力量啊。“不行，必须让教导员下去。他才27岁啊！年轻有为，是我们军的模范教导员，他应该活下来，为军队作更大的贡献。”一种对同志、对上级的爱和深厚感情促使他移到教导员跟前：“教导员，你快离开吧，我们要同敌人进行最后决战了！这是我们3连的阵地，营里还需要你去指挥！”

教导员方新对赵连长的话十分感动，抬头看了看赵连长，没说什么。昨天晚上，他已把所有的文件烧掉了，他早已下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一种完成坚守任务的崇高的责任感使他决心与3连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那种刚毅的眼神好像在说，“谢谢了，这里就是我的指挥位置！”

敌人又上来了，教导员带着两名通信员冲入阵地，4个人在阵地上展开，各独挡一面。敌人像羊群一样从山坡下向上涌，他们射出了最后一发子弹，用石块砸向敌人。几个敌人冲入阵地，把教导员方新包围了，方新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敌人端着枪冲向他嗷嗷叫，看见扑上来的敌人，方新已没有任何弹药了，他猛然间发现地上有一发迫击炮弹，他跳过去引着了火，抱起来扑向敌人。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还没来得及逃跑，只听“轰隆”一声震荡山谷的巨响，炮弹爆炸了，冲上来的敌人倒下一片，方新同敌人同归于尽了。

在连长赵连山的阵地处，他灵活地躲避着敌人的射击，向敌人投出了最后几颗手榴弹。突然，一发子弹打在他的胸上，他向后一歪，胸口一阵疼痛。他心想，这下完了，还没坚守到支援部队上来。他摸了一下胸口，没出血。摸到衣袋里几块硬碎片。他笑了：“没想到出国前老婆送给他的镜子真成了他的护身符，小镜子挡住了敌人的子弹，镜子被打碎了，子弹奇迹般地没伤着皮肤。这个子弹可能飞得太远，打中他时，已没有多大劲了。他想起了远在祖国的妻子，想到临行前妻子嘱咐他要他多杀敌立功，要他在前后方开展竞赛，……“放心吧，老婆，我们虽然不能再见面了，但是我没忘记你的话，没辜负党对我的培养。”

4个美国兵见赵连山不射击，嗷嗷叫着冲了上来，没有向他开枪，想抓活的。敌人冲到跟前，赵连山举起驳壳枪，像点名一样，叭、叭、叭三枪，三个敌人应声栽倒。剩下那家伙看到跑已来不及了，嗷地一声叫着扑向赵连山，举起枪托砸向赵连山。赵连山躲闪不及，敌人的枪托砸在他的头上，他

脑子“嗡”地一声，两眼直冒金花，身子向后一仰，几乎栽倒。模糊中看到眼前这个美国鬼子又举枪向他砸。这时，他热血直往上涌，身上产生一股无穷的力量，他将身体支撑住，用尽全身力气，举起驳壳枪撒向敌人。只听“哇”地一声惨叫，这个美国鬼子被打倒在地，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在另一处同敌人拼杀的刘占清见连长倒在掩体里，迅速跑过来给连长包扎。连长苏醒了，对小刘说，“快！去守住阵地！”说完又昏了过去。

正在这十分危机时刻，指导员带着2排尚存的几个人从山后冲过敌人的封锁线上来了，他们向敌人一阵勇猛射击，敌人没想到会冲杀出一股新生力量，被打得连滚带爬滚下了山坡。

3连的勇士们前赴后继，同营首长一道坚守住了350.3高地，美骑1师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猛烈的炮火支援下，连续向这个高地凶猛攻击10余次，都被3连顽强地击退，美骑一师在3连阵地前，丢下680多具尸体。一直到志愿军转移前，志愿军的阵地一直屹立在汉江南岸，西线志愿军牵制了大量的“联合国军”，保证了东线反击部队的作战行动。

### 血溅砥平里

1989年5月14日，《解放军报》登载了一条消息说：“今年初，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为了收集朝鲜战争史料，到南朝鲜进行实地考察，他在京畿道杨平郡砥平里访问了一位当年曾目睹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激战的老人。据这位老人介绍，当时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由于美军拥有优良的装备，参战的志愿军全部牺牲。志愿军烈士的遗体就是这位老人掩埋的，根据这位老人提供的线索，在北纬37度附近两处挖出19具志愿军烈士的遗骨。同时发现的还有志愿军烈士的军装服饰、未发射的子弹、军用水壶、牙刷、胶鞋等上百件遗物。美军方面将部分遗骨和遗物送交夏威夷美国中央鉴定化验所鉴定后，确认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骨和遗物。”

另一条消息写道：新近在南朝鲜境内发现的1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骨安葬仪式，今天下午在朝鲜军事分界线边境城市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40多年了，这两条消息，引起了当年参加砥平里战役志愿军指战员们深深的回忆，当年那场惨烈的厮杀场面幕幕浮现在眼前，引起了他们对英雄战友的缅怀和追忆……

1951年2月，横城战役胜利结束后，砥平里之敌仍在原地未动，志愿军首长判断“联合国军”有南逃之可能。为扩大战果，志司决定以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各一部共8个团的兵力歼灭砥平里地区之敌。

砥平里位于龙头里以西约15公里，汉城至横城公路由西东经龙头里通向横城。骊州亦有一条公路经南汉江通向砥平里，砥平里是这两条重要公路的交汇点，李奇微将美第8集团军司令部设在这里。砥平里四周是一、二百米高的小山，各山头筑有野战防御工事，设有铁丝网和地雷等障碍物。为加强防御，美军将坦克部署到四周的小山上作为活动碉堡，用装甲车和汽车把整个砥平里街围成一圈，形成了一个多种火力构成的火力、障碍、装甲相结合的防御圈。该敌不仅自身有两个重炮营，而且还有飞机支援作战。

当时，志愿军定下进攻砥平里的决心时，对该敌情判断有误，当时侦察判断，该敌为已经逃跑了一部的美军，最多不过4个营的兵力。后来在战斗

中才弄清，该敌实际上为美 2 师 23 团全部及 1 个法国营，另附 1 个团属坦克连，1 个团属 105 毫米榴弹炮营和 1 个加强的 155 毫米的大口径炮营，共约 6000 余人。这样，在敌我装备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兵力又不占绝对优势，砥平里进攻战斗打成了一场艰苦的攻坚战。“联合国军”依赖坦克装甲和飞机大炮死守砥平里，志愿军在火力不占优势，又没有先进的打敌装甲目标的武器的情况下向敌进攻，屡攻不克，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最后，在“联合国军”机械化兵力不断增援的情况下，撤出了战斗。

这场进攻战，3 个军所属部队在不同方向上进攻，部队英勇顽强，打得十分惨烈。战斗虽然受挫，但指战员们前赴后继，奋勇冲杀，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乐章。

13 日晚，志愿军向砥平里发起了攻击。

某部 7 连向凤尾山发起了攻击，突击队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敌人泼水浇成的冰坡上前进，跌倒了，爬起来，滑下来，再爬上去，密集的子彈和炮火在冲击队员的身边呼啸和爆炸，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向前猛冲。7 连的突击队在副连长带领下眼看就要冲到山顶了，敌人的掩体里和坦克机枪喷吐着火舌向他们压了下来，突击队遭受重大伤亡，副连长负了重伤。这时，连长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向上冲！”战士们迅速跃起跟着连长向敌人扑去，冲过了铁丝网。这个小高地的敌人看到冲上来的志愿军，掉头后窜。7 连在阵地上还没站稳，敌人密集的炮弹便劈头盖顶地压了下来，顿时，小山上火光闪闪，弹片横飞，整个小山成了一片火海。这时 100 多个敌人在火力掩护下怪叫着向他们进行了反击，连长正组织抗击敌人，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昏了过去。正在这紧急时刻，指导员带着炮排上来了，率领全连同敌人展开了浴血争夺战。在敌人的密集子弹和炮弹中，他也身负重伤。他命令炮排副排长，“没有营里命令，不能后撤一步！”说完壮烈牺牲。7 连在激烈的进攻战斗中，勇猛冲杀，夺占了敌人一个高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一夜的战斗，同敌人打得难解难分，7 连的连指挥员全部阵亡，全连伤亡几乎过半。

7 连浴血奋战的情景，只是进攻砥平里的部队的一个缩影……

志愿军发起攻击后，砥平里的“联合国军”被包围压缩在不足 2 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但是敌人的装甲防御圈十分坚固，一夜的战斗，志愿军仅突破敌人几个外围的小高地，主要要点难以拿下。

拂晓，“联合国军”又有壮大的了，大批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像乌鸦一样遮天蔽日飞临砥平里，对志愿军攻击部队进行猛烈的突击扫射。火箭、汽油弹、重磅炸弹在砥平里周围志愿军进攻阵地上连续爆炸，在砥平里周围形成了一道火力防护圈。敌人的运输机不断地向砥平里守敌补充着弹药，直升机将伤员运走。志愿军面对的是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的敌人，眼前出现的是一场战争史上空前的现代化战争。然而，志愿军的武器太落后了，面对敌人的现代化兵器，志愿军占优势的，只是藐视一切敌人的勇敢精神。

面对这样的敌人，志愿军的进攻仍在继续，第 39 军 343 团 2 营夺占了敌人部分阵地后，抵抗着增援上来的敌人的反扑，他们头上敌机刺耳地尖叫着，炮火几乎把他们占领的高地翻了个个，敌人分四、五路向他们连续进攻。2 营坚守在高地上同敌人拼杀着，一直坚持到下午，敌人又出动了坦克向他们进攻，他们经过连续抗击，打得班不成班，排不成排。这场战斗打得太苦了，

二营长拿起电话，几乎是哭喊着说：

“团长，快下命令撤吧，再这样打下去，我们2营就被打光了……”

“不能撤！这个阵地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团长何尝不心疼自己的部队，这样惨烈的战斗，太少见了。夺占这个高地，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如果丢了，再去夺占，代价更大，绝不能再还给敌人。

“团长……”2营长继续要说什么。

“别说了！”团长打断了2营营长的话命令道：

“2营长同志，你要是把阵地给我丢了，我非杀你的头不可！”说着拍地扔下了话筒。

团长虽然这么说，但他对2营长是了解的，他不是怕死鬼，他可能感觉到这样和敌人拼下去代价太大。但2营长执行命令是毫不含糊的，他见团长下了死命令，立即组织部队重新编组成排和班，抓紧构筑工事，到敌人尸体上收集弹药，拼死地守着这个夺占来的高地。

15日上午，美骑1师1个营在40多辆坦克、飞机200余架次掩护下，由梨浦里向砥平里增援，企图解砥平里守敌之围。第42军378团和377团在曲水里、注邑里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反坦克大战。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气势汹汹开来的坦克，夹起炸药包勇敢地冲向敌人的坦克。

团长朱永山在指挥所观察着，参谋长刘盛云突然喊到：“团长你看！”

朱团长顺着参谋长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在前面不远的一片深坑里，有3个人头在晃动。他们正在向敌先头坦克匍匐前进，他们的周围不断被敌人的子弹溅起一片尘土，炮弹在他们的身边爆炸。在烟尘中，3个人影一会跃起，一会卧倒，时隐时现。3个人渐渐逼近那辆喷着火舌的坦克，在离坦克还有十几米时，第一个战士跳出弹坑，猛向前冲几步，一下倒在地上不动了；紧接着第二个战士跳出弹坑，向敌人坦克冲去，又被子弹打倒了。

团长和参谋长的心提到了嗓子，望着冒着黑烟的坦克，心急火燎。

“第三个！”团长身边的通信员又喊了起来。

烟雾中，他们又看到一个战士顺着长满荒草的稻田地里低姿跃进。像一个山豹一样猛地跃起，箭似地向前冲去，然后又卧倒，再跃起……

“好敏捷的战士！”团长不由地赞叹到。

只见这个战士就地几滚，又匍匐前进，迅速接近了敌人坦克。正在这时，这名战士身边呼地冒起了一团黑烟，接着卷起了一团火光。

“糟糕！”团长和参谋长看着熊熊的火光，十分心疼这名勇敢的战士，只可惜差一点就炸掉敌人的坦克了。

正在他们焦急之时，突然从烈火中滚出一个火人，这团烈火直滚向敌坦克。几乎在火团接近敌坦克的一刹那，敌坦克冒出一团白光，“轰隆”一声巨响，坦克燃烧起来，引燃了旁边的树木。后面的坦克见状，慌忙往后退。这时，部队向敌人的坦克群冲去……

团长和参谋长向勇士倒下的地方奔去，在那辆被炸的坦克不远的地方，这位勇士躺在那里，衣服被烧成黑灰，面目被烧焦，一只胳膊向前伸着，好像激励战友们继续冲向敌人。

团长和参谋长抑制住心中的激动，回顾着刚才勇士炸坦克的那一幕，他的英勇壮举：当那颗化学迫击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时，他敏捷地卧在荒草地上，但被炸去一条腿而昏迷过去；当他被烈火烧醒时，旁边坦克隆隆的叫声，使他意识到敌人的坦克还没炸掉，于是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带着浑身火焰，

向着坦克滚去。他手里仅有一颗反坦克手榴弹，他恐怕投不到敌人坦克上，便一直爬到坦克跟前，用尽全身力气投出了手榴弹，他失去了一条腿，又严重烧伤，这时他已无力躲避手榴弹的爆炸了，他同敌人的坦克同归于尽了。

三位舍身炸坦克英勇献身的勇士，战友们无法从他们的身上弄清他们的姓名。特别是这名战士，身上一切纸的或布的证件都全部被敌人化学燃烧弹烧焦了，连面目也无法辨认。战友们妥善地处理着这三位不知姓名的烈士的遗体，多方进行查找。但一直没能查出来。他们连姓名都没留下，就这样地英勇地牺牲了。而这样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是许许多多的……

在进攻战斗中，359团指挥所同3营联络中断，团长十分着急。作战股长带领一名司号员在敌人炮火中穿梭，吹一阵号，换一个位置，反复同3营联络了好几遍，仍没能与3营联络上。在进攻战斗最关键的时刻，上下级失去联络，不能协同指挥，团长急得搓手顿足。看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敌机疯狂的扫射，团长命令一定要和3营联系上。

通信连的战士们决心冒着敌人的炮火，通过火力封锁区架通有线线路。通信班战士一个冲上去倒在炮火中，又一个冲上去，又倒下了……连续上去7名电话员，全部英勇地牺牲了……

砥平里，这就是砥平里，英雄血染山岗的地方，上千名志愿军指战员，血溅砥平里。那可歌可泣的幕幕英雄壮举，与日月同辉。

### 水淹美军陆战队

第四战役开始不久，李奇微开始了“撕裂行动”计划。所谓撕裂，确是他作战企图的形象比喻：以精锐部队在洪川、华川地段打开缺口，割裂志愿军和人民军东西线之联系，向西线志愿军侧后迂回，以便重新越过“三八线”，扭转战局的被动局面。

4月上旬的一个早上，115师指挥所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

“王良太吗？我是吴信泉，志司命令我们由春川到华川一线组织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敌人，迟滞敌军的前进。现在敌人已开始进攻了，命令你团1连留在华川湖的288.4高地，阻止鹰峰山敌人北犯。你们要充分利用华川湖水坝掌握在我们手里这个条件。把水坝闸门打开，来个水淹美军陆战队。”

军长在电话中像说书一样给这个行动起了个名字。

善用兵者十分讲究掌握地形、天时、人文条件，驭天时、地利为行动之力，趋其利，避其害。吴军长熟读兵书，深谙中国古兵法，他懂得行军打仗，气象、地形条件，善于驾驭它，它就是朋友，会当千军万马，忽视他，就成为损害军力之敌。当他来到华川附近时，仔细地研究该地区的地形，当他发现华川有一个很大的华川湖时，就对侦察科长说：

“你带上联络员，去水库侦察一下，找水库管理人员了解大坝闸门和蓄水量等情况。”

侦察科长侦察回来后，向军长作了详细的报告。听了汇报，军长喜出望外，好像得到了千军万马。马上令侦察科长告诉水库管理人员：关闭所有闸门，提高水库的水位。

王师长听到军长此战法，高兴地说：“军长你这个战法好呀！古代有个“水淹开封府”，如今咱们来个水淹美军陆战队。”他的四川腔和大笑声震得指挥所嗡嗡直响。

作战科副科长奉命来到师指挥所，王良太打开军用地形图，把他叫到地图前说：

“交给你一项任务！”

“师长，什么任务。”

“你看到了吗？这是华川水库，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你带人在明天拂晓之前，把大坝闸门打开，开闸放水！”师长故意把后四个字加重语气。

“师长，放心吧，一定完成任务。”作战科副科长坚定地说。

“明天拂晓之前，懂吗？”

看着师长十分严肃的神色，作战科副科长提高声音：“知道了！”

黄昏时分，作战科副科长带着一位参谋和一位联络员，来到华川水库大坝上。大坝十分宏伟，横亘在两山之间，大坝里面是一波广阔的湖水，碧蓝的水面倒影着两侧的山峦，虽未到夏季，但景色已十分宜人。联络员找来看守大坝的朝鲜工人，副科长向他们说明了来意。

“要炸开水库中闸门吗？”工人们问道。

“不，水库还留着发电用呢。”副科长回答：“只要把闸门打开放水就行，今晚行动，明天天亮以前必须把闸门全部打开。”

几位朝鲜工人和战士们忙乎开了，经过一夜的努力，4月9日晨4时前，华川水库的10个大闸门全部提了起来。湖水咆哮着顺着山势向下奔腾倾泻，水的滔声震动着山谷，冲入河道。顿时，大小河流和江水猛涨。“联合国军”作梦也不曾想到志愿军会来这么一招，有的部队被江河水阻隔，有的被截断后路，有的部队在山谷或河边扎营，被大水卷走。美军被大水攻势冲乱了阵脚。报话机里呜里哇啦乱作一团：

“我们炮兵连阵地被大水冲垮了，人员和帐篷被水卷走，公路也被冲毁了，我们无法前进了！”

“共军开闸放水，‘联合国军’装备被淹，前进受阻！”

“共军竟然炸毁华川水库，太不人道。”美军弄不清志愿军是怎么把水放出来的，竟在电台中造起谣来了。

“我是工兵连，江水突然涨了好几英尺，我们架设的浮桥被冲垮了。”

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部弄清了志愿军放开了华川水库的水闸，使美军陆战队和南朝鲜第3军遭受严重损失后，立即命令一支特遣部队来夺取大坝，企图关上闸门。但是敌人夜间行动本来就十分胆怯。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向水库摸进，又在半路上遇到志愿军的阻击，慌忙撤回。这样组织了几次，都没能成功。美军又试图炸毁大坝，这样降低水库的水位，减轻水库对他们下步行动的威胁，但工程量太大，又在志愿军的火力威胁之下，这一计划未能实施。美军费了好大劲临时运来了冲锋舟，从水陆组织向华川方向进攻。这样一直到16日，美军陆战队才在远离水库地区缓慢地前进到适合他们的作战环境当中。

利用华川水库水淹美军计划获得了成功，一湖水，迟滞美军一周多，为志愿军完成后撤计划，组织防御线赢得了时间。此后，志愿军又利用水库的天然屏障坚守要点，继续阻击敌人，使“联合国军”在华川湖与汉江之间的狭长地段上，每前进一步，都付了惨重的代价。

## 最后三个人



黄昏了，如血的残阳斜射在高地上，焦黑的树干滋滋地冒着缕缕蓝烟，远处的山峦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可在近处的几个高地，只有被炮弹翻起的焦土。

这是激战的第5天了，宝龙里的一个班的阵地上，只剩下班长赵兴旺和两名战士，在落日的余辉下，赵兴旺在给一名战友包扎伤口，一名战士在另一处掩体内，警惕地向山下远处观察着。

天渐渐黑了，三名战士在阵地上的堑壕里轮流在打着盹，阵阵寒风吹来，左臂负伤的陈国兴打了个冷战，感到肚子里咕咕在叫。他们一直在和敌人勇猛拼杀，从上午到现在，还没顾得上吃点东西呢。

“谁！”班长赵兴旺冲着背面上来的一个黑影喊了一声。

“是我。”

“是连长！”赵兴旺兴奋地朝着另两名战士说：“连长来了！”

连长放心不下这个全连最前面的阵地，这个班在几天的战斗中，前赴后继，为全连守住阵地立下了大功，又是一天的激战，这个班仅剩下了三名战士，他们坚守在高地上，还在挨饿受冻呢。连长来到三人跟前，掏出一小袋炒面和一把烟叶。战士尹荣华接过面袋高兴地往嘴里塞着炒面，陈国兴一看烟叶，乐得忘记了饿，也忘记了伤口的疼痛，卷起一支烟就有滋有味地抽起来。

连长看着这三名满身泥土的战士，握住赵班长的手说：“二班长，你们还要准备迎接更艰苦的考验，我们连全部投入了战斗，不能及时支援你们，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明天太阳落山，这以前，不准一个敌人从公路上通过！”

连长刚说完，没等赵兴旺回答，小尹就抢着说：“连长，你放心，志愿军守山，一个顶一千！”连长和赵兴旺让受了伤的陈国兴随连长下去，陈国兴向连长再三请求留在火线上，坚持战斗到底。

连长走了，三个人悄悄地向山坡下摸去，在敌人来不及拖走的死尸上，摘下卡宾枪、手榴弹和弹药。班里的人少了，每人坚守的阵地线拉长了，他们把弹药放进一个个掩体里，进行战斗准备。一直忙活到东方放亮了，三人才在阵地上面对星空，背靠背地在掩体内休息一会。

太阳出来了，三个人吃了几口连长带来的炒面，班长赵兴旺向大家分配了一下任务，再三向小尹和小陈嘱咐：“记住连长的话，坚守到太阳落山！”

“忘不了，一定要坚守到太阳落山！”

三个进入了阵地，拉开了很长的距离。

敌人像上班一样准时，太阳刚升起不到一杆子高，飞机和大炮就开始向高地倾泻钢铁了。敌人经过一夜的休整，养足了精神，第一波次的进攻十分猛烈，20多架飞机，20多辆坦克和30多门大炮，动用约1个团的兵力，向公路北侧一线的几个志愿军阵地发起了全线进攻。成群的炮弹在赵顺山他们三人后面的山头上爆炸，他们三个在下面的掩体里，躲避着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袭击。赵顺山回头望了望一个接一个爆炸的炮弹，说了声：

“美国强盗，你打吧，看你有多少炸弹！”

他看了看一边的陈国兴，只见他紧皱眉头，狠狠地抽着黄烟。

“老陈，你的伤口怎么样？”

“伤口，不，我是在想，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敌人挡在这里，不能叫他们轻易地接近我们，我们要对得住上级的信任！”

正说着，4架敌机怪叫着飞到他们头顶上，一阵俯冲后，又在天空中下

了几个蛋（弹），高地上顿时天崩地裂地几声巨响。赵兴旺透过烟尘，看见百余名美国鬼子从山下分两路向高地冲来。赵兴旺正要喊陈国兴准备战斗，忽然见小陈的堑壕处升起一团炸烟，一声巨响后，陈国兴在浓烟中消失了。

“陈国兴，老陈！”赵兴旺喊着飞奔过去，在爆炸过的炸弹处，寻找着，发现一堆土里露出一个满是土的脸，他用力用手扒开土，把小陈拉了出来，只见小陈脸色铁青，殷红的鲜血顺着太阳穴流下来，脸上的泥土和鲜血和在一起，赵兴旺赶紧扯破棉衣，掏出一块棉花，擦去他脸上的鲜血，又使劲撕下一条布条，向小陈头上缠。

“班长，注意敌人上来了！”这时小尹大声喊道。

赵兴旺看到自己战友负了重伤，看到山坡上弓着腰伸着脖子向上涌来的敌人，心中燃起一股强烈的怒火。他放下小陈，转过身架起机枪，瞄准前面的几名敌人就是几个点射，这几个敌人像死猪一样躺下不动了。一梭子子弹打光了，他向后伸手就要弹夹，见没有反应，才又想起小陈负重伤了，他顺手摸旁边的手榴弹，这时，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递了过来，他顾不得向后看一眼，按上弹夹就向敌人射击，这时，小尹在那边投开了手榴弹，他俩一阵猛打，敌人被打下去了。这时，赵顺山才转过头来向后看，想表扬刚才及时给他递弹药的弹药手，只见身后边的掩体内，陈国兴手臂向前伸着，手里还拿着一个弹夹，满是灰尘的脸上流下道道血痕，牙齿咬着下嘴唇。“他是用多大的毅力支撑着为我递过最后一个弹夹啊。”赵兴旺一阵激动，眼里含着泪花。

“老陈，老陈，”赵兴旺喊着，可陈国兴永远听不见战友这亲切的呼唤了。

他们俩把陈国兴安放在一个隐蔽部里，用大衣轻轻地盖上，悲痛地回到了工事里。在防炮洞里，赵兴旺手里拿着陈国兴留下的弹夹，心里一阵难过，多好的战友啊，一个个都牺牲了，我一定多消灭敌人，为你们报仇。小尹在一旁看着班长，安慰说：“班长，我一定要向陈国兴学习，你给我什么任务，我坚决完成！”

赵顺山看着这位刚满 19 岁的可爱的小战友，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快到中午了，敌人又发起了进攻，炮弹一个劲地向高地上倾泻，积雪翻到地下，又从地下和土一块被翻上来，弹片打在石头上、树干上啪啪直响，削断了树枝。土块、石块稀里哗啦往下落，黑烟和尘柱遮住了太阳。阵地上的防炮洞已被敌人的炮弹炸塌了，赵顺山和小尹他俩一会跳到这个弹坑，一会跳到那个弹坑，敌人打了好一阵子炮，他俩巧妙地避开了敌人的炮弹。

敌人上来了，他俩以一当十，在战壕里来回地运动着，一会在这打一阵，一会在那投一阵手榴弹，小尹边打嘴里边不停地叨咕着：“给你吃吃这个——七个、八个——这个是陈国兴给你的——这颗是……”

班长听着喊声，也一会投弹，一会抱起机枪射击。正打得起劲，忽然小尹的喊声停止了。赵顺山心里一紧，“难道我这唯一的战友也……”他不敢多想。这时，一股敌人向小尹阵地冲上来，赵顺山赶忙跑过去，向敌人投出了两枚手榴弹。他往战壕处一看，只见小尹伏在战壕沿上，两手张开，右手还握着一颗手榴弹。

敌人又上来了，他顾不上照看一下小尹，端起机枪向敌人扫起来。敌人见阵地上只有一个人，拼命地向上冲。赵顺山打红了眼，对准敌人使劲地打，正打着，突然他的身旁又喊了声：“再给你……”赵顺山向旁边一转头，只

见小尹满脸满身是血，两眼瞪得圆圆的，用力地抬起头，向上扬起的投弹的手还没落下，他投出最后一枚手榴弹后，身体一歪，摔倒在战壕里。

敌人被打下去了，赵顺山跑过去，喊着小尹的名字，小尹慢慢睁开了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班长，太阳落山没有？”

“快了，小尹！”

“班长，我没完成任务，你一个顶……”话还没说完，小尹闭上了眼睛。

“小尹！小尹！”赵顺山一阵悲痛地呼喊。他看了看西斜的太阳，抱起小尹轻轻地把他放在掩体内，向这位可爱的战友行了一个军礼，返身回到了战壕里。

阵地上只剩下赵顺山一个人了，他想起连长交待的任务，想起前几天全班还在一起战斗的一个个年轻的战友，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他默默地对着身后的山头说：“放心吧，战友们，我一定要完成全班的任务，做到人在阵地在！”

他包扎了一下伤口，在战壕里扒开尘土，掏出一把污黑的雪放进嘴里，拿起铁锹修起了工事，然后又搜集起弹药，准备和敌人作最后的拼杀。

太阳快要压山了，敌人黑压压地分几路向高地上爬，赵顺山紧握着机枪，等到敌人进到几十米时，机枪突然开火，敌人见山上机枪向他们射击，便怕死地趴在地上。过了一会，又向上爬，赵顺山见几股敌人同时几路沿着陡坡向上攻，他左右跑着向敌人扔开了手榴弹，一会又抱起机枪向敌人嘟嘟地打一阵子。但敌人见他人少，多路向他攻击，企图在他这打开缺口，他左杀右挡，敌人还是越来越近。正在这紧急关头，咕咕咕一阵重机枪在敌人一侧和身后响了起来，把敌人打倒一片。这是右边阵地的友邻见他这边吃紧，以火力支援他，他高兴极了，趁敌人混乱之机，向敌人又连续投出了几枚手榴弹，敌人嚎叫着滚下山去了。

赵顺山不知怎样感谢友邻部队才好，站在战壕上，向友邻部队挥动着帽子。

太阳被群山吞去了一半了，赵顺山看着快落山的太阳，心中轻松了许多。突然，他头顶上嗖嗖地声音划破天空，紧接着，在对面山沟里升起一片爆烟，震天动地的响声摇动着山岭。赵顺山放下机枪，站起身来，看着山那边的一片红光，一个人在高地上欢呼起来。

大部队上来了，他们坚守高地的任务完成了，他的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花。

